

標點宋人平話

新編五代史平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13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標點宋人平話

新

編

五

代

史

平

話

黎烈文標點

商務印書館發行



157



857.4342  
8536  
24

# 例言

- 一、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
- 一、本書以武進董大理授經據宋巾箱本景刊之五代史平話爲原本。
- 一、本書原本，俗文譌字，彌望皆是。今版一概不改，以全原書真面。
- 一、本書原本，殘闕之處，用：號表之。
- 一、校者學識淺陋，本書標點，錯誤之處甚多；如承讀者詳爲指正，不勝感盼。

黎烈文謹識  
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





#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與兵動衆，驅着那熊、羆、貔、貅、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與蚩尤戰於涿鹿之地。鬪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着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着干羽，過了七十個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爲見三綱淪，九法斁，秉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天下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真個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屈啣冤，訴於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曹操篡奪獻帝的，立國號曰魏；劉先主圖興復漢室，立國號曰蜀；孫權自興兵荊州，立國號曰吳。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從這曹操開端篡漢，在後司馬懿也學他這局段，篡了魏；隋楊堅篡了周，煬帝弑了父親，淫了父妾，自立爲帝，荒淫无度，靠他混一天下，張着錦帆，造着迷樓，一向與妃子遊蕩忘返，便饑饉荐臻，盜賊蜂起，都不顧着。邵康節有詩道是：

螻蟻人民貪土地，

沙泥金帛悅姬姜。



煬帝恁地荒淫无道，那唐公李淵起兵入長安，向地名江都將煬帝殺了；立他代王名侑的做皇帝。尋受隋禪，革命爲唐。秦王名世民的，將那哥哥太子建成殺了，傳位爲皇帝，號做太宗。自登極後，從魏證之諫，用房元齡，杜如晦做宰相；用李靖，蔚遲敬德做將帥。正觀年間，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馬牛孳畜，遍滿原野；行旅出數千里之外，不要費帶糧草；蠻夷君長，各各帶刀宿衛，係頸闕庭；一年之間，天下死刑只有二十九人。當時恁地太平！太宗皇帝一日宣喚袁天綱入司天臺觀觀天文，推測世運。袁天綱在司天臺无事，把那世數推驗，做一個圖識。正在推算，忽太宗到來，說得袁天綱疾忙起來，起居聖駕。太宗待覲他算個甚麼文字，袁天綱進前將太宗背推住，叫：「陛下不要看覲！」便口占一詩道：

茫茫天運此中求，

世代興亡不自由。

萬萬千千說不盡，

何如推背去來休！

袁天綱道：「天地萬物，莫能逃乎數。天地有時傾陷，日月有時晦蝕。國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個定的數在其間，終是難避不過。」那識上分明寫出兩句來，道個甚的？

非青非白非紅赤，

川田十八無人耕。

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個字謎：非青非白非紅非赤，莫是個黃的色？這是「黃」字分曉；川田十八，這是個「巢」字分曉。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識了，直到大唐第一十八個的皇帝，喚做僖宗皇帝，——小名做儂，在後改名做儼，是懿宗皇帝的第五個兒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兩個，策立普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做乾符元年。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自僖宗登極後，關東連年旱乾，田禾不熟，百姓飢餓，流徙四散。嘗有翰林學士盧攜上表，表文曰：

「臣聞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其本根，則春夏枝葉榮茂。切見關東境內，連年旱災，禾稼无可割刈，所至饑荒，人无依倚，待盡溝壑。朝廷雖加存卹蠲免，餘稅實无可徵。而州縣文移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僅可供給催租吏卒酒食之費。朝廷倘无實惠撫存，百姓委實生受。乞勅州縣，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稅，盡與住徵；仍開發義倉，亟加賑給。庶人蒙實惠，如解倒懸。臣愚昧死謹言，伏候 睿旨。臣盧攜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縱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只靠那丞相路岩，排行喚佐路十的，處置軍國大事。奈緣路十蒙蔽聖聰，向僖宗根前只奏道：『四境无虞，兵戈頓息，四時順序，禾稼豐登。』卻嫌着盧翰林進那一表，奏道：『盧攜妄奏災旱，熒惑聖聰，合該賜死。』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密令差去的人員，剔取他結喉三寸以進，驗他死的虛實。朝廷行着這般政令，无一人敢奏事進言。到那十一月，有那秀才王仙芝，是那鄆州人氏，同着那濮州秀才尚君長、齊州王璠、維州楚彥威、淄州蔡温玉，因就試長安，試官只取勢家子弟應選。這幾個秀才皆是寒族，怨望朝廷。爲見蝗虫爲災，天下饑饉，遂結謀聚衆，在那鄆、曹、濮三州反叛。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真個是：

不向長安看花去，

且來落草佐英雄。

王仙芝倡亂之後，遠近從亂的都來相附爲盜，剽掠州縣。蓋是世之盛衰有時，天之興廢有數。若是太平時節，天生幾個好人出來扶持世界；若要禍亂時節，天生幾個歹人出來攪亂乾坤。且說曹州冤昫縣，有個富人黃宗旦，家產數萬，販鹽爲生，喜聚集惡少。是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黃宗旦妻懷胎，一十四個月不產。一日，生下一物，似肉毬相似，中間卻是一個紫羅襖，裏得一個孩兒。忽見屋

中霞光燦爛。宗旦向妻道：「此是不祥的物事！」將這肉毬使人攜去僻靜無人田地拋棄了。歸來不到天明，這個孩兒又在門外啼叫。宗旦向妻子道：「此物不祥，害之恐惹災禍。」遣伴當每送放曠野，——名佐青草村——將這孩兒要頓放烏鳶巢內，便是擲下來，他怎生更活過個七個日頭，黃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但聽得烏鳶巢裏孩兒叫道：「耶耶！你存活咱每，他日厚報恩德！」宗旦使人上到巢裏，取將孩兒下來，抱歸家裏看養，因此命名佐黃巢。黃宗旦又向妻子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其妻道：「這個孩兒真個作怪！若不與吾宗，定是滅吾族。莫若傍今殺了，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再發。」黃宗旦道：「天要壞我家門，殺了這孩兒是逆天道。且養活教長成，看他又作麼生？」不覺年至十四五歲，身長七尺，眼有三角，鬚毛盡赤，領牙無縫，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右臂上天生肉隨毬一個，背上分明排着八卦文，胸前依稀生着七星鬘。自小學習文章，博覽經史；性好舞劍，會把劍向空擲去，一劍須殺一人；又會走馬放箭，每發一箭，不差毫釐。輕財好義。一日，有一道士過門，將一口劍送與黃巢，稱道：「上天賜與黃巢。」道罷，不見道士去向。黃巢得這一口劍，號佐桑門劍。子細觀時，劍上有「混唐」二字。乾符二年，朝廷降詔興賢。黃巢一見，

心中大喜，這是男兒立功名之時。真是：

降下一封天子詔，

惹起四海狀元心。

黃巢一日辭了爺娘，選下了日，直往大國長安赴選。黃巢登程後，免不得飢寒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長安，討一個店舍歇泊。明日到試院前打探試日分，到試場左側，已知得日分了。歸歇泊處來，等候得赴試日已至，同士子入試場，把十年燈窗下勤苦的工夫盡力一戰。試罷，出試院等候開榜。等至三日，更無消息。黃巢意中驚疑，未免且去探榜。行得數步，探聽得試院開榜了，卻是別人佐了狀元，別人佐了榜眼，別人佐了探花郎。黃巢見金榜无名，悶悶不已。拈筆寫着四句：

拈起筆來書個字，

多應門裏又安心。

囊篋枵然途路遠，

恁皇何日返家門。

黃巢因下第了，點檢行囊，沒十日都使盡；又不曾做甚經紀；所謂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那時分又是秋來天氣，黃巢愁悶中未免題了一首詩。道是：

柄柄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洒霏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途人，

怎知這滋味！

題了這詩後，則見一陣價起的是秋風，一陣價下的是秋雨；望家鄉又在數千里之外，身下沒些個盤纏；名既不成，利又不遂，也只是收拾起些個盤費，離了長安，待前途：打聽……意下謁那賢豪，討些津發，奔歸鄉里，行了數十日，來到宋州碭山縣，小地名午溝里。打聽得那裏有一個朱教授，小名喚做朱誠，在鄉里開設學館，將五經教導百十個徒弟，一鄉都叫他做朱五經，做了那小學的師父。黃巢思量：『咱每今番下了第，是咱的學問短淺，明日寫着榜子，做着一首詩，去見那朱五經，問他學習些個。』那詩道：

百步穿楊箭羽疎，

躊躇難返舊山居。

鯁生欲立師門雪，

乞授黃公一卷書。

朱五經看了這詩道：『秀才！您每下第不歸故鄉？小生慣誦經史，教導鄉里徒弟，無過是教他學習個孝弟忠信的道理，識認得個三綱五常，如門下高作末句，願學黃石公兵法，覘賢丈志氣不凡，非

小生所敢與聞。」黃巢道：「小生意下不是恁地說，爲見而今世界不是修文時節，小生赴選長安，取的三名不是權勢子弟，則是豪富兒郎；咱每寒酸貧儒，縱有行如顏、冉，文如班、馬，也不中選。看來只好學取長槍大劍，乘時作亂，較是活計。咱每貧儒，處這亂世，飢來有字不堪飡，凍後有書怎耐冷？便如師父平日无書不讀，直是皓首一經，也不得一名半職；便在鄉里教着徒弟，也濟得甚事？」朱五經道：「分明是如賢所教；但是小生自小兀坐書齋，不諳其他生活，只得把這教學糊口度日，爲之奈何？」朱五經有三個的兒子：第一的名做全昱，第二的名做存，第三的名做溫，各自小年不肯學習經書，專事遊手好閑，平常間喫麪酒，使大棒，交遊的是豪俠強徒，說話的是反叛歹事。在屏風後倒臥，忽聽得黃巢向他爺說着那使槍使劍的話，心下快活，思量這人也是個好漢，未免出來與他厮見。朱五經向黃巢道：「秀才无事，且在家裏閑坐，待討些盤纏相贈。」那朱溫、朱全昱兄弟，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一日，黃巢見有一鴈飛從天外來，黃巢拿起一張弓，滿如弦月；放一隻箭，快似流星；將鴈兒左翼射過，從半天攔下來。鴈口中啣得一紙文字。黃巢未見那文字時，萬事都休；才見了那文字後，十分惡氣上心來，鐵石萬鈞也遏不住。那紙上寫着個甚的？道是：

四邊雲霧迷，

黃巢……

丈夫四方志，

急急奔仙芝。

黃巢看了這首詩，道是：『詳詩中意義，是教咱每去投奔王仙芝也。』（那時王仙芝在曹、濮、鄆三州作亂。）曹州是咱每鄉故，待奔歸去，又沒果足，怎生去得？那朱溫聽得恁地，說道是：『賀喜哥哥！射鴈得詩，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便无果足，又做商量。咱三個兄弟，且去買些個酒喫了，却做話說。』見那酒店前掛着一個酒望兒，上面寫四句詩道：

百尺竿頭一布巾，

分明寫出酒家春。

相逢不飲空歸去，

洞口桃花也笑人。

黃巢和那朱溫、朱全昱、朱存三個兄弟，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喚酒保買盃酒和肉來，四個一就喫了。那黃巢拿着酒盞擡身起來，向朱全昱兄弟道是：『咱孤單一身，流落外里，願與哥哥結義爲弟兄，他時富貴无相忘。』那朱全昱道：『咱每也有這般意思。』便敘年紀大小，黃巢與朱全昱同年，卻大了五個月，便拜黃巢爲兄；那朱全昱、朱存、朱溫做弟弟，盟約已定，當時朱溫笑道：『哥哥好說



大話！您而今要奔歸鄉故，尙无盤纏，幾時得到富貴不相忘時節？」說話裏，只見朱存出來道：「咱有一個計策，討得幾貫錢贈哥哥果足歸去——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探聽得這裏去不遠二十里，有個村莊喚做侯家莊，有個莊主喚做馬評事，家財巨萬，黃金白銀不計其數。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打開他門，將他庫藏中金帛劫掠些與哥哥做路費歸去，怎不容易？」黃巢道：「若去劫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攬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攬到地。

黃巢四個弟兄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惹閑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裊裊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那四個弟兄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且同入個樹林中躡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從那嶺腰分路入這小路上去，那樹林深處見一

個小小地莊舍，僻靜田地裏，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堤，遠看黑氣冷森森，近視令人心膽喪！

料應不是孟嘗家，

只會殺人并放火。

那朱溫見莊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捉一塊土，撒放屋上。只見一個大漢開放門出來，黃巢進前起居，問丈丈高姓？那大漢道：「我姓尚名讓，祖居濮州臨濮縣，因關東饑饉，王仙芝倡亂，遂聚衆落草，欲返鄉里，動身未得。」黃巢聽得恁地說，不覺淚眼汪汪道：「叔叔好交！您知咱也是曹州人氏，只因赴選長安，流落外里，而今盤纏闕乏，无因得回鄉故，撞着朱家三個弟弟，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且借盛莊歇泊少時，求些飯喫，待晚便去。」尚讓道：「不消恁地，咱每部下自有五百個囉健兒，人人猛似金剛，個個勇如子路，倘得門下做個盟主，可擇日便離此間，沿途殺掠回去，不旬日間便到故鄉，參見父母。」黃巢道：「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所向无敌，何況更有五百人相從，何事不濟？」道罷，尚讓釀酒殺牛，排辦茶飯。黃巢次早與朱全昱、朱存、朱溫三個弟弟相別，臨行拿盡囑付他日兄弟每富貴時節，誓不相忘。道罷，各自離去。那黃巢得五百賊衆，揀下辛卯日離那懸刀峯下，將那村莊放火燒了而去。一路上遇着倉庫，便劫奪米糧，投向曹、濮州路回去。不數月，行到臨

濮縣，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兩個潛地入縣坊去。但見縣城摧壞，屋舍皆无，悄无人煙；惟黃花紫蔓，荆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見荆棘中有一草舍，有個老叟在彼住坐。尙讓往見老人，因賦一詩道：

老人來此話離情，

淚滴殘陽訴楚荆。

白社已應无故友；

秋波依舊遶孤城。

高天軍壘齊山樹；

昔日漁家今野營。

牢落故鄉灰燼後，

黃花紫蔓上牆生。

尙讓吟罷此詩，同黃巢問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芝反叛，尙君長軍敗，已在狗脊嶺伏誅，累及爺娘良賤，一齊斬了。見今出示捕捉他弟尙讓未獲。」說得尙讓頂門上喪了三魂，脚板下走了七魄。遂與黃巢不敢逗留，急奔過那縣北十里頭，小地名仁義里，投奔舅舅家借宿。行至一更後，月色初上，到得仁義里，悄无一人；只見舅家屋內，新墳纍纍。尙讓行得辛苦，與黃巢且坐歇子。因感泣，乃爲詩一首：

平生感慨有誰知？

何事謀身與願違！

上國獻書還不達；

故園經亂又空歸。

孤城日暮人煙少；

秋月初寒壠上稀。

世境颯然如夢斷，

豈能和淚拜親闈！

黃巢爲見尙讓吟詩，他也吟四句詩道：

秋光不見舊亭臺，

四面荒涼瓦礫堆。

火力不能燒盡地，

亂生黃菊眼前開。

兩個吟詩一罷，放聲大哭。忽聞人語馬嘶，說得黃巢、尙讓兩個潛伏荆棘中。須臾兵圍搜捉，黃巢兩個，被亂軍捉住。却是齊州王璠部下兵衆。因見尙讓，喜曰：「尙先生在這裏！」因問黃巢：「此丈姓甚名誰？」尙讓依直與他說了。王璠道：「黃巢莫是曹州冤昫縣黃宗旦的兒子麼？近見費博古向咱道：「將次有個尙鐵面帶得一個黃將軍來，可立他做軍長。」這人應着謠讖：近來桑門現，大內金星又現；嘉德殿前黃蟻鬪聲如雷；終南山石人自哭，血雨降下，石人言道：「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果頭三屈律。」又大內前地陷，得石碣，有字道：「貝邊戎，亂中國；非青，非白，非赤，

非黑。」此應中央「黃」也；貝邊戎乃「賊」字也。「又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乃是「黃」字；「果頭三屈律」乃是「巢」字。又京都童謠云：「金色蝦蟆三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今黃將軍目生三角，實應這謠識。小人部下有五百軍，願立黃將軍爲軍長。」黃巢大喜，令尙讓部那懸刀峯下五百人同來，計一千人軍，即日離了仁義里，同那尙讓、王璠三個投向濮州路去，投奔王仙芝。王仙芝聽得黃巢來到，開着寨門，自躍馬出寨迎接黃巢等回寨，分賓主坐定，致酒相問勞。仙芝道：「向與黃將軍同舉進士不中，曾相聚販賣私鹽，苟求升合之利度日；豈料遭世飢荒，落草爲盜，今日復相聚會——此天以英雄賜我也！」喜不自勝。即日署黃巢爲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巢受命大喜，按桑門劍誓師道：「今日之事，皆賴諸君同心戮力，共成伯業。」宰牛設宴，宴罷，吟一詩道：

落葉瀟瀟庭樹紅，

曉楊枝畔帶金風。

君子位重邦家寵，

小人得道琅琊窮。

問鼎昔時觀楚子，

舞雩夜畔笑劉公。

他時端拱麒麟殿，

暫借扶桑掛舊弓。

乾符三年七月，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與王仙芝迎敵。鬪經五十餘合，那王仙芝力不敵，敗走。宋威奏道：仙芝已死，百官皆入朝賀大寇平定。才經二日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剽州縣。當時宋威謊奏王仙芝已死，朝廷已行收兵。又聽得王仙芝復出沒州縣，再遣宋威捕捉王仙芝。宋威部下軍兵皆叛來投王仙芝了。朝廷再改差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部兵討王仙芝。王仙芝自得黃巢來歸後，連攻陷數州，如汝州、陽武、鄂州、唐、鄧等州，及淮南諸州，皆降了王仙芝。軍聲大震，到得十月，朝廷詔刺史裴渥依理招諭王仙芝。那時王仙芝寫着一封書回了裴渥道：

「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臺座：仙芝世受大唐國恩，怎肯倡亂？實由懿宗臨朝聽政，委用非人；奢侈無度，賦斂煩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朝廷不行仁政；百姓流殍，无所控訴，相聚爲盜，豈得已哉？今承下諭，倘朝廷柄用賢臣，寬絲薄賦，則仙芝斂兵不戰，免使生靈塗炭。皆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仙芝頓兵城下，聽候指揮，伏取處分！」

裴渥得書大喜，即日開城門迎接王仙芝及黃巢等入城，置酒歡宴。正是：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竽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

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宴會已罷，裴渥令書記段璋寫表奏聞於朝。朝廷降詔，除王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詔下，王仙芝大喜，欲拜詔受命。黃巢大怒道：「當初咱每與明公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明公輕信裴渥遊說，獨取美官而罷，使部下五千餘衆，何所歸向？」因奮拳毆擊王仙芝，傷中其首。衆軍誼譁不已。王仙芝便不敢受命，即日將裴渥殺了，分其軍爲兩軍：一翼軍有三千人，從王仙芝大掠蘄州；一翼軍二千人，與尙讓從黃巢就那蘄州分道寇掠。乾符四年二月，黃巢攻陷郟州、沂州、濮州，又取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擾亂福建諸州。乾符六年正月，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黃巢。九月，黃巢攻廣州甚急，爲見朝廷軍聲再震，遂有厭兵的意思，上表求爲廣州節度使。僖宗使宰相會議，左僕射于琮道：「廣州市舶寶貨所聚，怎可令巢賊得之？請除黃巢充率府。」巢得告身，大怒，擒廣州節度使李迢，使迢草表。迢道：「咱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怒，將李迢殺了，遂寇潭州。話不要絮煩，且說那朱溫自與黃巢相別後，其父朱誠喪亡；朱溫共那哥哥朱全昱、朱存侍那母親王氏。一日，菴園內有個方山道人龐九經爲他討地，令朱溫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不要走却金神。朱溫依他所教，掘地安葬朱五經，只留得金色飛魚二個。

都不全，及被打殺，并斷爲兩三段，填埋穴內；葬父在上。後數日，龐九經回見土色無光，草不潤溫，道是：『七七四十九個金神，走了四十七個；只有兩個，更不負全。汝家雖出二帝，可惜不得善終！』那朱溫葬了那爺，分明是：

神仙指出羊眠地，

福地須還葬福人。

那朱溫葬了那爺爺，侍奉他的娘娘王氏，和那二個哥哥，同往徐州錄事押司劉崇家，驅口受傭工作。那長子全昱爲劉崇家使牛；次子朱存爲劉崇家鋤田；第三子朱溫爲劉崇家放豬；伊母王氏爲劉崇機織。劉崇的娘，夜見朱溫——排行喚做朱三——睡後有赤光。一日自東岡回，見朱三在日中眠睡，有赤蛇貫從朱三鼻裏過。劉崇的娘與他的兒子道：『休教朱三放豬，此兒他日必定富貴。』劉崇便喚朱三其他的兒子劉文政同入學堂讀書。怎知朱三與劉文政却去學習賭博，無所不爲；又會將身跳上高牆，行屋上瓦皆不響；又會拳手相打，使槍使棒，不學而能。鄉里人呼他做潑朱三。劉崇向朱三道：『丈夫當立功名，何故號做潑朱三？』一日，共那劉文政賭輸了錢，厮趕走了，不敢回家。經一月餘，河北地有賊名張占——譯名叫做張揔，搶遍地，白荷葉盃、朱漆笠、楊先、劉文等，打



劫劉崇家財。朱溫得知，同那劉文政在半路截住，捉了張占，奪了家財。放張占自去；共劉文政同去飲酒賭錢。劉文政與那北石佛村教學的秀才楊崇賭錢相爭，拿起骰盆，將楊秀才一下打殺了；被捉去押下徐州左獄拷勘，分明是：

官法如爐，

人心似鐵。

那文政已下獄了。朱三問劉崇覓錢二百文，待去徐州救取劉文政。一夜趕到徐州，撞着一個鄉人，朱溫請他入酒店買些酒喫。飲酒後，問鄉人道：「怎生有路入得左獄？」鄉人道：「左獄皆是重囚，若折人一股，眇人一目，打落人雙齒，便該重罪，即得入獄。」朱溫便尋鬧揮拳，打落了鄉人兩齒，被地分投解徐州，送左獄禁勘。恰與劉文政同匣。是夜三更，風雨驟作。溫打開匣，脫了枷，同那劉文政躍身從氣樓走出，撞着弓手節級霍存、白守信，他兩個曾在劉崇家做莊客，認得是朱三、劉文政，四個厮趕同走。奔到劉崇莊上，忽見莊上火焰起，朱溫知是張占又來打劫劉崇家財。又奪下了家財，放張占去。朱溫與劉文政商量：「咱若久留此處，必定帶累劉崇打官司，不如落草閃避。」晝間潛伏，夜後起行，將次到齊州界。夜色二更，月明如晝，如何見得？

遠望青霄練靜，遙觀碧漢澄輝。銀河時度現微光，斗柄橫移星宿轉。月華如晝，天靜无雲。譙樓禁鼓報三更，漏滴銅壺中夜至。

是夜月光皎潔，撞着一陣軍馬，約三百餘人，將朱溫四人喝住。問道：「您是誰人？要從那裏去？」朱溫應聲道：「小人是潑朱三，敢問將軍姓氏？」那爲首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說道，有個朱三的雄勇過人，正要與弟兄同來蕭縣裏相探，不意自中夜相逢，咱是牛存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已而落草。」邀請朱溫，和那劉文政、霍存、白守信等四人，同入林中，共飲。堅請朱溫做個軍下首領，牛存節副之。議論一定，朱溫向牛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聽得官兵四集，怎可久居？我等聚衆數百，爲強人，若不攻打州縣，如何能致富貴？」一村不如一縣，一縣不如取一州。咱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朱溫使霍存打扮做莊家人去。劉文政堅欲同往，溫道：「您愛貪酒，莫誤我事。」文政堅要共霍存去，去到齊州探事已了，向霍存道：「朱三哥怕我喫酒，咱今事了，喫些又礙甚事？」遂入酒店，連飲了數升。忽見一少年，將一口刀要賣。劉文政要買，問多少價？少年道：「要價錢三百貫。」文政道：「恰有三百錢，問你買了。」少年人怒道：「您三百錢只買得胭脂膩粉，咱

每這刀，要賣與烈士。」文政道：「您怎知我不是殺人烈士？」遂奪少年刀，殺了少年人，被地分捉了劉文政，解赴齊州。霍存獨自一個走回寨上來報事。因朱溫道：「又却是劉文政貪酒誤事也。」牛存節道：「須索去救他。」朱溫道：「咱自徐州劫獄後，官司防備嚴緊，只得候出斬時，去劫法場救他始得。」打聽得齊州掃洒法場，要出重囚。朱溫與牛存節詐做賣柴人，藏刀仗放柴內，用大車載入城，藏刀在袴內。在法場人叢中，四散分布了人。到日中時分，有監斬官楊巡檢名慶的，管押劉文政赴法場處斷。牛存節鳴鑼爲號，朱溫等各執刀奔來，將劉文政奪了，出北門望鮑山路去。奈楊巡檢統軍趕來緊急，朱溫墜身入澗，別尋路走，與劉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四人相失了。真個是：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那朱溫出澗，取登州路去。方入城，被一人向前將朱溫扯住，喝道：「你怎在此？」諛得朱溫股慄驚顫。那人向朱溫道：「咱是您的姊夫，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您恁時幼小，認我不得；我將你去探你姐姐。」遂帶朱溫回家。時八月十五日也。登州有海市，燕守志邀朱溫同看海市。忽莊客來下書，報道：「張占強人下海，要覓酒食，犒設兒郎。」燕守志正在煩惱，朱溫向燕孔目道：「姊夫與家

老小，且往鄰村閃避。咱在此應對他不妨。」張占使人來報信，被朱溫射了一箭。張占發怒，入來覷見是朱溫，大驚問道：「朱三哥何故在此？」朱溫道：「燕孔目是咱姊夫，他無可犒設，您來喫些個酒了去。」張占道：「來早下海去，恐怕你闕少果足。」留金銀贈朱溫，相別而去。這正喚做：

螳螂正是遭黃雀；

黃雀隄防挾彈人。

次日，燕孔目歸莊，向朱溫道：「強人張占，自來擾害平民，賴得朱舅保全；若得朱舅只留此住坐，使強人不敢來，這村中皆荷威德。有少事相聞，咱有小女，尙未適人，欲侍巾櫛。」朱溫聽從其言，擇日成親。花燭夜宴會，可謂是：

簫鼓喧天，笙歌聒地，畫燭照……一個神仙。

那朱溫成親後，才得五七日，有兩人：莊：同尋朱三。見朱溫道：「昨日張占來，說您在這裏；李將軍教我二人來取你，你却在這裏做女婿，好快活！」朱溫便將那張占所贈金銀，付與丈人燕孔目，「權爲看覷妻子，二年却來相取；如三年不來，即一任改嫁。」便辭了燕孔目而去。共着霍存、白守信，每日晝則隱伏，夜則起行。正行間，撞着虎與牛鬪，霍存、白守信諛得走上樹去，釋了。朱溫靠樹放虎。

過，放一箭射中虎肩膀；拔槍刺牛中肋。忽有一人從背後笑道：『朱三哥真勇士也！』霍存、白守信道：『這個李將軍！』朱溫跪見。李將軍將朱溫手攜取，入寨相共商議。『今天下盜賊紛紛，童謠四起，咸言黃巢應讖；今小人要共公等率兵投他，共圖大事。』朱溫見恁地，說道：『黃巢舊時至咱家裏，與咱每結義爲弟兄，也是咱每哥哥。今聞黃巢引兵犯宋州去，咱願隨李罕芝、霍存、白守信等三人，厮趕去投黃巢。』巢見朱溫，敍舊日弟兄情話，大喜道：『咱久聞威名，今日得共其事。』卽拜尙讓爲太尉，朱溫爲金吾將軍。下令謂朱溫道：『宋州歸德節度使張蕤，年老無兵，不肯降附。限三日您破宋州。』未行間，有流星馬走報：徐州大將黃鉞來救宋州。巢與葛從周商議，使朱溫去截黃鉞兵。溫道：『先受命限三日取宋州，乞別差人。』黃巢道：『截黃鉞的勾當，須索你去。』朱溫歸告指使李彥威道：『您去攻破宋州，爲我奪取張節使歸娘，才得便發文字來報我。』當日宋州已破，張蕤自縊而死。李彥威來申：『今得張歸娘，申上將軍。』朱溫得書大喜，却不防備被徐兵劫寨，殺傷甚衆。黃巢大怒，急召朱溫至帳前，怒罵道：『您是咱每弟弟，故把宋州兵權付您；却爲貪女色，擅自離軍，折了我兵三千。若不行軍令，怎能伏衆？』喝令李罕芝將朱溫推去法場斬了。欲待下手間，聽得有人喝道：『不得枉』

壞勇士！李罕芝擡頭一觀，却是劉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等四個。『我每同將軍歸投黃大王，今未蒙賞賜，便要行刑。若放朱溫，大家無事；若不肯，請與將軍決勝負了去也。』李罕芝不得已，引衆人來告黃大王，乞放朱溫。葛從周道：『且恕一次，後犯不赦。』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統軍入潼關；未幾，又引兵趣長安。百官奉僖宗皇帝駕幸興元。黃巢陷長安，凡唐之宗室在長安者，盡行屠殺。遂入大內，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元年。授尙讓爲太尉；朱溫爲金吾衛上大將軍，屯兵東渭橋。黃巢既稱帝，便驕奢无度，命朱溫統兵二十萬攻河中。那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見賊勢方熾，姑欲少屈，以紓目前；奈黃巢調發无厭，一日，驅黃巢使命盡殺之。統兵與朱溫迎戰，兩處陣員，陣前一員將，綽馬出陣，却是人材凜凜，有如天降鬼魔王，容貌堂堂，撼動天關。藥叉將，鬪經幾合，只見朱溫拽馬退走，被王重榮伏兵四起掩擊，車馬、兵士，殺傷過半，獲糧草兵器四十余缸。朱溫敗走，遣奉使王處存結盟，引兵就渭北田地裏屯駐。中和元年，朱溫攻陷鄆州。二月，鄭畋糾合党項羌，拓跋思恭會兵鄜延，與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乃傳檄天下，檄文云：

『昔漢遭王莽之變，二十八將咸會風雲，而開中興之業；晉罹五胡之亂，而祖逖擊楫中流，誓在

興復；王導新亭之嘆，亦欲戮力神州。何物黃巢，敢行稱亂？迫脅天子，屠戮城邑，俘我人民，掠我金帛，海內聞之，莫不切齒。今帥諸路兵馬，勤王遠近忠義之士，各思自奮，翦除巨賊，掃清中原，使園陵再安，鐘簴如故，願不違歟？檄書到日，戮力功名，封侯圖王，在此一舉。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檄。

檄書才下四月，官兵聲勢復震。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王重榮領兵屯駐沙苑，王處存屯兵渭橋，拓跋思恭屯兵武功，鄭畋屯兵盤屋。當時黃巢部兵迎戰，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排背水陣，與黃巢廝殺。黃巢連輸數陣，引兵投東便走。當有程宗楚部軍先入長安城，唐弘夫共那王處存帥精銳兵士五千人，星夜入城。百姓歡聲動地，各拋擲磚瓦，趕殺巢部下潰軍。唐弘夫等大縱軍兵討擄劫掠倉庫，開宴犒軍。黃巢露宿地名霸上，探知前軍無備，再攻長安。程宗楚、唐弘夫跨馬迎敵，被黃巢放一箭，先射中程宗楚額角，墜馬而死。唐弘夫方待退走，被朱溫躍馬趕上，橫槍一刺，刺下馬來。軍士被殺者，十分已着了八九分。黃巢兵再入長安城，縱軍洗城，不問老幼，一時屠戮，流血成川。勤王諸軍盡皆潰散。乾寧二年正月，王鐸上表，自請做諸道行營都統，辟崔安潛做那副都統，辟周宥、王重

榮做司馬，辟諸葛爽、康實做先鋒使，差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做京城三面行營都監使。朱溫打聽得官軍又四起，黃巢問朱溫道：「咱自稱帝後，再入長安，軍民都有怨望，爲之奈何？」朱溫道：「哥哥自從做皇帝後，殘忍忒惡，只因洗城令下，尸骸滿城，民無固志，掠得府庫子女，不放散賞軍，軍有怨言；咱聽得四處已得州縣，大半反叛歸唐，有那同州是個要害田地，須索個好伴當每去據守。」黃巢回言：「不奈何煩朱將軍去；同州緩急，看兄弟的面皮相救援則個。」道罷，朱溫待歸營收拾了，分付着老小，揀好日起行。只見那妻子張歸娘淚簌簌的下。朱溫向張歸娘道：「咱每行軍發馬，您哭則甚？」張歸娘只管含羞不說，淚珠似雨，滴滴地流滿粉腮。正是：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朱溫鎮日價只是去四散走馬趨毬，使槍射箭；怎知他渾家曾被黃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因見張歸娘生得形容端正，美貌無雙，使些潑言語，要來奸污他；奈緣張歸娘是個硬心性的人，不肯從允，跪謝黃巢道：「妾丈夫朱三，是大齊皇帝的弟弟；大齊皇帝便是妾的伯伯。皇帝新得天下，未有休兵之期，豈宜行這無道德的勾當？」道罷，有人報朱溫已回，黃巢潛身便走。那時節張歸娘不會敢



向朱溫道：「今聽得朱溫要往同州，只得依直說了。朱溫未聽得萬事俱休，才聽得後，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卻不叵耐這黃巢欺負咱每忒甚！時下間，便帶將他的老小，部所屬軍，不辭黃巢，迤邐向同州路去。黃巢得知朱溫有反叛的意思，差使命岳喜來趕，到那小地名離愁村，趕着朱溫。溫將岳喜殺了，教他的伴當將岳喜首級回去報與黃巢道：「朱三傳示黃巢，您今盜有長安，僭號大齊皇帝，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帶挾他在懸刀峯下結義做弟兄，相同投奔着尙讓時分，曾指天說誓道：『富貴時，無相忘。』今才得長安，便要來奸占咱每渾家。這黃巢是個無信行的頭口，咱自去據了同州，他日相逢，不妨廝殺。」道罷，將些銀子與那岳喜的伴當，交他好好的傳示着，說得那廝命如柳絮飄風，心似烏鳶中彈。二月間，朱溫趕到同州據守，又侵了華州。四月間，王鐸統諸道兵進逼長安城。那黃巢部下叛去的十分去了七八分，同華二州又被朱溫據了。九月十一日，朱溫同華二州來投王鐸歸降。王鐸一見朱溫，自下階攜朱溫手，接入帳，坐定，議要捉黃巢。朱溫道：「黃巢所恃者，惟尙讓、葛從周兩人。尙讓與小人有肚皮，咱密地招之，令他先叛，然後謀取葛從周。若除了這兩

人，巢賊不足平也。」王鐸聞說大喜，署朱溫爲同華節度使，寫着表一道，奏了。表文曰：

「臣王鐸近欽奉 聖旨，統領諸道兵馬，攻取長安，共圖恢復。於今日十一月十一日，有偽齊黃巢義弟朱溫，將同華兩州印信，部領所隸軍馬二萬，赴軍前納款願附；且進除兇之策。臣鐸切謂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歸誠効順，倘無激勸，何以獎厲後來？已便宜署朱溫充同華二州節度使外，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昭宗皇帝在興元，得王鐸表奏，出示臣寮，田令孜賀云：「天心悔禍，義士來歸。且同華乃要害田地，今爲王都統收復，巢寇無能爲矣。此天與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宜乘朱溫來歸，結以恩信。」朝廷差着使命，宣授朱溫做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喚做全忠。那朱溫既得招討副使，潛地遣霍存輕身入長安城裏，招誘那尙讓，便寫着一封書道：

「小弟朱溫書奉 尙二哥哥軍師元帥鈞座：小人自懸刀嶺下，得與哥哥相遇，那時黃巢與溫兄弟結義爲弟兄，誓願富貴無相忘；自投王仙芝後，同舉大事，今僭稱偽齊，盜有長安，便生欺負之心。因截徐兵，幾遭虎狼之手；賴得葛先生保全，僥倖至此。溫去逆從順，今蒙 大唐皇帝，賜溫改名全忠，宣授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曩時從那販鹽賊黃巢爲鼠盜日，天淵之隔。今欲

邀哥哥同來歸忱。天朝保有富貴，未委哥哥意下如何？未會尊顏，切乞保重。小人朱全忠書呈。」

霍存得書後，一直奔入長安，尋見尙讓投下。尙讓道：「喜得朱三弟消息！」因留霍存住經兩日。『候咱與葛先生商量；若得葛從周相允，黃巢特机上肉，何足慮哉？』兩日，霍存辭歸。尙讓道：「咱更不回書，您好生傳示朱招討道：咱與葛先生商量，我兩人若歸大唐，自是：路莫若且留軍中，約有進兵時節，咱兩人從內叛起相應，屠這：寇，反掌間耳。但彼此須索機密，不可漏泄。所謂機不密則害成也。」得黃金十兩，津發霍存回歸。朱全忠得尙讓的信息，於十一月尙讓招誘葛軍師，將黃巢親信人向鐵面、溫爺等，一齊殺了，奪取他軍來歸朱全忠。十一月，朱全忠使葛從周統兵攻取兗州，自統大軍相繼攻城甚急。兗州太守朱瑄使部下將賀瓌、柳存、何懷寶部兵萬餘人，攻襲曹州。葛從周又自策應曹州與兗州之圍，遂解。朱全忠部兵追趕賀瓌等，行至鉅野趕着，與三將布陣索戰。兩處陣員，皂雕旗開處，一員將軍出陣前，高叫：「咦！陣上有甚頭目出來相見？」朱全忠上馬出陣，問：「賊陣上將軍，願聞姓字？」全忠駐馬道：「我是大唐招討副使朱全忠，諱名喚做潑朱三。對陣將軍，願

聞姓氏。那將軍答曰：『咱是朱太守下部將賀瓌。我既走避，招討只管趕來則甚？』可謂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朱全忠聞說，勒馬便鬪。但見如兩虎爭餐岩畔，如二龍奪寶波心。跨馬當鋒，玉斧斫來心膽碎；披袍臨陣，金槍刺動鬼神驚。二將馬交，鬪經三十餘合，不見輸贏。只見黑風四起，殺氣漫空，頃刻間那賀瓌兵敗。朱全忠縱兵掩殺，生擒三將：一個是賀瓌，一個是柳存，一個是何懷寶。俘獲三千餘人。朱全忠將所獲的俘虜，盡皆殺了；縛三將向那兗州城，與朱瑄道：『三將已敗，何不早降？』道罷，將柳存、何懷寶二將殺了；放賀瓌入城，招那朱瑄去。不半日，朱瑄同賀瓌來降，兗州遂已收復。中和三年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州、鄆州。二月，朱全忠遣龐師古統所部兵攻鄆州，數月不下。六月，李克用進兵攻取魏博，朱全忠遣葛從周統兵解魏博圍。葛從周受命，部兵次地名洹水，李克用引兵對陣。——一箭礮石打不到處。——兩處陣圓，李克用與葛從周交馬對戰。葛從周密地使人就陣前鑿坎，鬪戰正酣，李克用馬跌，幾被散軍執住。李克用見勢急，放一箭射殺了散軍。葛從周見不分勝負，遂同龐師古統所部軍攻打鄆州，遂復鄆州。那朱瑄兵少糧盡，不復索戰，但引水來，開着那深

濠，爲固守計。龐師古與葛從周商議，命工匠造着浮橋，夤夜濟師。朱瑄困蹙，棄城逃走。走到小地名殺猪林，被散兵拿住，解送朱全忠軍前。朱全忠大軍入鄆州，署龐師古做着天平留後職名。捉……瑄的妻子赴軍前。朱全忠的渾家張夫人請見瑄妻下拜，夫人亦答拜。向瑄妻道：「堯、鄆與司空約爲兄弟，今以小嫌，起兵相圖，使吾姒困辱至此，使汴州一旦失守，賤妾亦如吾姒今日之受辱也。」朱全忠遂逐瑄妻，押朱瑄就軍前斬了。自此鄆、齊、曹、棣、堯、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十四個州府，皆受朱全忠節制。朱全忠犒設大軍罷，使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十月，朱全忠大舉擊楊行密，到地名清口屯駐。楊行密與朱瑾統兵三萬索戰。龐師古就清口下營，謀士王浩向師古道：「營地汙下，恐有灌水之患。」師古恐其惑衆，斬了王浩。楊行密先布陣索戰，與龐師古交鋒，鬪經數合，被朱瑾統五千人駐中軍，壅淮水灌師古軍營，汴兵大亂。行密與朱瑾乘勝掩擊，溺水的殺死的，不計其數。被楊行密拿了龐師古，就軍前斬了。葛從周收拾潰軍，不滿千人，來奔朱全忠軍前。朱全忠軍勢稍衰。光化元年三月，朱全忠使副使韋震入朝，求兼鎮天平。朝廷怕朱全忠勢饒，宣授朱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四月，朱全忠會集幽州、魏博兩處兵馬，攻擊李克用，連拔洛州、

邢州、磁州，李克用威聲頓減。十二月，李罕芝——譚名喚做磨雲將軍——先從李克用收捕王行瑜，屢獲勝捷。一日，向李克用道：「小人從相公行軍，仰荷福蔭，戰無不勝，攻無不服，也指望垂名竹帛；願相公保奏，得個帥府的名分，也不枉了健兒每辛苦。」李克用道：「您怎不知王行瑜當未反叛，也只因倚恃功勞，邀求官爵，故朝廷差咱每收捕，破賊時分，咱已具奏，催趣蘇文赴鎮札住了。當今又有聞奏，怎不道我每也學王行瑜的一般行踏？候咱歸鎮後，爲公奏功，未爲遲也。」李罕芝因此不悅，恰遇昭節義度使薛志勤薨，背密地引澤州兵馬乘夜入潞州城，將州主殺了，投降朱全忠。在後李克用使李嗣昭統兵來趕李罕芝，不及，李嗣昭先取道入澤州，將李罕芝的老小一齊拿了，解送晉陽。李克用軍前，朱全忠表奏署李罕芝做昭義節度使。光化二年正月，劉仁恭調發幽州、滄州等十二州兵馬，攻貝州。城中千餘戶，盡爲仁恭屠殺。三月，劉仁恭進兵攻取魏州。有節度使羅紹威到朱全忠軍前納款求援，朱全忠道：「劉仁恭恣行殺戮，且有單可及驍勇，此亦勁敵，未易破也。」急請葛從周至帳下商量，調遣李思安統所部精兵救魏。劉仁恭打聽得朱全忠部將李思安前來救援，急遣單可及疾忙將領精兵五萬人，前來迎敵。那單可及素號驍勇，心裏欺負着李思安兵少，

却被李思安將兵馬藏伏在四處了，寫着了書來單可及軍前索戰。那單可及恃勇，便輪刀上馬出陣接戰。李思安躍馬交鬪，經二十餘合，思安拽槍佯敗，退走。單可及乘勝追擊，走到小地名滄灘，伏兵四出掩擊，單可及被李思安刀橫膊轉，從馬上斫下來，俘殺三萬餘人。葛從周乘勝攻破魏州城。劉仁恭爲失却單可及，仰天大哭，自放火將軍營燒了，一夜逃遁。葛從周向朱全忠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只好一就攻取河東。』使那氏叔琮做着先鋒。李克用使周德威前來接戰。那氏叔琮部下有一個驍將是陳章，——諱名叫做陳夜叉——向叔琮軍前請單騎與周德威索戰。『聽得河東倚重者周陽五一個。今番定要生擒活捉來獻軍前，就求一州爲賞。』道罷，到地名洞渦與周德威挑戰。德威詐敗走卻，陳夜叉一直趕上，被周德威奮鐵搥反擊，陳夜叉墜馬，被周德威生擒，以獻李克用軍前。葛從周亦引兵退守魏州。李克用喜曰：『周陽五此舉，足以雪滄灘一敗之恥矣。』舉酒相慶，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光化三年四月，朱全忠請葛從周赴行府議事，命左右排辦些茶飯飲宴。朱全忠道：『自陳夜叉一敗後，獨眼龍威望日盛，咱思量有舊日的弟兄劉文政、牛存節幾個，驍捷有膽智，須索去尋他每來共圖大事。』葛從周道：『俺細思鎮州密邇太原，若得王鎔與那

獨眼龍不甚通和，則可以專意攻討矣。」全忠道：「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麼？」葛從周道：「這事容易，探聽得王鎔屬官周武，與咱每是個姻眷，俺使他招那王鎔，若得鎮州，則河東不足憂也。」遣周武奉使鎮州，恰遇成德判官姓張名澤的，也說那王鎔喚他來降朱全忠，則可以借朱公聲援，李克用縱強，不足怕懼。王鎔決意將鎮州來歸。此後瀛州、景州、莫州、定州，不戰自潰。王處直詣軍前，獻繒帛十萬疋，犒設軍旅。朱全忠仍爲表聞於朝，求節鉞。河北諸鎮，一舉而定，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朱全忠一日會着那葛從周、王鎔、王處直、那氏叔琮、張澤、周武、李思安、李罕芝、羅紹威、朱友裕、韋震等，大小十一官人每，做着個太平筵會。那筵會如何？

寶盤雕俎，玉罍犀瓶，滿筵珍果，間新奇，裝釘嘉肴，香馥郁；中噴金鼎龍涎，盞面上波浮綠蟻。筵會才半，那李罕芝共葛從周幾個，手拿金盞，向朱全忠座前稱賀道：「明公威震河北諸鎮，悉甲長驅而前，河東特囊中物耳。請此卮酒，爲明公壽！」朱全忠接盞飲罷，却回獻那幾個官人酒。——正是賓主誼誼，觥籌交錯，忽見筵前有一個白兔走過，那個白兔生得霜毫錯落，玉體輕盈，四蹄壯健，疾如風，雙眼鮮明，光耀日。那白兔從筵前過，傍若無人，出沒走躍。喫那朱友裕張着那弓，放着個



的？箭，箭到處，那白兔死倒在地，使人取來，可煞作怪，那白兔又變成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四句寫個甚

河北雖平定，

崔公同舉事，

少陽重困危，

趣向大梁歸。





#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目錄

卷之上

論沙陀本末。

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

李國昌父子北入韃靼國。

李克用奉詔伐黃巢。

李克用統兵復長安。

李克用進軍至汴州。

李克用宿於上元驛。

薛志勤救李克用。

僖宗遣使爲二人和解。

李克用奏請車駕還宮。

李赤心生李克用。

詔兩鎮合兵攻沙陀。

李友金招李克用歸唐。

李克用一日三捷。

朱全忠求救於李克用。

朱全忠請李克用入城。

朱全忠謀殺李克用。

李克用訴朱全忠於朝。

進李克用爲隴西郡王。

朱玫立襄王煜監國。

李克用進討朱玫。

削奪李克用官爵。

復李克用官爵，使歸鎮。

李克用爲招討使。

進李克用爵爲晉王。

李克用攻劉仁恭。

李克用與劉仁恭和。

李克用病篤。

李存勗襲位爲晉王。

晉王擒劉仁恭、劉守光。

晉王襲取澶州。

李存審敗劉鄩。

李克用享土於三垂岡。

李克用上表訟冤。

遣李存勗詣行在起居。

李克用收三叛。

昭宗出幸華州。

朱全忠使氏叔琮攻晉。

朱晃篡唐稱帝。

李克用以兵柄付李存勗。

晉王自將救潞州。

晉王攻取魏州。

劉鄩攻魏州。

安金全攻退梁軍。

契丹進圍幽州。

李嗣源敗契丹，復幽州。

晉王攻拔楊劉城。

諸將勸晉王稱帝。

卷之下

晉王敗梁軍於德勝。

晉王引兵救魏州。

晉王即皇帝位，定國號「唐」。

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唐主統兵屯澶州。

李從珂殺退王彥章。

李紹奇生擒王彥章。

李嗣源救幽州。

晉王引軍趨魏州。

魏州僧獻唐傳國寶。

命李存審嗣源據守德勝。

李存審擒張文禮。

李嗣源統兵復鄆州。

梁遣王彥章攻德勝城。

唐主問計於郭崇韜。

唐主遣軍至鄆州。

唐主釋王彥章之縛。

李延孝請先取大梁。

梁主朱友貞自殺。

李嗣源迎唐主軍。

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

唐主好伶優戲。

唐遷都洛陽。

命宦者采求民女充後宮。

預借夏秋二稅。

郭從謙帥兵反。

李嗣源入洛陽。

百官請李嗣源監國。

祝天早生聖人。

唐軍到曹州。

李嗣源軍入大梁。

段凝詣李從珂降。

加李嗣源爲中書令。

唐主自呼李天下。

郭崇韜請立皇后。

建避暑樓。

李嗣源上表訟冤。

唐主爲門高所弑。

收莊宗骨殖殯葬。

李嗣源卽帝位。

安重誨誣從珂反。

解安重誨機務。

翟光鄰殺安重誨。

李從榮舉兵反。

明宗殂。

潞王舉兵入長安。

潞王卽位。

石敬瑭出河東。

石敬瑭請傳位許王。

契丹立石敬瑭爲帝。

召李從珂爲左衛將軍。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皇城使斬李從榮。

閔帝從厚立。

閔帝出奔魏州。

遣王繼煬死閔帝。

劉知遠勸石敬瑭叛。

契丹助石敬瑭伐唐。

廢帝自焚死。





#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上

詩曰：

朱邪部族出西夷，

始入中原號執宜。

開創後唐基業主，

至今傳說李鷄兒。

話說後唐李克用，其先世出於西突厥，以朱邪爲姓。——朱邪蓋部族之號也。唐太宗朝，使李靖襲破突厥，分諸部屬置十三州。將同羅做龜林都督府；將僕骨做金微都督府；將拔野古做幽陵都督府。那時西突厥部族大的，喚做鐵勒延陀阿史那也；部族小的，喚做同羅僕骨拔野古也；又其小的，處月處密朱邪也。那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在後又一百五十六年，至憲宗朝，有朱邪名盡忠的，在北庭之金滿州住坐，他孩兒名執宜的來朝中國，自以沙陀爲號，朱邪爲姓矣。沙陀者，大磧之名也；在那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號沙陀突厥。那執宜的孩兒，名做赤心，因攻討龐勛立功，授振武節度使，賜姓名喚做李國昌。曾有一詩詠道：

夷方大磧號沙陀，

部族驍雄勇力多。

一自天朝賜名氏，

赤心報國義難磨。

會記得那憲宗朝，是元和三年五月，沙陀軍兵勁勇，諸胡皆不能及，吐蕃凡有戰攻的事，必驅使沙陀軍向前，做着先鋒。因回鶻攻打吐蕃，取了涼州，吐蕃心裏疑沙陀與回鶻有肚皮，要將沙陀部族遷徙去河外居住。沙陀內不自安，其酋長朱邪盡忠共那孩兒執宜商量，叛了吐蕃，來歸順唐朝。乃帥部落三萬人，詣靈州節度使范希朝軍前投降。范節使置鹽州爲陀沙市，買牛馬，廣令畜牧，以理撫存。表奏朝廷，憲宗大喜，爲創立個陰山府，使朱邪執宜做陰山府兵馬使。凡遇戰攻，必資沙陀軍之力，所向皆捷。那執宜孩兒赤心，生的孩兒名做克用。其父赤心將產克用時，是夜夢遊一處，城闕雄壯，宮室高明，與人間宮殿一般。殿上坐的，戴着冕旒，穿着王者衣服；臣僚十數人，侍立左右；殿下立着幾個金甲武士。赤心到殿下，金甲人喝令拜。赤心鞠躬跪拜。殿上人道：「龍猪戰罷，丑口破，十四年間金殿坐。十兄用武不負君，四個郎君三姓麼。」說罷，赤心辭出。夢忽覺來，則妻已坐蓐，生下一男孩，狀魁偉，語聲雄壯。赤心因採取夢中「十兄用武」的字，命名做克用。詳着赤心這夢，分明說得後唐國祚個本末了。李克用號做獨眼龍，與那朱全忠兩個互相吞併，朱卽「猪」也。在後李存勖

併滅了梁，自稱帝爲唐，「丑口」唐字也。這是說李克用與朱全忠相併了，立國做後唐。自同光年癸未，至潞王丙申，恰得十四年。克用爲唐藩鎮，答蜀主書道：「誓此一生，靡敢失節。」則是克用不負君也。李嗣源本夷狄之子，無姓氏，莊宗收爲養子，是謂明宗。潞王本王氏之子，明宗收爲養子，自莊宗至潞王，是四代，共三個姓，則是四個郎君三姓也。唐懿宗朝，咸通十年八月，徐州留守龐勛殺崔彥，自稱天冊將軍。康承訓帥沙陀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殺了龐勛。康承訓奏功於朝，授朱邪赤心爲振武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那國昌孩兒李克用，年紀長成，善能騎射，屢立大功。僖宗皇帝乾符五年正月，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有牙將康君立、李存璋等一處商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於四方，此是英雄立功名，取富貴時節。今李國昌官高功大，天下聞名；他兒子勇冠三軍。若輔之以舉大事，則代北州郡唾手可取。」恰遇代北飢荒，防禦使段文楚減尅軍糧，軍士怨怒，將段文楚殺了；送符印，迎請李克用做留後。克用入府視事，表奏朝廷，求請勅命。朝廷不肯允從。四月，除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是時國昌欲父子并據大同、正武兩鎮，朝廷不允，只得制書，卽焚毀，殺卻監軍，與李克用合兵數萬，進攻寧武、岢嵐軍。十月，詔河東、昭義兩鎮合兵攻沙陀。昭義節度使李

鈞戰死廣明元年正月，沙陀攻忻代等州，兵逼近晉陽田地。五月，蔚翔節度使李琢將兵一萬屯代州，會合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遣人說李克用部將高文集，令他歸唐。文集聽從，執傅文達與那沙陀會長李友全，來赴李琢軍前。七月，李克用將兵攻高文集，要取朔州。李可舉將所部就那地名茶兒嶺下寨。李盡忠道：『我先出戰。』程懷信將馬騎繼其後。李可舉排一個方陣，李盡忠排一個圓陣。兩處陣圓，二將陣前打話了，勒馬便戰。可舉佯敗，盡忠趕殺，程懷……

……  
(註原本缺一頁)

釋其罪。李克用承詔大喜，帥達靺諸部萬餘人赴援。李克用牒河東路，稱奉詔將兵攻伐黃巢，令具糧食犒軍。鄭從讜閉城設備，克用乃縱沙陀剽掠，城中驚駭。克用引兵還居代州。中和二年十一月，黃巢兵勢尙強大。王重榮共都監楊復光商量：『巢賊要怎生收捕？』復光道：『鴈門李僕射父子，驍勇有強兵，有徇國盡忠之心，只因河東鄭從讜與他有隙，所以不來。若假朝廷使命，曉諭鄭從讜，使卑辭召之，則彼之來歸，賊不足平也。』時王鐸在河中，將墨勅召李克用，克用途統部下，一萬七千人，取道入河中。克用自帶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鄭從讜作別。鄭從讜厚加餽遺而行。十二月，李克

用部兵四萬至河中。其軍皆着黑衣，部伍精明。朝廷詔授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那時黃巢在長安，夜夢黑鷄無千無萬，飛從西北來；有一鷄待攫黃巢頭上巾，巢走避得免。睡醒後，意下思量李克用，譚名做李鷄兒，諸軍皆着黑衣，謂其黨曰：「鷄軍到矣，當避其鋒，不可與戰。」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與黃巢的弟弟黃揆，在沙苑田地會戰，黃揆敗走。王鐸表李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黃巢軍敗食盡，待爲逃遁計。那時李克用正攻打華州，黃巢發軍三萬向藍田路把隘，遣尙讓去攻華州。李克用共王重榮統軍前來迎敵，尙讓大敗而走。李克用乘勝進軍渭橋，每夜使部將薛志勤、康君立密地入長安城裏，將糧草焚燒，斬虜而歸。巢寇驚駭，以爲神兵。五月，李克用會合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統軍前進，迫近巢賊軍營，在渭南田地裏下營。寫書與黃巢索戰。李克用便打扮出陣：頭魁金水鍍金，腦打正貌狻猊；介冑向銀粧束，身砌倒持獬豸。箭叉玳瑁，鳳凰微露尾梢翎；弓搃壺鍾，龍在波藏露頭角。面上金光閃閃，手中雪刃輝輝。鞍心一拍甲裙開，膀轉身橫靴入韉。那黃巢如何打扮？

三叉淡金冠，叩牙朱蹠蹠。斜褐毛衫，鞞襠波袴。沙柳木捍箭，手抱鐵槍，騎一疋豁耳破臂忪。

蹄戰馬。

弓箭砲石打不到處，兩處陣圓，一員將軍出陣，綽馬打話。那黃巢……問道：「對陣有甚頭目？」願聞姓字。」李克用出馬答道：「咱是沙陀……射的兒子獨眼龍黃巢反賊！您若會事之時，束手歸降，兩國休兵。若執迷不反，待擒汝赴軍前，斬汝萬段，以謝天下生靈。」黃巢聞說大怒，更不答話，交馬便鬪。黃巢輸了一陣，退走少歇，又戰。被克用趕殺，會合義成、義武兩軍，相繼追擊。黃巢軍大敗，俘斬幾盡。黃巢僅與數十騎，將宮室燒了逃走。——一日之內，三次大捷，李克用統軍入長安城。——故將金寶財帛，拋棄滿路；克用軍士爭取，追趕稍緩，黃巢遂得逃去。時李克用年才二十八歲，於諸將中年紀極小，兵勢最強，破黃巢功在諸將之上。有一目微眇，軍中皆號做「獨眼龍」。朝廷降詔，除李克用同平章事，將巢僞相崔瑋，斬於市曹。梟令詔曰：

「我太祖創業，借突厥之援以興王；予小子遭時多艱，復藉沙陀之力以破賊。黃巢肆爲不道，使宗廟腥羶，生靈魚肉。上天悔禍，一日三捷，李克用之功居多。其宣授克用同平章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李克用得詔書，望闕謝恩，犒設軍士了當。那時分朱溫爲見黃巢兵勢衰敗，已將同、華二州來詣王鐸軍前歸降。朝廷授朱溫做河東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做朱全忠。中和四年四月，黃巢收拾潰軍尚數萬，進圍陳州，幾三百餘日。趙彥兄弟與巢挑戰，大小數百合，巢軍圍城轉急。周宥共時溥、朱全忠等，皆使人來李克用處告急。李克用會合許州、汴州、徐州、兗州、四州軍馬，及部下蕃漢軍五萬人，在陳州城下屯駐。與尙讓在太原接戰，尙讓敗走。巢聽得尙讓已走，卽日解圍，遁向汴州路去。五月大雨，平地水漲三尺，黃巢軍營被水滄了；又聽得李克用大軍將到，遂引兵向東北遁去。尙讓將騎兵五千，進逼大梁城下；朱全忠使人告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將兵趕去，到那中牟北地名王滿渡，候賊軍半渡，縱軍掩擊，殺虜萬餘人，賊軍大潰，尙讓帥衆來降。黃巢收千餘人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不及，因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及所擄男女萬餘人。遂進軍到汴州，屯軍城外。朱全忠差人固請克用入城，送克用到上源驛宿頓，置酒大會。正是：

滿座金鍾浮綠蟻，

當筵歌拍捧紅牙，

那朱全忠排辦茶飯，請李克用飲宴。酒醉後，克用乘酒使性氣，說了幾句大話，朱全忠心不能平。筵

宴罷，從行的皆醉了。有宣武將楊彥洪密地與朱全忠商議，將車填塞了道路，遣軍將上源驛圍了。那李克用正在醉中，鼻鼾鉤鉤地價睡。親兵薛志勤、史敬思與全忠諸軍格鬪，郭景銖扶李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克用面待他甦醒後，告其事變。克用張開目，手握一張弓，走起；只見煙焰騰空，恰好得一陣大雨，雷電掣光，天地昏暗。薛志勤扶李克用帥左右數人跳過牆，突圍走出，乘電光中逃去。史敬思在後拒戰，爲亂軍殺死。朱全忠誤將楊彥洪射死了。李克用與薛志勤幾個縋城而下。那克用的妻劉夫人，多智畧，左右走歸的來告事變，夫人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軍士，不得譟動。次日天明，李克用要勒兵攻殺朱全忠。劉夫人勸道：『若擅起軍相攻，天下誰知曲直莫若往朝廷告訴，則彼自無辭。』克用聽從其言，移書譴責朱全忠。全忠回書道：

『前日之變，全忠初不之知；乃朝廷遣使者與楊彥洪商量。今彥洪既已伏辜，願明公諒察！』

李克用即日引軍還晉陽。那時有李嗣源的，——乃是胡人，名做邈佶烈，本無姓，在軍中驍勇無比，年才十七歲。——從李克用在上源驛衝突矢石之間，略無所傷。克用收爲養子，命名喚做嗣源。中和四年七月，李克用奉表自陳告訴朱全忠上源驛謀殺的事。其表曰：



臣李克用，沙陀一會長耳。父子遭遇大唐恩眷，秉節藩方，頃仗天威，收復長安，使元兇授首，宗廟再安，無非皇帝陛下威斷神武，臣何力之有焉？臣帥兵歸鎮，便道汴梁，朱全忠邀臣入城，館置於上元驛，俟臣酣醉，使裨將楊彥洪等，縱兵圍劫，陰欲殺臣，爲巢賊報怨。臣部下將佐三百餘人，并所帶牌印，一時被朱全忠亂軍劫去。臣切見朱全忠乃黃巢餘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朝廷患。夫救焚者，銷之於曲突徙薪之時者，易爲力；若及燎原而後撲之，則焦頭爛額矣。治疽者，療之於血氣方凝之時者，易爲功；若及潰癰而後治之，則腐肉傷肌矣。臣愚，欲望聖斷，遣使按問，削全忠官爵。臣願奉詔帥本道兵討之，爲國家銷患於未萌，誠萬全之舉也。臣昧死謹言，伏候勅旨。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臣李克用表上。」

僖宗得克用所奏，不惟不能治朱全忠之罪，克用前後表凡八上，乃遣楊復恭奉使李克用軍，宣諭聖旨，詔云：

「覽卿所奏，深知卿冤。國事方殷，姑存大體；朕爲卿和解，已遣使諭朱全忠矣。廉、蘭結友，寇、賈交驩，先國事而後私怨也。今遣楊復恭諭旨，朕深望卿慕廉、蘭、寇、賈之事焉。就賜金茶合二隻，稿

軍錢五十萬緡，帛五百疋。秋涼，旨不多及。」

李克用見那詔書不從起兵之請，終鬱鬱不平，便有攻伐朱全忠的意。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光啓元年十月，田令孜遣那朱孜、李昌苻合軍攻打河中。王重榮詣李克用處求救。克用正怨朝廷不問朱全忠上源驛的公事，練軍買馬，結託諸胡，議攻汴州。報重榮曰：「待吾先滅全忠，掃除此等鼠輩，如拉敗葉耳。」重榮再遣人求救曰：「若待大王自關東還，吾爲所虜矣。不若先除君側小人，退擒全忠，何難之有？」李克用乃上表於朝。表文云：

「朱孜、李昌苻凶德參會，與朱全忠相爲表裏，欲共滅臣。臣不自救，死無所矣。已聚集蕃漢兵十五萬，取來年大舉入河北，討平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俟二鎮已平，殄殲全忠，少雪上源驛之恥。臣昧死奏聞，伏候勅旨。」光啓元年十月 日，臣李克用表上。」

僖宗覽克用所奏，遣使諭旨和解。克用不奉詔。十二月，與王重榮合軍進屯沙苑，與朱孜、李昌苻戰。孜、昌苻敗走；李克用進軍，迫近京城。田令孜奉僖宗車駕幸鳳翔，駕才離長安，而宮室生聚，悉爲亂軍焚掠一空。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軍還河中，與王重榮同寫着表，奏請僖宗還宮。因數田令孜罪

狀，乞正典刑。僖宗皆不省視。田令孜引兵入宮門，劫僖宗幸寶雞，從者才數百人，宰相百官皆不之知也。朱孜、李昌苻統邠岐之兵，進逼車駕，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田令孜迫僖宗離寶雞，使王建將五百人，各執長劍爲前驅。僖宗將傳國寶授與王建，背負以從。登大敢領，李昌苻縱火燒閣道，王建扶掖僖宗從煙焰中躍過。六月，朱孜立襄王溫，權監軍國事。襄王遣使者到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主上已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焚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攻朱孜。文德元年二月，張全義統軍襲攻河陽。李罕芝奔澤州，謂李克用軍前告急求救。李克用遣將軍康君立督馬軍七千人，助李罕芝攻張全義。全義詣朱全忠軍求援，全忠遣丁會統兵救全義。丁會與李存孝交戰，存孝敗，康君立引兵還。昭宗龍紀元年六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芝、李存孝攻伐孟方立，取磁、洛二州，進取邢州。孟方立自飲藥死。李罕芝還軍於上黨，就那三垂岡置酒，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悲歌悽切，坐上有垂泣者。李存勗方五歲，在克用侍側，乃撫髀道：『大丈夫當從少年立功名，何爲悲悽於晚景邪？』克用慨然道：『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必能代我戰於此地也。』諸將立那方立的弟子孟遷爲留後，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

王虔裕將甲士數百人赴援。大順元年二月，李克用取雲州，不勝而還。四月，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附田令孜，而待復恭寢疎。昭宗知張濬與楊復恭有嫌隙，特用張濬爲宰相。濬每以謝安、王導自比。李克用甚輕忽之，聽得濬拜相，謂詔使道：「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險小人也。主上采虛名而相之，他日必能交亂天下。」濬聽得克用這言語，深恨之。那時有赫連鐸、李臣威附會着朱全忠，皆以誅李克用爲請。昭宗令省臺四品以上官員會議，皆以爲不可發兵討李克用。獨有張濬、孔緯兩個，堅欲起兵，乃下詔削奪了李克用的官爵。濬奏給事中牛勣做行臺判官。勣聽得此命，嘆曰：「國家喪亂之餘，無事而橫挑疆寇，吾見其顛沛！」以疾辭不行。張濬陛辭日，大言道：「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官家除內患。」蓋指楊復恭也。復恭聽得這說，就長樂坂置酒，與濬餞別。復恭把酒，勸濬盡飲，却不道：

勸君且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濬不肯飲，復恭却戲濬道：「相公仗鉞專征，得恁地作態麼？」濬應道：「俟平賊歸日，方作態也。」復恭深忌之。八月，官軍到陰地關。朱全忠使驍將葛從周帶馬軍千人，密地從地名壺關夜抵潞州。

城下，突圍入城。張濬使招討副使孫揆赴鎮，八月離晉州起行。李存孝聽得孫揆將到，將馬軍三百人，向那長子西谷中藏伏了，拿却孫揆及中使韓歸範，將檻車管押送與李克用軍前。克用表孫揆做河東副使，揆道：『咱是天子大臣，兵敗拿至此，分甘一死，豈能低首下心，伏事一個鎮使？』克用大怒，命左右將鋸解開孫揆尸首，鋸不能入，揆罵道：『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住，汝不曉耶？』乃令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口。九月，朱全忠遣軍圍澤州，大呼李罕芝，謂曰：『張相公圍却太原，葛僕射據了潞州，旬日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怎有生路？』會李存孝統軍至澤州，選軍馬五百人，繞了汴軍營，大呼曰：『我卽沙陀來求穴的，欲得您軍肉，以飽我士卒。若有肥的，可令出戰！』汴軍聽將鄧季筠出戰，被李存孝就馬上活捉過來，餘軍大潰。存孝乘勝攻潞州，葛從周棄城宵遁。李克用授康君立做昭義留後，李存孝做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怒，始有叛意。十月，官軍出陰地關，李克用使李存孝將步軍五千就趙城下寨。韓建使壯士三百人夜襲存孝軍營，被存孝設伏兵了出戰，建兵大敗；存孝乘勝直抵晉州西門，張濬出馬交關，大敗而走，歸城閉門拒守。會存孝統軍攻取絳州，張濬、韓建帶輕騎逃遁。李克用遣韓歸範還朝，附表訟冤，表文云：

『臣李克用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於憲宗之朝，翦黃巢於先帝之世。黜襄王，存易定，使皇帝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力居多焉。若以攻伐雲州爲臣之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誅？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旣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待盡。已集蕃漢軍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臣不勝，甘當削奪；不然，輕騎叫關，頓首丹墀，訴姦回於宸座，納制敕於朝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鉞。』大順元年十月日，削奪官爵沙

陀舊部李克用表上。

昭宗覽克用所奏，與朝廷會議，莫不驚駭。那時張濬、韓建軍敗，孫揆被擒，大臣深以爲憂。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再上表，表曰：

『臣切見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削奪已盡，身是罪人，漂流靡定，不敢復歸藩方；且就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揮！』

昭宗得克用表，旣張濬、孔緯遠州安置，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舊鎮。二月，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地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畏全忠兇燄，姑聽自便；仍加李克用爲中

書令，貶濬爲繡州司戶。初，邢、洛、磁三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是李克用的假子。克用偏愛存信，那存孝欲立大功，取重於克用，存信又讒譖於其間，存孝懼及禍，密地與王鎔、朱全忠交結。朱全忠上表，稱李存孝以邢州、洛州、磁州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軍馬進討李克用。朝廷詔授李存孝爲三州節度使，不許會兵攻伐。李克用圍邢州，鑿塹築城以守之。邢州城中食盡，李存孝出見李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將檻車囚繫以歸，用車裂於牙門。乾寧二年，王行約、李繼鵬、王行瑜、李茂貞等作亂，昭宗車駕幸石門鎮避亂。七月，李克用帥蕃漢軍十五萬迎車駕還宮。李克用駐兵華州，遣其子李存勗奉表詣行在問起居。存勗年才十一歲，使之獻捷於京師。昭宗奇其狀貌非常，賜鸚鵡酒卮，翡翠盤等，撫存勗背道：『此兒可爲國家之棟梁，他日必爲吾家盡忠。善自愛重！』解所佩玉帶賜存勗，就授李克用爲招討使，進討王行瑜。十一月，王行瑜自將着甲士五千人，在龍泉寨堅守。李克用攻擊頗急，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進軍，將邠州城圍了。行瑜登城號哭，謂李克用曰：『行瑜無罪，所有脅乘輿遷幸的事，皆是李茂貞、李繼鵬等所爲，行瑜卽無干預。願大王移軍問罪。』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毋煩大兵迎刃。李克用答道：『王尙父何爲過恭？咱受天子詔令討三賊臣，尙父亦

預一人之數；今若束身歸朝，非咱每所敢專制。」行瑜度不能免禍，乃挈帶家小，突圍走遁。李克用入邠州，封了府庫，撫安居民。不兩日，王行瑜自爲部下將殺了，傳首送克用軍前。十二月，詔李克用進爵爲晉王，賜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一條，手刀銀纏槍戰馬一疋。仍賜御書大旗，上面寫着「精忠衛國晉王李克用」九個字，令行師之際建之。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奉表入謝。表文云：

「臣李克用頃仗天威，進兵誅討三賊臣李繼鵬、王行瑜二兇，已行授首；獨李茂貞、兵鳳翔，尙這天誅。臣待罪外鎮，不能宣國威靈，致車駕蒙塵，生靈塗炭，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不以臣爲無似，下詔進討，國賊未除，先蒙 恩賞。臣願得依近 清光，上稟 睿等，不勞調兵，止以本軍進討，庶塞曠官之咎。若蒙 睿旨允臣所奏，當尅期取勝，不旬日間，當致茂貞之首懸於闕下，取 進止。乾寧二年十二月，臣李克用表。」

昭宗與貴近官員一處商量，怕茂貞滅後，沙陀軍勢寢盛，朝廷不能制伏。昭宗乃賜詔褒嘉，詔曰：「覽卿來奏，備見忠忱，良用嘉嘆。不臣之狀，行瑜爲甚，已就誅夷；茂貞、韓建，自知悔罪，職貢相繼，



乞從赦宥；且宜休兵息民。卿久在兵間，跋涉驅馳，軍士良苦，可卽還鎮，免行朝覲。如茂貞等，長惡不悛，姑圖再舉。故茲詔諭，卿可悉之。」

李克用既奉詔，不敢再進軍。未免排辦茶飯，看待詔使。酒酣，克用謂使者曰：「咱觀朝廷意向，似疑咱有異心。但茂貞不除，關中無寧息之日。咱到此取闕庭不遠，怎可不見天子一面？」有那將佐蓋寓進言道：「天子還宮，席未及暖，人心恟懼，兀自未安。大王若提兵一度渭橋，京都又復驚駭。大王此行，重在勤王，不專爲朝覲行也。既準詔勅免朝，不若斂兵回鎮。」克用笑曰：「蓋將軍尙不欲咱入朝，况天下之人乎？」復命書記草表以上。

『臣李克用欽奉 詔勅，令臣帥所部兵依舊還鎮，仰承 天涵地覆之恩，自合卽日就道。然區區愚忠，謂密邇王朝，去 天咫尺，實欲一望清光，面陳除兇雪恥之策。復奉 詔旨免行朝覲，謹具表懇辭，伏乞 睿照。』  
乾寧二年十二月 日，臣李克用表謝。」

李克用帥所部軍還鎮。初，李克用在渭北下營，李茂貞、韓建懼爲攻擊，事朝廷甚恭，朝貢不絕。及李克用還軍後，貢獻漸疎，表章數有驕慢語。三年七月，李茂貞進軍侵迫京師，昭宗車駕出幸華州。八

月，韓建移檄諸道，召天下輸糧草詣行在。李克用聞變，乃長嘆曰：『去歲若從咱說，怎有今日之禍！』乃徵諸道兵馬入援。有幽州節度劉仁恭以契丹入寇爲辭，無出兵之意。李克用移書責以大義。劉仁恭將書抵地慢罵，將使者囚繫。克用怒，自統兵擊劉仁恭。仁恭遣其將軍可及迎戰。是日，大霧迷冥，兵交馬踏，可及佯敗。有楊師侃伏了兵馬在木瓜澗藏伏。克用追趕可及，爲伏兵四出，克用馬跌，單身牽將馬奔入一林中去，將身隱匿。其馬作嘶叫狀。克用密禱其馬道：『若咱每世有太原，則馬不得嘶鳴。』馬果不嘶。亂兵搜索不得，乃免禍。至天復二年二月，朱全忠使氏叔琮、朱友寧統軍三十萬，進攻周德威、李嗣昭軍營。那時汴梁軍連亘數十里，下着營，晉陽軍馬止有數萬。那周德威連戰數合，力不敵，敗走。氏叔琮、朱友寧乘勝進軍，攻打河東，取了慈州、汾州、隰州，圍却晉陽，攻打西門。李克用召諸將會議，待走入雲州。李存信待北走，韃鞨求援。有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道：『兒輩在此，自能固守，大王不可爲此謀，怕人心動搖不便。』當劉夫人亦進前阻當。李克用乃居數日，收拾潰軍。李嗣源共李嗣昭不時帶敢死士偷劫氏叔琮、朱友寧軍營，屢得勝捷。那時朱全忠在河中，忽一夜得個夢道，全忠與李克用兩個厮搏，全忠被克用搏倒，有黑蛇將全忠腦上嚙喫，痛連心。

腹，因此覺來。自知這夢不祥，次早急寫文字，將那氏叔琮、朱友寧所將軍馬，盡行抽回。值大水災疫，汴軍殺傷病死過半，友寧等軍回，李嗣昭共周德威又將騎兵趕殺，再取了慈州、隰州、汾州三州。自此李克用與朱全忠不交爭者數年。天復二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立太子祝爲皇帝。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劉仁恭差使命往河東求和，往返數百次。克用嫌劉仁恭變詐反覆，初不許和。那克用的兒子李存勗諫道：『今天下之勢，歸朱溫的十之八九。自河以北，與朱溫爲敵者，獨河東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攻守，豈河東之利哉？英雄圖大事的，不顧小怨。他雖困我，今窮蹙來歸我，又救其急，此孔子所謂「以德報怨」是也。』克用聽其言，乃許劉仁恭通和，遣軍三萬人赴晉陽。天復四年，梁王朱全忠改名晃，稱皇帝，奉唐帝做濟陰王。天祐五年正月，晉王李克用病篤。——周德威等率所部軍在地名亂柳下寨。——命其弟李克寧曰：『吾子存勗，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與吾宗你等善教導之。今以亞子累汝輔翼。』——亞子者，存勗小名也。克用又顧李存勗曰：『嗣昭久困重圍，吾不及一見之矣！待葬後，汝宜竭力救之。』說罷而卒。存勗哀哭不非常。克寧入曰：『將士欲來謁賀，夫大孝在於不墜基緒，毋用多哭也。』存勗出，襲位爲節度使。李克寧帥諸將來賀，存勗盡以軍事委

之李克寧五月，李思安圍潞州久不下。李嗣昭閉城堅守，資用闕乏。梁王遣使諭嗣昭降。嗣昭將詔書焚毀，斬却來使。梁主疑李克用詐死，趣兵還大梁。晉王乃大閱軍士，授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駐晉陽，趨潞州。晉王上黨行軍三垂岡，因嘆曰：「此先王置酒處所也。」就這裏藏了伏兵。次早，大霧漫漫，地下日晝晦暝，兵行霧中，直到夾寨下營。梁軍兀自睡臥未起。晉王命李嗣昭、周德威分兵做二道，填却壕塹，焚燒營寨，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喪失將校四十餘人。資用器械糧食山積，皆委棄而遁。周德威乘勝攻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引兵救解。晉王帥大軍歸晉陽，且休兵行賞。天祐七年十二月，梁朱晃進軍逼鎮州，就柏鄉下寨。趙王鎔告急於晉求救。晉王遣將帥五千人至趙州，與周德威合軍。因拿得梁之採樵者，問之。且曰：「梁之戒飭上將道：『鎮州雖用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令趙進軍抵柏鄉三十里下營，遣周德威帥馬軍逼梁軍營，不時出軍挑戰。梁軍堅壁不出。周德威謂李存璿曰：「梁人無鬪志，但欲逞兵耀武，不挫其銳，則何以決勝？」乃呼其軍謂之曰：「梁軍皆汴州屠沽販鬻之夫，衣甲雖鮮明，人無鬪爭的意。汝曹生擒一夫，則足以自富也。」德威乃帥精兵千餘人合戰，追趕至野河而止。晉王臥帳中，德威往見張承業，謂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今去賊營

不遠，只隔一水，彼若造橋以迫我，則我軍不利。不如且退屯高邑，誘賊離營，彼出戰則我歸營，彼歸營則我出挑戰，仍遣輕騎抄掠糧運，不出旬月，必破賊矣。」承業入臥內，手褰帷帳，撫晉王曰：「如今怎是王安寢之時？」——強敵對壘，——適梁兵有降的來道：「梁軍正造浮橋。」果如周德威所料，是日拔營退守高邑。至天祐十年十一月，盧龍、幽、滄等州，皆歸於晉。劉守光請降晉，晉疑其反覆，不受。復求救於契丹，契丹知其無信，不出兵救援。晉王大軍將至城下，劉守光登城謂周德威道：「俟晉王至，我但開門泥首聽命耳。」及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我與公合河朔軍以興復唐室。您爲謀不善，亦要學他，狂僭且加鎮、定兩帥，皆俛首事您爲盟主，您不加恤，故有今日之禍。大丈夫做事，須決擇個成敗所向，公今何爲？」守光應曰：「守光今日大王俎上肉也，惟大王處分。」王憐之，折弓箭爲誓云：「但出城相見，吾不汝害也。」是夕，守光愛將李小喜縋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食盡。晉王趣督諸軍，四面攻城，擒劉仁恭。晉王入幽州，劉守光挈妻子逃去。晉王授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爲振武節度使。且說那劉守光將奔滄州路遁去，前行迷失道路，被人拿了，送晉王軍前。晉王犒設軍馬了，統大軍起發，將劉仁恭共劉守光兩父子造着兩個檻車囚着，寫個露布。

投捷旗上露布云：

「劉仁恭父子稔惡召釁，附會賊臣，傾覆大唐之社稷，凌虐大唐之生靈；候降忽叛，變詐多端，百姓爲之離心，義士爲之切齒。勢窮力屈，束手就降。倘這天誅，無以律衆，其囚檻車管押赴先帝廟，以聽處分。」

將劉仁恭的父子囚於露布之下，諸軍爭唱凱歌往晉陽。可謂是：

馬敲金鞮響，

人唱凱歌回。

晉王將劉仁恭父子，向晉王太廟裏獻俘，縛將劉守光就太廟前斬了。臨行刑時分，劉守光大呼曰：

「教守光莫降者，乃李小喜也。」小喜進前怒目瞑視劉守光，叱之曰：「汝內淫父妾，姦污弟妻，行如禽獸，這事莫也是咱教汝麼？」

晉王嫌小喜面罵其主，可謂無禮，乃將李小喜先行斬斫，然後却將

劉守光斬了，却留將劉仁恭荷枷往至代州，先剖仁恭腹，取其心，刺血以祭先王之墓，祭罷，押赴軍

前斬之。天祐十一年，趙王鎔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尙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命，始議開府置

行臺差設屬官等，一如唐太宗爲尙書令故事。天祐十二年，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誇己功，置一

軍號做銀槍效節都，有數千人，欲復還舊時牙兵之盛。及楊師厚死，梁主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分却六州做兩鎮。梁主怕魏人不服，先遣着劉鄩將軍六萬渡河，張那形勢，脅服其衆。魏兵不願分徙，諸軍謀作亂，縱火將營寨焚燒，抄掠百姓財物。次早，入牙城，劫將賀德倫置樓上。那張彥乃效節署將校，自帥其黨，拔刀在手，禁遏軍士剽掠的。梁王使供奉官扈異入魏軍撫諭，許張彥刺史。張彥意欲復三州節度，梁主不許，再遣使命到彥軍前。張彥將詔書裂碎擲地上，手把那戟南向詬罵朝廷，謂賀德倫道：『天子愚暗癡獸，與人穿着鼻，成個甚麼朝廷？』逼脅德倫忒甚，不能制伏，獻書於晉王求救。晉王尙疑魏人變詐，未肯進軍。德倫遣判官司頌賈帶緡錢二十萬爲晉王犒設軍馬，密地向晉王說：『張彥凶狡難制，願晉王大軍到，先除這凶賊。』晉王乃進軍，就永濟縣屯駐。張彥選銀槍效節都軍士五百人自防衛，來謁。晉王上驛樓責張彥道：『您恃凶悖，陵虐主帥，殘暴百姓，咱舉兵至此，本欲撫守百姓，每非是貪求土地。您於我雖是有功，終不可不誅您，以謝魏之百姓。』遂將張彥併其黨七人，就軍前斬訖。餘衆莫不股栗恐懼。晉王召其衆曉諭道：『凶惡之罪，止坐八人；餘各安心，咱無所問。你等當竭力爲我爪牙，共立功名。』衆皆呼萬歲歡拜。明日，晉王使張彥銀槍效

節都軍卒，擐甲執兵，在馬後隨從，衆軍皆安穩無疑。梁王聞晉軍已到，退就楊劉城駐劄。六月，晉王統大軍入魏州城。賀德倫捧印節來獻與晉王。晉王曰：「孤提兵遠來，只爲撫安百姓，非欲廣土地取符節也。」德倫又拜跪道：「今梁寇密邇，人心皇皇，德倫勢孤形弱，何以統服軍旅？恐怕事出不測，怎不有負大王恩德？」晉王乃受印節。德倫帥將吏稱賀。晉王承制，授賀德倫做大同節度使。是時銀槍效節都驕橫，尙未悛改。晉王使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出令道：「軍中有訛言煽惑人心，及強奪百姓一錢的，皆拿赴軍前，梟首市曹。」由是一城肅然無敢犯的。七月，晉軍近夜偃旗息鼓，使軍士各銜枚以進，攻襲澶州。其刺史王彥章正在劉鄩軍中，晉軍盡獲彥章的妻子家小。晉王好生待遇他，遣人招誘王彥章歸晉。彥章怒罵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大丈夫怎肯負人恩德？咱學取漢將王陵，寧復以家人爲意。」遽命斬其使者，示無歸晉心。晉軍盡將其家口二十餘人殺訖。且說那王陵乃漢高祖時沛人，聚黨居南陽，以衆歸漢。楚王捉却王陵的娘東向坐，欲招王陵回心向楚。王陵的娘向使者道：「我聞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爲我語陵，休爲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王彥章也是這般的肚腸，那裏更顧惜家小也？却說晉王往魏縣勞軍，自帥馬軍百餘人，沿河而上，要



覘覘劉鄩軍營。恰天時陰晦下雨，塵霧冥迷，却被劉鄩將五千軍在河曲田地裏藏伏了，四面鼓譟，圍了晉王數重。晉王躍馬大呼，所向軍皆披靡，無一人敢與接戰。有裨將夏魯奇操執短戈，盡力死戰。從當日午時鬪至申時，突破數重圍得出，祇喪失了馬軍一人。晉王喜夏魯奇驍勇，因賜魯奇姓名爲李紹奇，使與陞轉官爵。那時劉鄩伏兵，要陷晉王，又不能成功，尋思道：晉之精兵，盡在魏州。晉陽田地裏，必無軍馬把守。要密地去攻襲晉陽。乃引兵從黃澤一路投西去。晉王疑劉鄩數日不出戰，遣間騎覘探，只見有旗幟沿城往來。晉王道：『劉鄩一步百計。』再使人去覘覘，乃是劉鄩將鴛草縛做人形，手裏執旗，縛在驢上，相連續而行。晉王知得劉鄩這計策，料想他去其軍才及山下，亟遣馬軍追趕。奈天時雨水，潦泥深三二尺許，士卒墜落崖谷死的，十之二三。晉王遣李嗣恩不分明夜，透入晉陽城治兵備禦。劉鄩軍馬遠路，糧食已盡，又聽得晉軍有備，又有追兵，斷趕在後。周德威見說劉鄩統軍西上，自幽州統軍馬一千人來到地名土門。劉鄩整衆軍下山，在宗城屯駐，士馬死的過半。待據守臨清，扼絕晉軍糧道。德威急忙趕至南宮，將劉鄩軍下斥堠的拿來，斷却手臂而縱之去，使與劉鄩言：臨清已被周侍中早據了也。次早，德威攻掠劉鄩營而過，據守臨清。劉鄩遂引軍

向莘縣下寨，掘塹固守。晉王就莘縣西三十里頭下營。一日凡鬪幾合。劉鄩餽運糧食不繼，晉軍不住挑戰。梁主降詔責劉鄩偷安不戰。八月，劉鄩將步騎萬餘人進迫鎮定軍營。晉李存審又將馬軍二千攻之，劉鄩敗走，晉軍俘獲千餘人以歸。天祐十三年，劉鄩帥大軍攻晉魏州，堅守城壁不出戰。晉王留李存審守軍營，自往貝州巡勞軍士，聲言統軍歸晉陽。劉鄩聽得，奏聞梁主，請發兵攻襲魏州。梁主勅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將萬人會魏州。次日，劉鄩悉出軍衆與楊延直合軍。李嗣源出軍索戰。晉王自將大軍從貝州來，李存審引營中軍馬踵其後。劉鄩一見驚駭，便收兵逃遁。晉王追擊於後，到故元城田地裏，向西北上排着一個方陣。李存審就東南上也排着一個方陣。劉鄩向那中央排着一個圓陣，四面受敵。合戰稍久，梁軍大敗，步軍七萬餘人，殺死殆盡。劉鄩突圍走渡河，退保滑州。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奏梁王，請發河西兵攻襲晉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有代北舊將，姓安名金全，自太原來，謁見張承業曰：「晉陽乃國家根本之地，若失晉陽，則大事去矣。僕雖年老尙堪一戰，請以庫甲見授，爲明公擊退梁寇。」承業卽開庫，恣其自取鎧甲金全帥其子弟軍，得數百人，夜出攻梁軍。梁軍大驚，退五十里下營。李嗣源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馬軍五百人策應，早離上黨，晚到晉

陽城下，大聲疾呼曰：『昭義侍中大軍到矣！』遂入城與安金全等分軍出，諸軍擊梁軍。天祐十四年，契丹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號之爲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晉王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事阿保機爲叔父，述律后爲叔母。會晉王弟弟李存矩爲威塞軍防禦使，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干預政事，裨將盧文進與小校宮彥璋士卒等謀殺李存矩，帥其衆奔契丹。盧文進引導契丹軍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軍攻之，阿保機自帥三十萬來救，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城，盧文進誘其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召諸將謀之。李嗣源、李存審、閻寶等勸晉王救幽州。晉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尙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二人，尙何怕契丹哉？』即日命嗣源將兵前進，閻寶與存審統鎮定之軍繼之。那時幽州被圍已三百餘日，城中危困已甚。李嗣源帥馬步軍七萬人會於易州。李存審道：『彼衆我寡，契丹多馬軍，我多步軍，若平原曠野相遇，契丹將萬騎犯吾陣，則步軍潰敗矣。』李嗣源道：『契丹無輜重，我軍必載取糧食自隨；若平原曠野相逢，契丹抄掠我軍糧，則我軍不戰而潰。不若取路從山中潛進，取幽州路而去。設或中路與契丹軍相遇，則據險要以拒之。』定計後，遂將馬軍三千人與從珂軍爲先鋒，到幽州六十里頭下。

寨，進至地名山口。契丹以馬軍萬人拒之於前，將士皆驚愕失色。李嗣源獨將馬軍百餘人先犯陣，出馬，免胄揚鞭，用胡語與契丹打話道：『是汝無故犯我邊塞，晉王使我統百萬之衆，直趨西樓，滅汝種類。』說罷，躍馬奮槌，三入契丹陣，斬訖會長三人。後軍相繼殺進，契丹兵退却，晉軍盡得出。李存審下令使軍人各伐樹木爲鹿角，每一人持一枝，到止宿處，則編以爲寨。契丹馬軍從寨前過，寨內軍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積尸滿路。嗣源等入幽州，繕城修備守之具。晉王出征數歲，凡軍府政事，一切委重於監軍使張承業。晉王或時索錢蒲博，及給賜與伶人，承業每靳惜不與。晉王令兒子繼定爲張承業舞，承業將帶馬贈繼定。晉王指錢積詔曰：『和哥無錢用度，宜與一積錢。』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自承業俸祿。』（纏頭與今人說利市一般）此錢乃大王留以養戰士的，承業不敢亂下破用。晉王怒，頗詬罵承業。承業作色而言曰：『僕老勅使耳，惜此庫錢，欲佐大王成伯業也。大王既不愛惜，可自取之，何必問老僕？只恐怕財盡人散，無所成就耳。』王顧李紹榮令討劍來，承業起，將手挽王之衣曰：『老僕受先王顧託，誓願爲國家聚財練卒，誅這汴賊。若以愛惜庫物，遭大王殺死，僕見先王於地下，面無慚色矣。』曹太夫人聽得這事，急召晉王，晉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

張承業道：『兒子忤觸特進，已行笞箠矣。』——「特進」晉之官名也。明日，與晉王俱到張承業居第謝過，遽承制授張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力辭不受，終身只稱唐朝官稱。盧質好飲酒，爲人輕率驕傲，王頗恨之。承業乘間從容爲晉王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爲大王除之。』晉王曰：『吾方招納賢士，共成功業，七哥何爲出此言？』張承業起身賀曰：『大王苟以此存心，何患不得賢才，何憂不得天下也？』十一月，晉王聽得河水合，大喜曰：『咱用兵數歲，爲一水限斷，不得渡河，今河水自合，正與漢光武滹沱冰堅相似，得非上天贊我與王之機會否？』話說裏說那漢光武南馳，傳說王郎軍兵在後，諸軍皆有恐懼的心。及至滹沱河，有候吏還報：『河水漸流，無缸怎生得渡？』官屬憂恐。光武遣那王霸馳至河探聽，霸恐驚動衆軍，託言冰堅可渡。光武因笑道：『候吏果是謊說。』及到河次，河水果合，光武諸軍乃得渡河。有數騎過未了，而冰解。王霸謝道：『明公至德，獲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瑞，何以加此？』光武謂官屬言：『王霸權變以濟事，亦天瑞也。』晉王聞冰堅，乃引此事自比。於是統大軍急趨魏州。梁軍有甲士三千人屯駐楊劉城，泆城十數里，柵寨相連。晉王攻拔楊劉城，梁主方議行南郊禮，聽得楊劉失守，軍中訛言，傳說晉軍已入大梁，梁

王驚駭，罷却郊祀，奔歸大梁。天祐十五年正月，梁宰相敬翔謂梁王曰：『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躬親矢石；近日攻打楊劉城，自負束薪爲士卒帥，所向無與抵敵。陛下宴安自如，疆土日蹙，臣有以知陛下非亞子之敵也。』梁主反以敬翔爲怨望，不聽其諫。梁遣謝彥軍攻取楊劉，彥軍但決河水以限阻晉軍。晉王謂德威曰：『梁軍初無戰鬪之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耳。當涉水攻之。』晉王身自負柴薪填塞河水，諸軍裹甲橫槍而進，鬪經數合，梁軍敗走，殺死溺水，河水爲之盡赤。八月，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統幽州馬步軍三萬，李存審、李嗣源、王處直各將馬軍二萬，奚契丹、吐谷渾等并河東、魏博之兵，大會於魏州，在地名麻家渡下寨。晉王欲自將馬軍萬人直趨大梁，周德威諫曰：『梁軍尙全，輕行挑戰，未見其利，王宜按兵不動；德威自以騎兵援之，使不得休息，乘其疲弊，可一舉而滅之也。』王曰：『公何怯哉？』卽以親軍先出戰，周德威不得已從之。梁將賀瓌排陣橫亘數十里，晉王帥銀槍都攻其陣，衝擊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敗走入濮陽，周德威追擊，爲梁軍殺死。晉王登蒿丘，收拾潰軍，城中有山，賀瓌欲據之，晉王詔諸將曰：『今日奪得此山者勝。』乃帥馬軍先登，李從珂、王建及將步軍繼之，遂奪得土山，諸軍皆欲休兵歸寨，明日復戰，惟閻

寶、李嗣源等曰：『宜乘梁軍日晚引退，進兵攻之。』王建及披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嗣昭、建及帥馬軍大呼陷陣，諸軍繼至，梁軍大敗，殺虜三萬餘人。梁敗軍走至大梁，且曰：『晉軍至矣！』梁主驅市人登城，欲奔洛陽。天祐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得唐傳國寶，詣行臺來獻。那寶是黃巢當日敗破長安時分，魏州一僧名傳真者得之，以爲常玉，將欲出市貨賣，有識寶者曰：『此唐朝傳國寶也。』當時藩鎮及諸將佐，勸晉王卽真稱帝，令有司置玉造法物，緣此得傳國寶。諸將奉賜稱賀勸進。蜀主吳王屢寫書勸晉王稱帝，王以書出示將佐曰：『晉王太師亦嘗勸先王自帝一方，先王謂余言：「昔天子幸石門時，吾發兵誅朱溫，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何難之有？但吾家世忠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他日當念復唐社稷，勿效朱溫所爲。」先王此言猶在耳，勸進之說，不敢聞命。』張承業聽得此事，上書諫晉王。

書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唐宗社耳。今河北之干戈甫定，朱溫之凶燄猶存，大王遽卽大位，殊非當來弔伐之本意，天下誰不解體乎？臣願王先滅朱溫，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之後嗣，立而君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

為一家。大王有不世之功，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受先王恩德，深欲為

大王立萬世之基耳。

晉王答曰：『不是孤有此意，奈為羣下迫逐何？』承業因仰天大哭，謂王曰：『諸將血戰，本為唐朝；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是朱溫未滅，而又如天下後世何？老奴請自此辭大王去。』即日歸太原，邑邑成疾，不食而卒。後人有一詩詠史，道是：

晉王立志本忠純，

誓死羞為失節人。

不共戴天滅梁寇，

深期洗日作唐臣。

祇緣諸將勤拳勸，

翻誤老奴規諫諄。

大寶來歸天所命，

况於獻璽有傳真。



# 新編五代唐史平話卷下

詩曰：

稱尊享御護君臨，

辜負當年告廟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

祇緣批頰縱恣淫。

話說李存勗襲位爲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踰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真定，并山東，囊括漁陽，包舉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爲，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却信傅真之佞說，遲遲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於大位的。可惜着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無君人之度。故門高之弑，樂器之焚，亦是自取其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得魏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諸將一力價勸進。是時張承業未死，晉王心猶憚之。六月，藩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當有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蘇循來到魏州，望見晉王府使下拜，人或怪之。循道：「吾拜殿也。」見

晉王呼萬歲，三舞蹈，垂泣稱臣。晉王曰：『吾與爾比肩事主，怎用稱臣？』蘇循曰：『大王功隆德盛，天相人歸，自宜卽真登極，以慰天下之望，何用謙虛自牧以藩方自處乎？』王遜謝之。次日，蘇循又獻大筆三十枚，道做畫日筆。王得之大喜，卽日命蘇循做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見其諂佞，深疾惡之。八月，張文禮作亂，遣間使往契丹求援；又遣使告梁主請兵。文禮妬忌趙舊將，多有無罪遭其誅殺的。趙將符習統軍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於晉王曰：『符習有異志，不可信，願大王更用他將代却符習。』符習乃見晉王，泣涕願留麾下，當效驅馳。晉王謂符習曰：『晉與趙王同立盟誓，攻討逆溫，義同骨肉，不擬一旦變生意料之外，禍起肘腋之間，吾痛念之。您苟不忘舊主之恩，能爲之復仇否？若有意，我當發兵運糧，助汝調遣。』符習共部下將三十餘人，聞得晉王的說，以義激發，將足頓地慟哭曰：『大王果垂念故主輔佐之勤，許以復冤，我等豈敢愛身？不敢煩霸府兵馬，願將所部軍搏取凶豎，以爲王氏雪恥復仇，雖死亦不悔恨。』卽日授符習爲成德留後，命史敬瑭、閻寶等將軍馬助符習討張文禮。時張文禮腹患疽，驚懼而卒。文禮的兒子張處瑾接戰，敬瑭戰敗，中流矢而死。十月，晉王聽得史敬瑭中矢死後，鎮州未下，待要分軍去攻取鎮州，有戴思禮知得此意，悉引

衆軍乘其虛，攻襲那德勝北城。晉王軍下一日捉得梁軍的奸細，具知戴思禮有襲德勝城意思，急命李嗣源在那地名戚城藏伏了兵馬；李存審統軍在德勝屯駐，先引帶幾個馬軍，誘思禮軍出戰，戰未數合，存審佯敗走，梁軍不知其計，盡數出陣追殺。是時，晉王自率馬軍三千人，皆披帶鐵甲，和伏兵四面掩殺，梁軍大敗，喪失軍馬二萬餘人。十一月，晉王分付着李存審、李嗣源據德勝固守；自統軍馬攻打鎮州，經十餘日不勝。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趨定州求救。晉軍追趕，拿將韓正時殺了。天祐一十九年，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聽得我在南兵少，若不攻德勝，則必襲取魏州，不若咱兩軍分備兩處。』李嗣源分軍屯澶州。戴思遠與將佐謀曰：『晉軍專守德勝，魏州必无措置，咱悉引軍襲取魏州，出其不備，可以成功。』才向魏州路，則知李嗣源亦先引兵拒守，數遣輕騎出馬挑戰。思遠探知李嗣源有備，乃西趨成安，大掠而去；徑攻德勝北城，掘開重塹，築起重城，斷晉軍出入之衝，晝夜攻打甚急。存審一力拒守；晉王知思遠攻德勝，從幽州統率軍馬馳赴魏州，不五日間已到魏州城下。思遠聞晉王大軍已來，燒營逃去。晉閻寶引兵到鎮州城下，築鑿城壘，周匝將鎮州團團圍了，決引滹沱河水環繞城外，絕鎮州糧道。城中食盡，遣步卒五百餘人待突圍求食。閻寶聽其

出城，待設伏兵取之。其軍却攻晉長圍，俄而數千相繼續來攻，遂壞却晉軍長圍，縱火燒營，晉軍大譟而敗，退保趙州。晉王授李嗣昭爲招討使，替閻寶職事。會張處瑾遣步軍一千餘人迎接糧運，投九門田地裏去。李嗣昭就彼處埋伏軍馬，截其歸路，擊之，殺虜殆盡。鎮州軍放箭，射中李嗣昭腦，嗣昭拔却箭，還放一箭，其人中矢卽死。是夕，嗣昭中矢瘡痛劇，亦卒。八月，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初以俳優之伎，爲晉王愛幸，晉王授存儒爲刺史——專務掎斂，至於防城軍卒，皆計月納課錢，卽縱之歸。梁段凝、張朗，密地統軍，乘夜襲之。次日，登城，將存儒執了，遂拔衛州。九月，張處瑾謂其弟處球曰：「李存進孤軍無備，不如襲而取之。」張處球率所部軍七千人，收旗息鼓，到東垣渡下營，逼近李存進軍營。李存進倉皇狼狽，引敢死士十餘人鬪于橋上，鎮軍退却。晉遣馬軍截其歸路，夾攻之，鎮軍俘斬殆盡。存進爲梁軍流矢所中而死。晉王授李存審爲招討使，鎮州食竭，張處瑾遣使詣晉王投降，晉王未許。會李存審攻城，有中將李再豐縋城詣晉軍，開門迎降。李再豐自捉了張處瑾的兄弟，併其黨高濛，囚置檻車，送赴晉王行臺獻俘。趙人請殺處瑾等，再食其肉。將張文禮赴市曹吊了。苻習令部下求王鎔遺骸，偶於故侍者家得之。晉王致祭而葬之。授苻習爲成德

節度使習辭曰：『故主无後嗣而未葬，習當斬衰成服，慟哭而葬之。俟葬畢，却拜命未晚。』葬訖，詣行臺。晉王使爲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親詣承業居第，爲之行服，如喪子姪之禮。晉王聽得訃音，數日爲之不食。天祐二十年二月，晉王欲立行臺丞相，就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充選，欲用河東判官盧質。質固辭，讓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即日拜爲行臺左右丞相，以盧質爲禮部尙書。三月，晉安義留後李繼韜遣使詣大梁請降，梁王以繼韜爲節度使。是時，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主踰一十餘年，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喪亡，柩尙未葬，郎君違背君親，忍恥事讎，我雖死不能從也。』遂據澤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募敢死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焉。四月，晉王存勗就魏州牙城之南隅，築一高臺，擇日登壇祭告皇天后土，卽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爲同光元年。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改魏州做興唐府，稱東京；以太原府稱西京；改鎮州做真定府，稱北都。是時，唐之所得者，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閏月，立唐宗廟於晉陽，追尊曾祖執宜爲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爲獻祖，文皇帝，考晉王爲太祖，武皇帝；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宗以下爲七室。却說契丹屢進兵入寇，幽、衛二州皆爲梁

所取，潞州又復內叛。唐主患梁未可攻，一日，有鄆州將盧順密來奔，爲唐主言曰：『鄆州軍不滿千人，固可襲而取也。』唐主密召李嗣源與之謀，議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平，令鄆州軍弱，固可一鼓而下之。若得鄆州，則心腹內潰，而東平可得也。』嗣源因胡柳陂之敗，常以爲恥，欲立奇功以補前過，對唐主曰：『今用兵年深，生民疲困，苟不出奇決勝，如何得成大功臣願獨當此役，陛下不必爲憂。』李嗣源統精兵五千趨鄆州，大軍已到城下，日色向晚，會天時陰雨，道路昏黑，將士皆欲解甲稍歇，高行周謂嗣源曰：『此天贊我決勝之機也，彼必無備。』乘夜渡河，鄆人皆不知覺。李從珂以身率先登城，將守城卒殺訖，開着城門，使唐軍入城。嗣源下令禁約軍士，無得焚燒宮室，劫掠財物，恩撫士民。捷書至，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策，吾事濟矣。』卽署李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懼，遣使詰責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主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唐主聞之，自統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臨行陛辭，唐主戒之曰：『王鐵槍勇略無雙，宜謹備之，不可忽也。』王彥章統諸將急攻南城，守殷敗走，彥章乘勝連拔諸寨，聲勢復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趨楊劉，與鎮使李閔固守。與王彥章數日百餘戰，比到楊劉，士卒之亡者過半。彥章以步軍十萬人攻楊

劉城，李周盡力拒守，每與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軍心，効死勿去。彥章兵雖衆，竟不能取，退駐城南下寨。唐主親帥大軍救援，每日行六十里，兼馳騁畋獵，自以爲李周在內能守，不以爲憂。六月，唐軍已到楊劉，梁軍深溝固壘，不可得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曰：『楊劉之圍已合，奈何？』崇韜對曰：『臣愚以爲彥章乃勍敵，當以計謀取之，不可與之角力也。臣願陛下就博州東岸築建城壘，固保河津，既得與東平聲勢聯屬，又可以分賊兵勢。只有一說，彥章亦智略之士，恐其侵迫我軍，則城不得成就，願募敢死勇鬪之士，每日與彥章排戰以牽制之，使之旬日不得東下，則我城可成。』七月，彥章軍急攻楊劉，李紹榮用火柁焚梁之連艦，彥章退保楊村。唐軍追擊之，梁軍死沒凡二萬餘人。楊劉之圍已解。趙張、段凝恐彥章成功，百端沮撓，由是徵歸大梁。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取鄆州。唐主聽得梁軍將至，自引兵就朝城田地裏屯駐。恰梁將康延孝來奔，唐主親賜宴，從容訪問梁主事勢。延孝對曰：『梁朝土地不爲狹，兵旅不爲寡，然主見昏懦，不能專任將帥，以責其成功。近聞將以十月數道起軍，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臣切觀梁兵聚則不爲少，分則不爲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自帥馬軍五千人，自鄆州直抵大梁，擒梁』

之僞主，則不出旬月之間，天下定於一矣。」唐主聞之大悅，解錦袍一領，玉帶一條，銀合茶藥賜之。授康延孝爲招討指揮使。十月，梁主欲發數道軍馬，大舉入寇，唐主深以爲憂。一日召諸將計議。李紹宏等曰：「鄆州難舉，乞割易衛黎陽之地，與梁結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曰：「若行這舉，真是養虎遺患，非謀之善也。假之以歲月，則彼盛我衰，吾且無葬地矣。」諸將退，獨召郭崇韜問計。崇韜對曰：「陛下問臣，臣不敢隱嘿，謹條其事以奏。」

疏云：「陛下焦心勞思，不解甲，不櫛沐者，十五餘年，初意在於除兇雪恥，今位號甫正，殫數年之力，始得鄆州尺寸之土，不能固守而棄之，臣恐將來糧食已盡，將士離心，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近詢康延孝，頗知河南事體，度已量敵，日夜思之，念此至熟矣。私切自謂成敗之機，在於今歲，梁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險不復爲備。凝將畧非長，忱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軍，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將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駟入汴，僞主進退失據，束手就降，則諸鎮望風而自潰矣。」

唐主覽奏，喜動天顏，批答云：



「覽卿所奏，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卿有事宜，不拘早晚，聽叩宮門進入。」

是時，王彥章將兵來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索戰，王彥章出陣打話道：「咱是梁將王彥章，今統大軍要取鄆州而後朝食，陣前將軍有通身是膽的，請出問話。」李從珂綽馬而出，答道：「咱是大唐皇帝的皇親，國家利害，死生以之，願借城下與將軍一決勝負，將軍莫待走休。」話訖，二將馬交，如二龍奪寶波心，似兩虎爭餐岩畔，鬪經幾合，彥章部下一員將劉全被從珂一箭射死，彥章軍敗，俘斬近萬餘人，彥章退守中都。李從珂奏捷來至，唐主喜曰：「鄆州已得凱捷，足張吾軍矣。城之銳鋒少挫，我之軍聲復震。」於是大舉伐梁。臨行，遣劉夫人并皇子名繼宥，及將士之家屬，悉歸與唐。與家人訣別，謂：「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口於魏室而焚之。」劉夫人謂唐主曰：「事機之來，急如弩箭，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日之事，祇合進攻，不宜退守。陛下決意征討，毋以老妾爲憂。若事之濟，庶可畢先皇未遂之志，吾死且瞑目矣。」唐主卽日進軍渡河，晝夜倍道，水陸俱進。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軍，一戰，彥章中流矢敗走，李紹奇躍馬追趕，彥章曰：「吾出入鞍馬，二槍自隨，

鐵槍之名著矣。前後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敗於此，是天亡我，豈戰之罪哉？」彥章創痛馬跌，爲李紹奇活捉，并其將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六千級，器械輜重不計其數。將王彥章、張漢傑等押赴唐主軍前，獻俘奏捷。唐主呼王彥章問曰：「您平常間詆毀我做『李亞子鬪雞小兒，初何足言。』今日爲小兒拿來，您怎生作活計麼道還着服咱小兒麼？」彥章對曰：「彥章力非不足，謀非不深，奈天命已去，人亦無如之何也。」唐主親釋彥章之縛，賜藥使敷其創，惜彥章之勇，不忍殺之，遣人詔誘，欲使爲己之用。彥章曰：「咱本鄆州一匹夫，蒙大梁恩遇，位至上將，與皇帝陛下駟馳於魏、博、楊、劉之間，血戰十五年，勢窮力屈，拿赴軍前，分甘一死。縱陛下可憐見小人武勇，欲全而生我，咱有何面目可以見天下之人？大夫夫斫頭便斫頭，怎敢畏死？若使咱朝爲梁將，暮爲唐臣，小人之所不爲也。」唐主料彥章不屈，復使李嗣源自往諭之。嗣源曰：「您不見媿鄭公事乎？媿證事太子建成，一日，秦王建成，立爲天子，媿證事秦王，致正觀太平之治。秦王廟號太宗，至今配食太宗廟庭。您若回心事唐，君臣義同一家。况舍逆從順，將軍非失計也。將軍熟思之。」彥章曰：「汝非邈、佶、烈乎？敗軍之

將，怎可收用？願汝一言，早賜處分。使咱得與顏杲卿、張巡輩遊於地下足矣。又復何言？」嗣源度彥章終不爲用，告唐主曰：「彥章烈士，死非所恐也。」於是諸將皆呼萬歲，舉觴爲唐主壽。唐主舉賜酒命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贊決之力也。向聽李紹宏等謀，咱之大事去矣。」又顧諸將謂之曰：「向吾所憂者惟彥章一人，今已就擒，此天授我以滅梁之機會也。然段凝尙在河上，計將安出？」諸將皆曰：「東方諸鎮精兵，皆在段凝麾下，所在皆空城耳。今天戈所指，何向不克。倘先廣地，東薄於海，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曰：「此非善謀；臣愚區區以爲莫若急取大梁。大梁旣平，則諸鎮可傳檄而定矣。」李嗣源大呼曰：「延孝之謀忠矣！大凡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之知也。設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尙須三日。便使知我軍所向，便遣救兵，若取直路，則有阻河之險，須從白馬南渡，則舟楫亦難猝辦。此處去大梁最近，長駟而前，兩日可到。若使段凝得知大梁之急，便發援兵，兵未到而梁主已在吾窵中矣。臣請以馬軍三千爲先鋒，陛下親帥大軍殿後徐進。」唐主聽得此言，撫髀而歎曰：「朕之計決矣！」卽日嗣源陞辭先行。明日，唐主離中都臨行，將王彥章押付法場斬了。唐主爲之流涕。不兩日，唐之大軍已到曹州，梁諸郡守將望風迎降。梁主友貞聞道

王彥章已死，唐軍又到，倉皇駭愕，聚族相對而哭；諸將相束手無策。梁王登建國樓，或請幸段凝軍，收兵拒唐。皇甫麟曰：『段凝非將帥材，彼聞王彥章已就禽，則破膽矣。安保其能爲陛下盡節乎？』梁主復召宰相謀議，鄭珏欲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緩唐師。梁主泣曰：『事至今日，怎敢愛寶？但恐您此行未必了得事也。』珏良久思之曰：『咱未敢自謂了得了，與不了，一付之天可也。』左右皆笑其疎愚。梁主置傳國寶於臥榻上，忽爲左右竊去，以迎唐主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王曰：『與卿俱死可也。』麟不得已弑梁王，卻引刀自殺。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迎降。是日唐主大軍接踵而至。嗣源聞唐王駕至城下，開門躍馬出迎，見唐主急下馬山呼稱賀。唐主喜甚，將手攬住嗣源衣袂，以頭撞其懷中曰：『咱得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汝共之。』段凝統軍入援，使杜晏球爲先鋒，行至封丘田地，聞梁主已亡，遇李從珂軍，晏球先納款降附。段凝繼至，以所部軍五萬詣李從珂軍前歸降。唐主慰勞之，賜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賜晏球姓名曰李紹虔。段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了無慚色。梁之舊臣憤之，皆欲磔其面皮，抉其心以食之。卽日毀壞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詔漆朱友貞首級，函之藏於太社。唐加李嗣

源爲中書令。楚王殷遣其子希範入見，將行營都統印微納，上本道將吏藉。唐主遣使告吳王以滅梁之捷。徐溫怨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如之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驕氣盈，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徐溫曰：『未到數年之間，彼若萌不肖之心向我，又將奈何？』可求曰：『但當卑辭下禮，保境安民，以待其變耳。』唐使初稱詔諭，吳主不拜。使者奏聞唐主，易詔爲書，只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之體。十一月，梁李紹欽納貨賂於伶人景進，結託掖庭，授李紹欽爲秦甯節度使。蓋唐主幼善音律，好伶優之戲；或時自傅粉墨，與伶人共舞於庭，以娛悅劉太后。唐主優名爲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趨前遽批唐主頰。唐主變色而怒曰：『你無君臣之禮邪？』新磨徐徐答之曰：『理天下只有一人，連呼李天下，李天下，尙呼誰邪？』唐主悅，厚賜之。嘗在中牟縣放獵，馬蹂踐民田禾稼，中牟令伏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踐民田禾稼，將使百姓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令左右推轉了來。新磨追還，擒赴馬前，告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天子好田獵否？奈何縱民耕稼，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固合行刑。』唐主聞之有愧色，因笑而釋之。唐朱友謙與溫韜入朝，唐主賜宴，仍賜朱友緝姓名。

日李繼芬，賜康延孝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謂唐主曰：『溫韜發唐山陵殆盡，其罪與朱溫同科，怎可復居方鎮？豈不爲天下義士之笑？』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矣。』竟遣就鎮。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也。御史臺奏請復行唐舊律令。同光二年正月，岐王李茂貞遣其子繼曠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先朝耆舊，特加優禮，賜詔不稱其名。唐自天祐以來，憤宦豎用事干政，多用士人代爲內諸司使。至是復勅內官千餘人，詣闕使爲內諸司使；後置諸道監軍。自此宦者干政，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矣。唐主遣李存渥、李繼宥，往晉陽迎太后太妃。太妃曰：『陵廟多在晉陽，若俱去，則歲時甚人主奉祀事。』遂留晉陽。惟太后入洛陽。唐主議行祀南郊。是時孔謙好聚斂以媚人主，凡赦文所蠲免者，謙復徵求無已。自是雖有詔令，皆不取信，百姓爲之怨怒。那時郭崇韜兼將相之權，豆腐革間之曰：『汾陽王郭子儀本太原人，公世家居鴈門，豈其派裔否？』崇韜曰：『嘗見先人說上距汾陽王十四世爾。』革曰：『如此則郭子儀乃公之從祖也。』崇韜緣此認郭子儀爲宗譜，每以膏梁子弟自處，好品藻人門地高卑，故嬖倖之徒，多怨嫉之。崇韜與親信人謀曰：『吾備位宰相，令嬖寵之徒，勳

舊之族，往往憎怨，咱居其上。吾欲還本鎮，回避他如何？」左右曰：「您豈不見蛟龍失水，反爲螻蟻所食？不可出外。公但請主上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人宦官之譏，不能入矣。」崇韜曰：「此謀是也。」即日帥百官共奏，請立皇后。表文云：

「臣崇韜伏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是故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表正宮中，所以化美風俗。臣仰惟皇帝陛下，自居尊履位以來，未正中宮位號。切見夫人劉氏，懿柔淑恭，舊有令聞，弼亮帝德，綽有壺儀。乞早崇位號，以副四海之望。臣昧死謹言，伏取進止。」同光二年正月日，臣郭崇韜表上。」

唐主覽奏，即日命翰林院草冊文，下太常寺討論立后典故，簡冊劉夫人爲皇后。冊文曰：

「維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帝踐祚以來，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劉氏，徽柔溫淑，綽有令儀。越朕初載，來嬪藩邸，資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君臨萬方，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省事上柱國汾陽郡開

國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崇韜，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有無疆之福，猗歟休哉！

唐主旣命崇韜冊劉氏爲皇后，劉皇后詣殿下謝恩已罷，歸宮厚有餽送。郭崇韜却說那劉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醫卜爲業，幼年被擄入宮，得幸從唐主。在媿時，父聞其貴，詣媿州上謁，后深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爲亂兵所殺，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外。后性狡悍淫妬，專務蓄財，如薪蔬果菜之屬，皆販賣以求利。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宮。皇后無所用，惟以寫佛經布施尼僧而已。三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各進獻暖殿物、珍珠寶貨，各以萬計。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貴，後屢檄州縣督之。唐主往年胡柳之役，伶人姓周名匝爲梁所獲，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時，匝來謁見，因泣言：「臣之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二人保全之力也，願陛下得二州刺史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人，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加於戰陣之士，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忠義之士扼腕，緩急無以爲用。」唐主乃止。踰年，伶人周匝再以爲請，上乃語崇韜曰：「朕已許周匝矣，公之言雖正，然當爲我



屈意行之。』五月，乃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七月，駕幸雷山，祭賽天神。十二月，唐主及劉皇后，往幸河南尹張全義居第。全義大陳貢獻之物，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皇懼固辭，后強之，然後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令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張全義。鳳乃奏曰：『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母，稱人臣爲父者，不敢奉詔。』唐主加其直，乃以銀胡瓶一個，絹一百疋，賞之。司天臺奏：『孛熒惑當主火災。』羣臣奏請修德以消弭災異。上曰：『火之爲災，但令城門多置水，以灑之可也。』同光三年正月，義成節度使王都將入朝，唐主欲關毬場以待之，留守張憲謂場有卽位壇不可毀，請更就宮西闢場，用工數日未畢，上竟命毀卽位壇。憲又奏曰：『此壇主上受命之所，若之何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張憲退，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莫不祥於此矣。』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初，五臺山有妖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以四月大旱，遣使迎誠惠至洛陽，上帥后妃百官皆拜之。——惟郭崇韜不拜。——誠惠安坐不起，使祈雨，數旬不應。郭崇韜曰：『誠惠狂惑官家祈雨，……春秋之世，焚巫尪以

祈雨。今誠惠亦可代巫尪，焚之即雨。」誠惠聽得這話，密地逃去。主上亦不以爲罪。至六月，連雨七十五日，百川皆滿溢，田疇無青草。那時，唐主苦溽暑，宦官因說：「長安全盛時，宮中有數百樓，今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命王允中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常謂孔謙言用度不足，爲之蹙眉。恐陛下雖欲營繕，彼必有言說。」上曰：「朕自用內府錢，又何害於事？」乃遣中使語崇韜曰：「今歲盛暑非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暑不可度，爲之奈何？」崇韜謂中使道：「您歸奏主上，謂昔在河上時，勅敵未滅，仇恥未報，雖有盛暑，亦不顧也。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珍臺閣，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河上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畢命王允中營治消暑樓，所費巨萬，日役萬人。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土木之役，以俟豐年。」唐主不聽。越兩旬而樓成，百姓愁歎。同光四年，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宰相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繕軍食，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咱每既得天命，則人怨其如我何？」宰相於便殿論之，后就屏風後屬耳，聽其言，須臾出粧具并二銀盆，幼皇子三人，出示宰相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宰相鬻之以贍軍。」

大臣皆惶懼而退。却說李嗣源爲亂軍所迫，李紹榮在衛州奏言嗣源已叛，嗣源遣使上表自訟其冤，皆爲紹榮遏絕不得達。石敬瑭說嗣源曰：『大梁者，天下之要會，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唐主發洛陽，止於地名汜水，聽得嗣源兵在黎陽，遣其子繼璟召之，中道爲李紹榮所殺。嗣源至滑州，唐主遣使輸款與嗣源，約曰：『先入者得之。』石敬瑭以勒兵入封丘，據其城，遣人趣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聽得嗣源已入大梁，是日，唐主卽命旋師，扈從二萬五千人，潰散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謂之曰：『適報媿王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與您每。』衛士曰：『陛下賜亦遲，不濟得事。』唐主又索袍帶賜從官，有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衛士抽刀逐之曰：『使吾君失社稷，皆因此輩。』容哥走謂同黨：『……吝財至此，今乃歸罪於咱輩，事若不測，將磔吾黨萬，不能待也。』赴河而死。四月初一日，唐主復如汜水，備辦行裝，將趨發，爲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聽得軍變，急引兵憩茂林下，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遁，獨散騎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拒敵，唐主俄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廊下，拔箭渴漉而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尸而焚之，劉后將金寶收納囊中，繫馬鞍，與申王存渥、李紹榮等焚嘉慶殿。

出走那時，李嗣源至罌子谷，聞唐主死，乃慟哭入洛陽，居於私第。下令禁諸軍焚掠，就灰燼中收拾莊宗骨殖而殯葬之。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諭諸將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待入朝自訴，又被李紹榮攔當，致主上及禍。諸君見推，非我意也，願勿復言。」百官凡請李嗣源監國，牋凡三上，嗣源乃入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劉后奔晉陽，與存渥私通，存渥爲軍殺死。劉后往晉陽爲尼，嗣源使人一就殺之。又執李紹榮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下教切責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尅軍氏之罪，斬之。因罷諸道監軍使。有司勸進議卽位禮。李紹真、孔循請改國號。嗣源曰：「吾年才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先帝垂五十年，經營攻戰，未嘗不與同甘共苦。武皇之基業，吾之基業也；先皇之天下，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嗣源乃服斬衰，於柩前卽皇帝位，百官縞素。至於受冊時分，始御堯冕，百官且吉服，山呼萬歲稱賀。大赦天下，簡汰後宮，量留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詔中外毋得獻鷹奇玩。凡諸司使務，有名無實，廢之。仍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之稅，却諸侯之貢。初政清明，有可稱者。唐主自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開讀；重誨亦不甚曉悉，奏置翰林端明殿學士，選文學之士馮道、趙鳳二人充選。天成三年

正月，唐主更名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三月，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十月，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十二月，有相者周玄豹在晉陽見唐主，因言唐主貴不可言。及卽大位，唐主欲召玄豹赴闕，趙鳳曰：「玄豹之言已驗，陛下無所詢問。今若召之來到京師，則輕躁狂妄之徒，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唐主從其言，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一二百兩，緡二百疋以賞之。天成三年二月，皇子從璨性剛躁，是時安重誨招權納寵，從璨不爲之屈。上東巡，與客宴於會節園內，酒酣戲登御榻，謂客曰：「吾若得坐此榻，卿毋憂不富貴。」重誨以無君奏坐之，唐主賜從璨死。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蹇，傲狠不事政治。唐主遣左右往北都諷導從榮，其人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賢，有老成之風。相公年齒居長，直自勉勵，不可使聲名在河南之下。」從榮退與楊思權謀曰：「大家左右有此等言語，我將廢乎？」思權因與從榮言：「相公宜募部曲勇士，繕治甲兵，爲自固之計。」其人密知其說，告馮賦。賦密奏於上。及朝廷召馮賦入爲宣徽使，謂大臣曰：「從榮剛褊而狂輕，宜選重德之士以輔之。」唐主曰：「朕當與大臣議之。」史館修撰張昭遠進諫，其疏曰：

「臣切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好俳優，入則飾姬妾之奉，出則誇僕馬之多，習尚如此，何由而成其賢德？臣愚切謂諸皇子宜精選有德之士，以爲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使之聞正言，行正行，講明經史，以知義理之所歸；親近儒生，以知安危之所伏。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於春宮，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原也。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肆詆議；至於恩澤賜予之際，昏姻省侍之間，嫡庶長幼之分，宜示以等威，絕其僥冀之心，則養成德器於少成之時，習慣自然，將無所往而非正矣。謹具疏聞，惟陛下采擇。」

唐主覽疏，稱歎其忠，然卒不能用也。是年歲大熟，唐主與馮道從容論治，因言今年禾穀屢登，四方無事，道因言：「臣昔在先皇幕府，差咱奉使中山，行歷井陘之險阻，臣恐馬跌，執轡甚謹慎，小心所以無顛仆的患；及至道途坦平處，此心夷然不以爲懼，放轡縱逸，馬蹶，顛隕反不能免。此無他，患生於所忽也。凡爲天下者何以異此？昔馮異告漢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臣亦願陛下無忘在大梁時，則天下生靈受安靖和平之福廕，宗社幸甚。」唐主稱善再三。且說話說裏怎生說馮異的事：光武收王郎時分，士馬飢乏，主簿馮異在蕪蕪亭進豆粥；及至滹沱

河，又進麥飯及光武中興，登極後，遣中使賈珍寶衣服錢帛賜與馮異，道與中使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至今未報謝。」異頓首謝道：「咱聞齊管仲對威公道：『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所以齊國賴之以伯。」馮道舉這故事告着唐主，望唐主居安慮危也。一日，明宗問馮道曰：「今歲穀豐登，百姓還贍足否？」道答云：「農家乃四民中之最可憐者，歲荒則死於流離，年登則傷於穀賤。臣記得進士聶夷中嘗有一詩傷田家，說得最好。」明宗曰：「試舉似其詩如何？」道誦曰：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下瘡，

剜却心頭肉。

明宗深有味乎其言，令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明宗爲見世亂無主，於宮中每夜焚香，告天密禱曰：「臣本胡人，不能做中國主，致令甲兵未息，生靈愁苦，願得上天早生聖人，爲中國萬民之主！」是年趙太祖生於汴梁夾馬營中。長興元年，安重誨矯詔使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用計逐皇子節度使李從珂。蓋是明宗在真定路時分，李從珂共安重誨飲宴，因酒酣後，從珂歐重誨，及到酒醒後，謝罪悔過，重誨終是內懷不平。至從珂爲河中節度使了，重誨屢在明宗前讒譖，欲陰害之。明宗不

聽其讒，故爲矯詔之事，以激從珂反叛。楊彥溫受安重誨之令，伺候從珂出城閱馬軍教習，彥溫勒兵閉門，拒從珂使不得入。從珂使人詰問，彥溫對曰：「咱非敢負恩，受樞密宣，請公入朝。」從珂遣使告急於明宗。明宗問重誨，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宜誅之。」明宗欲誘彥溫親問這事，重誨因請伐從珂，乃命索自通部兵攻從珂。明宗謂自通曰：「必生致彥溫解來，吾欲面詰其事。」從珂倍道兼行入朝，自訟其冤。明宗責使歸第。自通至河中，竟斬彥溫，使從珂受讒無以自明。明宗召安重誨責之曰：「吾兒爲姦黨傾陷，未明曲直，公遂不欲置之人間，何也？朕昔爲小校時，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咱爲天子，顧不能庇吾兒邪？卿要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可也，毋得復言。」明宗乃立皇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曾有一詩詠道：

忍教骨肉自相屠，

重誨讒邪總詆誣；

不是明宗全父道，

恐爲矯詔殺扶蘇。

話說裏說這扶蘇的事，如秦始皇巡幸驪山，至沙丘而崩，李斯爲丞相，祕不發喪，與趙高謀矯詔賜



太子扶蘇死，立胡亥，卒亡秦家天下。設使唐明宗不能察見安重誨之讒，則父子自相屠戮矣。明宗由是漸疎安重誨。因那石敬瑭攻蜀未下，明宗欲自行督戰，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長興二年，召安重誨還，授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明宗旣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不得復見老爺矣。」授從珂爲左衛大將軍。且說明宗的妃王氏，餅家子也，有姿色，號爲「花見羞」。少年賣在梁故將劉鄩家爲侍兒，明宗納之後宮。明宗議立皇后，曹氏當立。曹氏謂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代我爲后。」淑妃曰：「后，帝之匹偶，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五月，安重誨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皇城使翟光鄰素惡安重誨，明宗遣詣河中察之，因語光鄰曰：「重誨素有異志，則殺之。」光鄰至河中，李從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從瑋乃拜於庭下，重誨驚愕下階答拜，從瑋奮槌擊殺重誨，及其妻張氏。六月，詔天下均民田稅。九月，勅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思慮至此，可謂仁及禽獸。」明宗曰：「朕昔從武皇畋獵時，秋稼方熟，忽有獸走入田中，遣馬騎取之。比及得獸，則禾稼無成。以此思之，獵之有損無益，乃如此，故不欲復游獵以妨民田耳。」長興三年二月初，令國子監刻九經。

板印賣。且說初秦王從榮爲人輕雋，兩目作鷹視，喜爲詩，好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明宗問從榮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必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之於人，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此心每喜聞之，如浮薄之詩，不足學也。」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室永寧公主，與秦王從榮異母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每忌從厚聲名出於其上，敬瑭不願與從榮共事，每欲求外鎮回避。那從榮會契丹入寇，明宗命擇河東帥，范延光、范延壽皆以石敬瑭爲薦。明宗乃授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敬瑭軍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托以心腹之任。故軍府事，悉委劉知遠；帑藏事，悉委周瓌。長興四年三月，立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太僕少卿致仕何澤上表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明宗覽表泣下，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太原舊第，以終吾生耳。」詔宰相樞密等議之。從榮見上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邪？」延光等白明宗，授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明宗疾作，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俛首不能

舉從榮才出宮，聽得宮中哭聲，明日稱疾不入侍，遣都押牙馬處鈞與朱弘昭、馮贇道：『秦王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之變。』二人答馬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盡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秦王怒，再遣馬處鈞語朱弘昭、馮贇曰：『公輩不愛家族耶？何爲拒我？』朱、馮二人告王淑妃、孟漢瓊，急召康義誠謀議。從榮已將馬步軍一千人在天津橋伺候，再遣馬處鈞到馮贇居第，謂曰：『秦王今日決然入宮，您等死生禍福，在須臾間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責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將相，苟秦王兵馬得入此門，當置主上何地乎？』義誠徘徊議論未決，忽監門報曰：『秦王軍至端門外了，計將安出？』漢瓊拂袖起去，徑入殿門。朱弘昭、馮贇繼踵而入。漢瓊見明宗曰：『從榮反叛，軍已攻端門矣！』明宗淚下，指天而言曰：『從榮負咱恩，爾曹善自處置，休驚動我百姓。』是時從珂的孩兒李重吉做控鶴指揮使，亦在侍疾。明宗呼重吉謂之曰：『咱與爾父在軍中衝冒矢石以取天下，從榮有何功？乃爲人所教，如此悖逆，當呼爾爺以兵柄授之，除這凶悖可也。』重吉感泣，帥控鶴軍守着宮門。孟漢瓊疾忙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寶帥馬軍五百人攻討從榮。從榮走歸府，皇城使斬從榮，函首來獻，并殺其子。即日追廢從榮爲庶人。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召。

入朝。次日，明宗崩，時年六十七歲。十二月，閔帝從厚立，改元爲應順元年。正月，徵潞王從珂，從珂辭疾不赴。使者至鳳翔，皆言得從珂私事。朱弘昭、馮贇忌從珂之功，不欲使他的兒子重吉掌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的女孩兒在洛陽爲尼，亦召入禁中。從珂因此轉生疑懼。朱弘昭、馮贇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更不降制書，祇差使命特宣授潞王從珂移鎮河東，石敬瑭徙鎮成德。從珂內懷疑猜，不肯拜命；從珂移檄鄰境，檄文云：

「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願兵單力弱，恐不能濟，願借靈藩之援，以迄大事。」

時王思同等執其使以奏。惟隴州相里金傾心附從。三月，朝廷差張彥威帥張虔釗、孫漢韶、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度使，會合軍馬討鳳翔。軍抵鳳翔，從珂登城泣向諸軍曰：「吾未冠時，從先帝出入行陣，間關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共取天下。爾曹親睹其事，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我有何罪而受誅戮？」道罷，因慟哭。諸將聞得此言，皆爲揮涕，反戈攻擊張虔釗。虔釗走遁，楊思權大呼曰：「大相公卽我主也。」率諸軍解甲投戈請降。潞王歛城中財帛，支犒軍士罷，遂建大

將旗鼓，統率大軍，趨長安。閔帝從厚聽得大軍將至，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那時康義誠要悉兵拒敵，潞王軍至，昭應捉獲王思同，潞王詰責之，本欲赦宥其罪，楊思權、劉延朗待潞王醉，矯制殺之。潞王先鋒至陝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來，即大位，爾徒數人，待累一城生靈，肝膽塗地乎？』士庶聞之，皆相率赴軍前請降。閔帝從厚聞變，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居第，函二人首級，傳詣潞王軍前。閔帝出奔魏州，潞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潞王傳教勅曰：『未見梓宮，未可與諸人相見。』潞王入謁太后太妃，徑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故。馮道率百官班見下拜，王亦答拜。道兩上牋表勸進，潞王曰：『予此行甚非得已，俟皇帝歸闕園陵葬殯，自退守藩方。諸公遽言這事，非所願聞。』明日，太后下令廢却閔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重事。又過了三個日頭，太后下令，潞王可即皇帝位，乃變服即位於柩前。潞王元是鎮州平山人氏，本姓王，明宗兵過平山，掠得其母魏州并其子，明宗養以為子，名從珂。及長成，驍勇善戰，莊宗常呼其字曰：『阿三。』登極後，改元清泰，遣王巒賜酖飲，閔帝不飲，巒縊殺之。磁州刺史宋全詢遣使問起居，聞閔帝遇弒，慟哭者半日，乃自縊死。有司百計斂民財賞軍，僅得六萬。廢帝怒：『軍巡使下獄，晝夜督辦，百』

姓無所從出，往往赴井自縊而死。至：取傳國寶同上玄武樓，令軍士縱火自焚而死。惟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免禍。晉主入洛陽，唐主皆解甲投戈待罪。下詔追廢從珂爲庶人，時年五十一也。晉高祖石敬瑭兵既至洛陽，命軍士收拾其燼骨，葬於徽陵城中。徽陵蓋唐明宗葬處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封僅高數尺，行路之人，見者爲之流涕。

詩曰：

堪笑鷓鴣兒興後唐！

四君三姓自相戕。

誰知一十四年後，

曆數依前屬石郎。

#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目錄

卷之上

.....

敬瑭割十六州賂契丹。

立永寧公主爲皇后。

卷之下

契丹遣石重貴留守。

敬瑭辭契丹主，引兵南下。

晉主敬瑭入洛陽城。

晉主徙都東京。

安重榮誘吐谷渾降晉。

桑維翰上表諫晉主。

.....

(原缺)

石敬瑭改元天福，國號曰晉。

唐主大軍離懷州。

唐主縱火自焚死。

晉主上表朝賀契丹。

晉主欲落劉知遠兵權。

安重榮執契丹奉使。

劉知遠諫契丹不可叛。

劉知遠出鎮鄴都。

杜重威殺安重榮。

晉主敬瑭殂。

遣使詣契丹告哀。

景延廣遣喬榮還契丹。

重貴立叔母馮氏爲后。

晉主屯軍澶州。

契丹軍馬遁去。

晉主將兵解賊城圍。

晉主分道括率民財。

契丹復大舉入寇。

符彥卿擊退契丹。

安重進舉兵反。

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

齊王重貴卽帝位。

景延廣改稱「臣」爲稱「孫」。

劉知遠增屯募兵備守。

趙延壽勸契丹伐晉。

劉知遠禽殺契丹偉王。

契丹兵圍戚城。

晉軍追擊契丹。

桑維翰再秉朝政。

晉主下詔親征。

老狐升御榻拱坐。



桑維翰遣使與契丹約和。

契丹答晉使語言忿怒。

杜威、張彥澤會合禦契丹。

契丹遣張彥澤爲先鋒。

晉主重貴降契丹。

張彥澤縱兵大掠。

契丹主牙籌計景延廣罪。

契丹主入明德門。

契丹主命殺張彥澤。

契丹主封重貴爲負義侯。

契丹下令改用中國衣冠。

契丹主監重貴還本國。

契丹求索景延廣、桑維翰。

契丹大舉入寇。

杜威降附契丹。

張彥澤斫封丘門入。

張彥澤責罵桑維翰。

張彥澤殺桑維翰。

景延廣扼吭死。

高勳訴張彥澤。

高勳剖張彥澤心祭死者。

契丹主殺犬懸羊於門。

諸藩鎮詣契丹降附。



#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上

（原缺）

王欲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漢王乃築壇一所，在褒州四十里頭，壇分三層，按天地、人三才，擇日齋戒，具禮拜韓信爲上將。未拜時分，人人將謂得甚麼大將；及拜後，乃是一個出胯的韓信，一軍爲之驚怪。信爲大將後，虜魏王豹，虜齊王廣，下燕，平趙，立了大大的功勞。項王使武涉說韓信反漢，與楚約三分天下，封信爲王。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進言不聽，畫策不用，故棄楚歸漢。漢王授我大將軍印信，擁數萬之衆，裂齊之土地而封我爲王，南面稱孤，咱未爲不遇也。夫人深親信我，我若背之，不祥莫大焉。公幸爲我謝項王。」韓信得蕭何之薦，乃王齊，便是「成也蕭何」也。與石敬瑭尊契丹爲父，割十六州賂之，歲貢歲幣三十萬匹，契丹立之爲大晉皇帝，與韓信得蕭何之力一般。及至高祖得天下，韓王初入楚，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謀之陳平。平教高祖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巡狩，必出郊迎謁，謁而禽之，特一武士之力耳。高祖用其策，果禽韓信，欲誅之。信乃歎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

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信歸洛陽。赦信，封爲淮陰侯。信歸淮陰，快快不得志，與陳豨通謀，欲以兵襲呂后。呂后與蕭何謀，蕭何教呂后詐言已得陳豨誅殺了，當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夷其三族，便是「敗也蕭何」也。與晉出帝因杜威等叛附契丹，卒爲契丹所執，死爲虜地之鬼，與韓信中蕭何之詐，身死呂后之手一般。契丹是夷狄之國，狼子野心，只可以威德懷服，不可以勢利結託也。且如唐高祖皇帝，舉兵篡隋時分，也曾聽從劉文靜之說，稱臣於突厥可汗，借突厥之兵力，以開創三百年之基業。向無太宗皇帝英武仁恕，混一天下，夙夜聽政，宵旰忘疲，用房、杜之賢相，任李靖之將才，信魏證之忠謀，聽王珪之善諫，建府立衛，如周官鄉遂之師；口分世業，似周官井田之制；限官任才，如六卿之承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背，如五刑之禁暴。故能致正觀太平之治，使突厥之渠，係頸闕庭，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所以能制伏了突厥桀黠變詐之情，故免末年狼狽也。石敬瑭年方十歲，隨從他爺泉溟雞出獵在洛州教場田地裏，共着哥哥哥厮共走馬，見空中有一鴈

孤飛。杜工部曾有一詩：

孤鴈不飲啄，

飛鳴聲念羣。

誰憐一片影，

相矢萬重雲。

望盡如猶見，

哀多如更聞。

野鴉無意緒，

啼噪……

敬瑭只因見了這孤鴈，與哥哥厮誓各放一箭，射中翼翅者爲勝。誓訖，拽起弓如滿月，放去箭似流星，恰好當那鴈左翼射中。他哥哥的一箭，射中了鴈頸上。爲此與那哥哥互爭勝負，他哥哥不伏，被敬瑭揮起手內鐵鞭一打，將當門兩齒一齊打落了。說得敬瑭不敢回家見着父親，浪蕩走出外州去。得個婁武沒家收拾去做小厮，教敬瑭去牧羊。敬瑭在曠野中將那羊羣隨他大小的排做兩陣，喝令羊鬪，羊便以角自相觸抵，各求勝負。敬瑭做着主帥，指麾號令。一日，婁武沒出外撞見敬瑭如此嬉戲，心內頗以爲異。忽一羊爲狼所噬，敬瑭直跳上狼背上，騎着狼，救得那胡羊再活，手搏生狼，歸獻婁武沒。婁武沒見了，心中大喜道：「您有這般勇力，咱教您學習武藝，休辜負了這氣力麼？」敬瑭答云：「咱自會走馬射弓，怎要學習？」婁武沒道：「咱却不知得您元會武藝，既是如此，我與您厮賽一交，看取誰強誰弱？」敬瑭道：「小孩兒每怎敢與大人厮試，願與您郎君共賽。」婁武沒見說，便喚他孩兒阿速魯出來，將兩疋馬，二張弓與兩個試那武藝。敬瑭將身跳上馬，拿着一張

弓，佩了一副箭；待取阿速魯打扮出來，頭戴一頂金水鍍的頭魁，身披一副銀片砌的鎖甲，握弓上馬；兩個馬如岩畔爭餐虎，人似波心搶寶龍。鬪不多時，只見阿速魯眼上喫敬瑭射着一箭。婁武沒口中不說，心下懊悶，待要別尋個事，將這厮打死回家去，却得他的渾家一言救解，說個甚的？

啓開一點櫻桃口，

救活千尋松柏身。

那婁武沒的渾家兀歹兒道：『適間咱在樓上，望着兩個比試武藝，但見那小厮頭上有一片紫雲蓋着，馬上有一條黑龍露出爪角，皆做金色，光明眩耀。這厮將來有發迹的分也。』婁武沒聽得此說，與那孩兒阿速魯商量，待帶他出去打獵時分，將他殺了。兀歹兒聽得這話，密地將得黃金五兩，使敬瑭偷了好馬一疋，騎坐逃去了。却說敬瑭得這盤纏，謝了兀歹兒夫人，疾忙騎着馬奔上魏州一路，去那節使張彥帳下投軍，喚做帳前銀鎗効節都。敬瑭爲人沈厚，不好談笑。在後賀德倫統軍攻下魏州，將張彥誅殺了，收取銀鎗効節都一軍下騎士五百人歸附唐莊宗軍前爲宿衛軍。敬瑭根着莊宗名做李存勗，出入行陣間，多立了奇功，在李存審帳下充馬軍總管。因明宗名做嗣源的，在鎮州守德勝城。嗣源與張處瑾、韓正時厮殺，嗣源馬已跌倒，敬瑭跳下來將手扶嗣源上他馬走。

去；他回身將鐵槌擊死韓正時，殺虜一千餘人。李嗣源爲此愛重敬瑄，將那永寧公主嫁與敬瑄爲妻，授殿前駙馬都尉。至唐天成二年，累功爲六軍諸衛副使。一日，根明宗出郊打圍，趕得一隻白狐，被軍卒拿與敬瑄面前，白狐或作人言道：「您休害我，他日厚報您恩德。咱的女孩兒述律，見在朔方，有氣力。您是大唐皇帝的，他日做我的外孫，善保富貴，他時異日休得相忘。」道罷，起一陣惡風，揚沙走石，須臾間天地廓清，白狐或不知去向。敬瑄道：「這事也好作怪！」至唐興元年九月，董璋在閬州反叛，有一僧向董璋道：「大將軍名應圖讖，他日必有興王之業。」璋問曰：「怎生說這話？」僧曰：「千里重重草，玉上有文章，國號羅平地，兔子上金床。千里重重草，這「董」字也。玉上有文章，這「璋」字也。」董璋道：「咱是辛卯生，卯肖兔，庚辛屬金。這兔子上金床，正應着小人。」董璋決意反叛，在蜀稱帝，改年號曰羅平。唐主遣石敬瑄充天雄軍節度使，統兵去收董璋，在地名東原口下寨。董璋自將精兵二千人，對壘排陣，出陣謂敬瑄曰：「咱事大梁皇帝，唐王滅梁後，咱自入蜀回避，何事更來相攻？您會事之時，速爲退軍；若還不肯，就陣上生禽活捉，斬汝萬段，悔之無及。」敬瑄綽馬出陣，回話道：「老賊！你昔爲李家奴，掃馬糞得醬肉，感恩無窮；今爲節度使，天子何負於汝而反？」

耶？』道罷，二馬交鬪，璋佯敗，敬瑭恃勇追擊，被伏兵掩擊，敬瑭與百餘騎突陣逃去。軍回利州，路與董璋的兒子光業相遇；董光業被敬瑭活捉，檻車解送唐主軍前斬了。十一月，孟知祥攻陷黔州，唐主命石敬瑭一就統軍攻取劍州。敬瑭軍至劍門，趨劍州小地名北山下屯駐，排一個員陣。賊將趙廷隱在牙城後山田地排着方陣；李肇在河橋排個方陣。敬瑭統步軍五千人挑戰。趙廷隱選那善射的五百人在中路藏伏，按甲以待。敬瑭回歸掩擊，二馬合鬪，未經十餘合，忽起一陣狂風，飛砂走石，人馬蹂踐。敬瑭與廷隱矛稍相及，敬瑭揚旗鼓譟奮擊，伏兵大亂，自相蹂踐。敬瑭乘馬，將強弩射之，衝河橋陣上，李肇被敬瑭一箭射倒。趙廷隱潰散，與馬軍數十人逃竄。那時朝廷差着安重誨巡督征蜀諸軍，已到利州，召石敬瑭問：『征蜀已是半月，您如何不立奇功？』石敬瑭謂重誨曰：『蜀道險阻，難於進軍，所以成功較難。』重誨曰：『限一月您要收捕董璋，如其不捷，待奏朝廷削奪官爵。』敬瑭領命而退，才出，即得鳳翔節度朱弘昭遺書與敬瑭道：

『弘昭書奉駙馬都尉大使石公座下：安公近過鳳翔，館於府舍，備言入蜀之由，頗有怨君之意。舉措孟浪，謀略深沉，將至行營，必奪公兵柄，豈不使將士疑駭？爲公之計，莫若奏聞朝廷，恐



激軍變，乞早徵還。則公之用兵，可無中制之患。不然，意向矛盾，動爲安公掣肘，非公之利也。辱愛之厚，用陳此忱，幸明公留意！」

石敬瑭得朱弘昭書，覷了一過，轉生疑懼，即日統所部軍遁歸西川。兵追至利州，不及而還。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文，每日聚會浮薄輕險之士，相與戲謔，頗自矜功誇大。一時在朝大臣，如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皆被秦王輕侮。石敬瑭妻永寧公主，與秦王是同爺異母的兄弟，素相憎惡。敬瑭亦不欲在朝做六軍諸衛副使，待尋個在外的差遣，回避那秦王。恰遇契丹舉兵入寇，唐主命羣臣簡擇河東帥統兵防禦。那時延光、延壽奏道：「今帥臣可任者，獨有那石敬瑭。康義誠可以應選。」會諸大臣趣議差河東帥臣勾當。延光、延壽待奏薦康義誠。石敬瑭亦願外補。有樞密直學士李崧奏曰：「河東重鎮，非石太尉素有威望者不可。」朝廷遂差石敬瑭充河東節度使。敬瑭至晉陽，將軍事盡委部將都押衙劉知遠，帑藏事委軍司馬周瓌。蔚州刺史張彥超，舊與石敬瑭有仇隙，聽得石敬瑭爲節度，彥超嘆曰：「怎生屈節事仇人乎？」遂舉蔚州降契丹。契丹聞得石敬瑭統軍到鎮，遣使來通和，在晉陽城外殺馬取血結盟而去。唐閔帝應順元年二月，朱弘昭在朝，不喜石敬瑭久

在太原，徙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那時潞王從珂亦准朝命徙鎮河東。潞王內懷疑懼，在鳳翔舉兵謀反，軍至陝關鄉，諸將及康義誠等皆詣潞王軍前投降。唐閔帝奔魏州趨避。四月，閔帝至衛州東數里，石敬瑭方統兵入朝，恰與閔帝相遇。閔帝大喜，敬瑭兵到，獨召石敬瑭問計，託以興復之事。敬瑭聽得康義誠從潞王叛，低頭長嘆數聲，往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往時天子播遷在外，當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件根隨一處來，使臣民有所瞻仰。今獨有五十騎自隨，是可疑也。」敬瑭將那弘贇說的話，問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兩人道：「今天子獨與數騎擁從至此，縱咱有忠義之心，何以辦事？」洪進厲聲責敬瑭曰：「明公爲明宗皇帝愛婿，無事時共享富貴，有事之時，憂患不相恤。今天子蒙塵在外，公合戮力討賊，共圖興復，乃遷延不進，反以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四事爲疑，是欲附賊賣天子也。」抽出佩刀待刺殺敬瑭，賴得親軍陳暉力救得免。守榮被敬瑭一箭射死；洪進亦舉刀自刎死。敬瑭麾下牙內指揮使劉知遠統軍盡入，將唐主左右從騎盡行屠殺，獨捨置閔帝而去。石敬瑭遂趣洛陽，唐主慰勞存問，寵賚頗厚。初，敬瑭與唐主比肩事明宗，皆以勇力善鬪聞於一時，然兩人素不相下，敬瑭之入洛陽，非其本心。既已入朝，未敢自請還鎮。那時敬瑭

方病，經旬日，服藥皆不見效，請得陰陽人房衍來占六壬課，得一個課，名做天皇課。房衍道：「這課主人心中憂疑，宜命道士告斗禳度。」乃請個道士張守一來軍中，行符呪水，爲敬瑭拜章告斗。中夜後，張守一拜章已罷，忽報應道：「此病無妨，但利進動，不可守常。」守一到得紫微宮，親見星君，判下四句云：那四句道甚麼？

借問和尚過河無？

河南拱手待姑夫；

引得姑夫到中國，

嬪妃卿相作戎奴。

石敬瑭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心下自曉得這意義了，那病忽然甦醒，如風行雲捲，日出水消。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敬瑭請命於唐主，奈緣鳳翔諸將佐，皆勸唐主留了敬瑭，不可使之還鎮；惟韓昭胤、李專美爲唐主道：「趙延壽在汴，不須猜忌敬瑭。」唐主見敬瑭羸瘦，不以爲疑，遂宣授石敬瑭復爲河東節度使。敬瑭既得還鎮，常思爲全身之計。唐主好採訪外事，令翰林學士李崧、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知制誥呂琦等，更迭到中興殿直宿，或與語至夜半不寢。那時敬瑭有兩個兒子做內使，將貨賄賂太后左右人，探伺密謀，朝廷的事，動息皆知之。敬瑭在鎮嘗稱疾，每謂病體羸瘠，不堪爲帥，

冀望朝廷不生猜忌的意想。那時契丹屢舉兵在北邊寇掠，敬瑭懇求朝廷求添兵運糧。唐主詔借河東菽粟，仍令鎮州輸絹五萬匹，赴北兵總管府軍前交納。又遣鎮冀二州出車一千五百乘，就代運糧應副諸軍食用。是時民困於水旱饑荒，敬瑭督趣嚴急，山東百姓往往流離外郡矣。敬瑭自率大軍在忻州下營，朝廷遣使者賈詔撫諭，宣賜諸軍夏衣，軍士歡呼萬歲。敬瑭不得已，亦降塔望北關大呼萬歲。幕屬段希堯請敬瑭誅爲首唱萬歲的，立命劉知遠窮究得三十六人，即時赴軍前處斬，以徇諸軍。唐主聽得這事，轉生疑惑。清泰三年正月初六日，唐主聖節，號做千春節，置酒內殿，真是一筵中珠履三千客，座上金釵十二行。宴罷，晉國長公主舉觴稱壽了，當云：「妾啓奏皇帝陛下，欲辭歸晉陽，未敢擅便，取自聖旨。」唐主醉酣，笑答之曰：「公主怎不且留此中，匆匆謀歸，待與石郎同反耶？」石敬瑭二子遞這言語，報與父親，轉生猜忌，將其私財帑藏留洛陽諸道者，盡數收拾歸晉陽，聲言軍需不足，轉輸私財，收給用度。朝廷料其有歹意，唐主日夕以爲憂，夜與近臣從容論事，因曰：「石郎與朕，自是至親，本無異志，但流言不已，恐彼自不安，萬一失歡，將如何救解？」皆不敢對。朝退，李崧私與呂琦謀曰：「我等受恩深厚，豈得不關念慮，計將安出？」琦曰：「石郎若有

歹心，必結契丹爲援。契丹爲求剋刺等，屢請和親，今朝廷誠能縱剋刺等歸契丹，約以歲納禮幣十萬緡，彼貪此厚利，彼驩然從和。如此，則河東勢孤，雖欲跋扈，無能爲矣。」崧曰：「此上計也。但有一着，每歲捐十萬緡錢，不是細事，亦須與張相好生商量，然後聞奏。」遂同去見張延朗，把二人謀議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延朗喜曰：「學士之計得之矣。若朝廷聽從，不但可以制伏河東，銷未然之變，亦可省邊庭調度之費。學士管教聞奏，若財穀之事，老夫自當措辦。」一日，李崧、呂琦就內殿密奏其計。唐主聞之，大以爲喜，轉以其策咨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國之辱也。誰爲陛下畫此謀？倘戎情無厭，他日求尙公主，如單于求要昭君之事，將何以拒之？」唐主急命召崧、琦等，責之曰：「朕一女尙乳臭，卿等使朕屈身以事戎狄，將欲使棄吾女於沙漠之地耶？」二人愧謝。唐主曰：「有敢倡和戎之議者，以軍法從事。」次日，卽出呂琦爲御史中丞，石敬瑭在河東，欲覘朝廷意向，累表乞解兵柄，朝廷不允所奏，又稱病上表。表文云：

「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叨被國恩，濫充戚黨，以國家之盛衰，係一身之休戚。受命驅馳以來，粉骨未知報效。近因入侍，櫛風沐雨，病勢日增，弱不勝衣，尙羸愈甚。欲乞聖慈憐臣疲病，筋力

已衰，與解兵柄，付一小壘，容臣養病調理。倘延犬馬餘生，則未死之年，無非報朝廷忠陛下之日也。謹具表奏聞，伏取進止。」

唐主得表，覽所奏，與執政大臣謀議，欲從敬瑭所奏，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力諫以爲不可。允所請。是時，薛文遇獨在樞密院直宿，唐主召文遇與之商議。文遇奏曰：「以臣觀之，河東素有歹志，移鎮固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喜曰：「朕聞卿言，吾意決矣。今年司天臺奏，今年當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卿其當之。」即日寫着除目，付學士院，降制徙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制下，朝臣相顧駭愕。使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趣敬瑭往鄆州。石敬瑭與將佐謀曰：「咱再來河東，主上面許，更不除人替代。今有移鎮之命，是與千春節向公主說的話也。我豈能束手死在道路乎？今且再發表稱病，以覘主上意向。若其寬我鄆州之行，則盡節事之；若有意加兵於我，則改圖以應之。」段希堯、趙瑩等，力沮其計。惟劉知遠挺身向前，長跪而言曰：「教明公赴鄆州者，是欲殺公於機穽也。明公久在兵間，素得士卒心，今從河東形勝之地，甲兵不是寡少，糧食不是虛竭，士馬不是疲弊。若據險稱兵，遠近響應，傳檄諸鎮，帝業可成。奈何聽命於一紙之制書，自投身於虎狼之口乎？」敬瑭曰：「公

之言是也。顧計將何先？」桑維翰曰：「明公入朝，主上聽公還鎮，以河東授公，此殆天意假公以興王之基也。明公爲明宗之愛婿，主上以庶孽奪天位，今以反逆疑公，豈空言可以首謝？但爲自全之計，則可免禍。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做兄弟之國，緩急相救援，明公忱能推赤心，屈節以事契丹，朝呼夕至，顧何求不獲，何向不克哉？」敬瑭謝之曰：「策甚善。」乃令維翰寫表奏：

「臣敬瑭謹言。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也，立儲以長，傳位以嫡，此古今不可易之法也。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之亂者數十年。秦始皇不早立儲君，殺扶蘇，立胡亥，卒以自墟其國。唐之天下，明宗之天下也。明宗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麥飯豆粥之所收拾，提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厥功亦不細矣。近者，宮車晏駕，主上以庶孽之子，入承大統。天下忠義之士，聞者皆爲扼腕。區區臣愚，欲望陛下退處藩邸，傳位許王，有以慰明宗皇帝在天之靈，有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志。不然，同興問罪之師，少正篡位之罰，徒使血污闕庭，生靈塗炭，彼時悔之亦噬臍矣。冒昧奏言，伏候勅旨。」

唐主見表文辭語蹇傲，裂破其表，擲之於地，罵道：「豎子欲稱兵向宮闕耶？」即手詔答之。詔曰：

「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卿實負之。傳位許王，何人肯信？卿往鎮鄆州，毋得翺翔不進。故茲詔答，卿宜悉之。」

唐主降制，削石敬瑭官爵。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部下兵奔晉陽，歸附敬瑭。敬瑭謂元信曰：「強莫強於朝廷，弱莫弱於晉陽。公何所見捨強而就弱耶？」元信曰：「元信不會觀星知氣，但以天下之事勢決之，以人事之情理卜之，以定趨向耳。」敬瑭曰：「子姑言之。」元信曰：「帝王之所以統御天下者，莫重於信與義。今主上與令公至親且貴，尚待之以不信，况其他疎賤之小人乎？無信與義，何以爲人？其敗可翹足而待也。何強之有？」敬瑭聽元信的話，大悅，悉以軍事委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馬步軍五百人來奔晉陽。秋七月，敬瑭子弟之在京都者凡四子，朝廷盡收捕殺之。敬瑭聽得朝廷恁地處置，遂東向大慟曰：「臣受明宗皇帝如天福廕，今主上昏愚，聽信讒邪，將臣四子一日屠之，臣不改圖，死無葬所矣。臣非敢負明宗，願今上激臣之叛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明日，大會諸將佐，辦個茶飮飲宴，共議舉兵的勾當。卽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請假兵赴援，且約以父禮事之。約事濟之日，割廬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賂之。劉知遠聽得這話，力爭曰：



『稱臣可矣，稱子事父，其禮太過；厚許歲幣可矣，許割土田，所賂太厚。乘快許之，雖足得其氣力，然他日反爲中國之患，不無生受麼？』敬瑭曰：『但依咱說的寫去。』表文曰：

『臣石敬瑭表奏契丹大國可汗。唐室之愛壻，切惟明宗皇帝，與大國約爲兄弟，非一日矣。刑馬之誓，歃血之盟，緩急相援，憂患相卹，兩國信義，誓不食言。今潞王從珂廢主自立，臣欲舉兵與問罪之師，願兵單力寡，恐不足以辦大事。願執子禮，父事可汗，願借精兵，共濟斯役。事捷之日，願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北土地以爲謝。冒昧表聞，伏候報可。』

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道：

『契丹可汗德光，致書於元帥石公。得卿所奏，備見忠忱。追念明宗兄弟之情，敢不聞命。除已關報諸部落糾集軍馬外，候在秋高馬肥，棗子紅時候，傾國赴援。幸持重自守，以俟援兵之來。使回不多祝。』

八月，唐主遣張敬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討石敬瑭。張敬達軍到晉陽，以爲攻城計。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知遠收撫降附，用法無私，由是人皆爲用。敬瑭身擐甲冑，登城坐臥矢石之

下。知遠謂敬瑭曰：『咱觀敬達無它奇策，不足畏也。願令公多遣間諜，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力足以當之。』唐主聽得契丹許敬瑭以秋高赴援，催趣敬達急攻。奈天時風雨，長圍爲水潦所浸，竟不能就。而知遠不時遣輕兵抄掠，敬達無以制之。九月，契丹德光將馬軍五萬，自武陽谷至晉陽，就地名虎北口下寨。先遣使謂敬瑭曰：『契丹可汗傳示元帥大軍已到，吾欲今日卽破賊，您但傍觀可也。』敬瑭遣使馳赴契丹軍營，報曰：『勞頓爺爺親帥大軍來到，畧備些犒軍物件赴軍前投納。』寫着咨目道：

犒軍錢二十萬緡

酒一百醒

羊三百口

牛二百頭

使者傳命道：『孩兒石敬瑭謹奉獻爺爺契丹可汗軍前，爲犒設用度，伏望笑覽。但南軍甚厚，請俟明日決戰如何？』使者未到時分，契丹軍與唐騎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劉知遠亦出兵助其進擊。那時，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帥步軍在城西北山下寨。契丹遣輕騎三千人，不披甲冑，直犯北山陣。唐兵追擊，奔至汾曲，契丹鳴鼓大噪，伏兵四起，衝唐兵斷爲兩陣。契丹與劉知遠合兵進攻，唐軍大敗，死者近萬人。張敬達收召餘衆，退保晉安。契丹帥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軍千餘人，盡行屠殺。

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跋涉遠來，士馬疲倦，卒與唐戰而大捷何耶？』契丹主曰：『始吾之來，料唐兵必斷鴈門諸路，伏兵於險要之地，則不可得而進矣。使人馳驛偵視，皆無伏兵，所以長驅而來，知大事必濟也。我軍方來，氣勢方銳，若不乘機進擊，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敬瑭嘆伏，引兵圍晉安寨。契丹就晉安之南置營，長百餘里，厚五十里，軍中多設鈴索及吠犬，外人跬步不能過。張敬達士卒獨有五萬人，馬尙有一萬餘疋，顧瞻契丹大軍營壘，爲之破膽，遣使入朝告急。唐主大懼，遣符彥超統軍屯駐河陽，詔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盧龍節度使趙德鈞、耀州節度使潘環，共帥所部兵救晉安。下詔親征，詔曰：

『朕藉祖宗之靈，纂承大統，賊臣石敬瑭，憑恃戚畹之親，誘致契丹，大舉入寇，搖蕩我邊鄙，屠害我生靈。朕將帥諸路兵馬親征，咨爾臣民，各一乃心力，弘濟小子於多艱，則予於汝多士有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是時雍王重美諫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臨犯矢石。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心下正怕北征，聽得雍王這說，大悅。張延朗、劉延皓等，從與唐主親征，唐主不得已離洛陽。盧文紀

曰：『河南國家之根本，胡兵倏然而來，忽然而往，不能久留。晉安長圍甚固，况有三路援兵策應，計無難破之兵。且河陽天下津要之地，且乞車駕留此，鎮撫南北。姑遣近臣督戰，苟兵圍未解，然後進師，亦未爲晚。』唐主問曰：『近臣中誰可北行者？卿等但言之。』張延朗與和凝等曰：『趙延壽的父親趙德鈞，帥盧龍兵馬來赴援，宜遣延壽會之，必能集事。』乃遣趙延壽帥兵二萬往潞州策應。唐主至懷州，朝夕以晉安爲憂，出黃榜募有奇謀異策之士，聽條具詣行在所奏聞，待採用，陞擢官賞。明日，有那吏部侍郎龍敏趨行朝，現帝有事聞奏，百官班定，越班而出，執笏跪奏道：

『臣龍敏奏聞皇帝陛下，臣切觀契丹德光，傾國入寇，內固空虛，爲今之計，莫若擣其虛，且立季贊華做契丹主，發天雄、盧龍兩鎮分兵護送，自幽州取道直趨西樓，朝廷明明露檄，宣布中外，契丹主必反顧巢穴，無暇久留屯於晉安，俟其回軍，選募驍勇將士，帥精銳之兵邀擊之，此亦解圍之上策也。事勢危急至此，不可捐遜以拯溺也。惟陛下留神！吏部侍郎臣龍敏表。』

唐主覽龍敏所奏，心中豁然大喜，執政大臣爭持議論，恐其無成，沮撓百端，不從所請。唐主日夕憂慮，它無計謀，惟酣飲悲歌而已。羣臣有勸唐主北行者，唐主曰：『卿勿說石郎的事，聽得使咱每心

膽墮地。」唐主一日謂大臣曰：「契丹之圍不解，敬瑭之難未除，咱與卿等宜喚集僧道，就寺觀作些好事，以回天意。」呂琦奏曰：「爲今之計，須簡軍旅，募智勇以退敵。爲此不切之務，豈不貽笑遠近臣民乎？」盧文紀希望風旨曰：「此禳禳之法也。您豈不見觀音經有云：『我若向刀山，刀尋段段斷。』北斗經有云：『家有北斗經，兵難永不起。』一心做好事以回天心，未爲失計。天意旣回，然後藉民爲軍，悉力以拒契丹，則百姓各自以保護生聚爲心，人自爲戰，契丹雖強，不足畏也。」唐主曰：「文紀之言忠矣。」乃酌卮酒以賞之。卽出文移喚集寺觀僧道，日夕鳴鐘擊鼓，焚香諷誦經咒，祝禳兵禍。唐主親自臨拜，又出榜募民兵。榜怎道？

「大唐皇帝親征契丹，收勦敬瑭叛賊，大軍已次懷州。廷臣奏請乞募民兵，藉民馬以爲義軍，應副防禦勾當。奏過，欽奉聖旨，大括天下將吏，及百姓每有馬的，盡數拘收。民間每上戶出壯丁一人，自備鎧甲器仗，喚做義軍。就數內擇有氣力的大戶充頭目，自行管領。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到軍前聽候調遣。」

詔下，得馬二千三百三十六疋，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撥隸范延光軍下調發。十一月，唐主使趙

德鈞做行營都統，命自地名飛狐，去躡契丹軍後，鈔掠部曲。怎知道趙德鈞自有反叛的心，要乘亂圖取中原，却統馬軍從土門路投西去，奏請合澤、潞兵並進。那時范延光受詔，將帶軍馬留屯遼州。德鈞又請與媿博軍合戰。延光知得德鈞已有歹心，表奏於朝，稱道：媿博軍已入賊境，怎可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兵？德鈞本意要併了范延光的一軍，逗留不進，被延光恁地奏過，唐主不允所請，却統兵去西陽與趙延壽合兵投北去，在那團柏谷口下營，已經月餘，按兵不動。契丹主在柳林下營，其輜重老弱的軍，皆在虎北口。纔到日晚，各各結束行裝，待作遁走之計。趙德鈞欲借契丹勢援，圖取中國，篡奪唐主帝位。德鈞久蓄歹心，未敢發露，累表奏唐主，要爲那孩兒趙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覽他表奏，將謂是趙德鈞已破契丹奏捷，喜見顏色。及見他奏請，却只是爲兒子求節鉞，乃大怒曰：「趙德鈞統諸路兵馬，防禦契丹，去已多時，做得甚麼功勞？便爲兒子求討節度使的名分？若他們父子能却契丹，便要禪代我位，咱亦甘心。若只玩寇邀君，第恐大勢不能自立，如獵者防虞不密，犬與走兔俱斃，便得節使又怎生自活？」德鈞因此懷嫌，密遣兒子延福賈持黃金三百兩，緞五百疋，前去賂契丹德光，稱是犒軍禮數。契丹主接了金帛，問道：「元帥有甚言語？」趙延福道：「孩

兒每臨行時，大人說傳示契丹皇帝道：大軍遠來跋涉風沙不易，今唐主出奔懷州，稱道親征，其實回避大國兵馬也。大人見擁重兵，與大國兵馬對壘，倘若皇帝肯立大人做着皇帝，爲中原之主，大人便將部下軍馬，南平洛陽，與契丹約做兄弟之國，把那河東割與石郎自管。若如此，則兩下休兵，免使生靈荼毒，願不違歟？契丹主聽得這說道：『您且安心，待咱思忖則個。』契丹主自悔深入唐境，晉安之營未下，趙德鈞兵馬尙強，又有范延光將兵在其東，又怕山北諸州出兵，邀其歸路而擊之，莫若多得歲幣，成約而歸，一則不損折了人馬，一則歲歲多得金帛子女之屬，將欲從趙延福所請。敬瑄聞之不自安，疾忙使桑維翰來使契丹軍中。契丹見維翰至，問：『學士來此，有何言語？』維翰跪告契丹曰：『趙德鈞父子，久有歹心，不是個有信義的人。其所將之兵，皆是臨期驅逼市人，收藉脆弱之夫，聞戰自潰，不足畏懼。皇帝不可信從趙延福誕妄說謊，貪取涓滴之微利，而自棄丘山之大功乎？若使晉陽石郎得做皇帝，將竭盡中國事力事大國，歲時修貢如子事父，又豈若德鈞兄弟之約乎？』德光曰：『咱不是背盟，蓋兵家用權變處事，待來使姑得持兩可的話也。』維翰曰：『皇帝傾國來救敬瑄之急，四海之人，皆服皇帝信義。奈何一旦因小人的讒間，遽變前約，使大義不終，臣

竊爲皇帝不取也。」自旦至暮，跪於帳前，涕泣奏請。契丹主乃召趙延福至帳前，指帳前石謂之曰：「咱們已許石郎做皇帝，盟誓已堅，待這個石頭爛了則可變約矣。您爲咱傳示趙元帥，他若會事之時，且退兵觀觀，待石郎做皇帝後，把一兩鎮歸他做主。如不信從，當以鞍馬弓刀相見未晚也。」契丹主一日召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成大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您做皇帝，您可早慰中國臣民之望。」敬瑭跪謝曰：「孩兒每不能了事，勞頓大人遠來赴接，欲藉皇帝威靈，扶持大唐社稷。若舍棄明宗的恩義，自立爲帝，人謂我何？」遜謝再三。契丹主曰：「先立您做天子，則臣民有主，却圖進取未遲。」敬瑭乃從之。契丹主命作策書，怎道？

「契丹皇帝誕膺天命，奄有朔方，痛念中原無主，四海罹兵戈之苦，百姓遭荼毒之災，親提大軍來赴急援。竊見石敬瑭以明宗之愛婿，擁節度之重權，人望所歸，天心攸屬。議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卽位於晉陽，定國號曰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契丹主既作冊命，自解衣冠授與石敬瑭，就晉陽城南築個三層壇，敬瑭就壇上卽位，諸軍皆山呼萬歲稱賀。石敬瑭舉觴與契丹壽，跪曰：「孩兒們今日遭遇聖恩，推戴爲天子，全藉皇帝福蔭，請割



十六州土地爲皇帝謝。『那十六州，是甚州府？』

幽州

薊州

瀛州

莫州

涿州

檀州

順孫

新州

媯州

儒州

武州

雲州

應州

寰州

朔州

蔚州

即日召大臣趙瑩、桑維翰等，寫着個文字，撥取以上十六州，請契丹主差人前去交割。又寫着個每歲貢約歲幣三十萬匹的合同文字，赴契丹主帳前交納。改唐長興七年喚做天福元年，稟晉朝正朔，創立朝廷，其法制皆遵用明宗皇帝舊典。宣授趙瑩做翰林學士承旨，宣授桑維翰做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宣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宣景延廣做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册文曰：

『大晉皇帝誕受上天明帝，晉承烈祖丕基，頃拜命於朔庭，俾宅尊於中夏。咨爾皇后，晉國公主，膺明宗之顯命，作嬪予家，頃國難未平，夙夜敬順，助予一人，鷄唱做戒之道。朕甫登大寶，均拜洪休，宜崇位號，儀刑宮庭。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爾惟奉若天道，表正中宮，美關雎之風，修彤史之行，無忝我明宗之休命。』

晉王卽位，立后已定，卽日宣趙瑩做左相，桑維翰做右相，兼同平章事。晉王乃命庫使籍晉陽府庫，得錢三十萬緡，絹五千疋，金銀各三千兩，盡數輸送契丹主帳前犒軍。軍中歡聲如雷。近來有詠史一詩，道是：

底事疑心惱石郎，

潞王未返懷州駕，

甘臣胡虜滅天常。

無奈天心屬晉陽。

# 新編五代晉史平話卷下

詩曰：

細閱青編論是非，

石郎舉事不知幾；

一朝反噬無遺孽，

堪笑妖狐假虎威。

晉主卽位，處置已定，欲從契丹主引兵南下。晉主謂契丹主曰：「河東形勝之地，須留一子守着。」契丹主曰：「您出諸子來，咱自擇一人。」晉主的兒敬儒早喪，有一子名做重貴，晉主養以爲己子，形貌狀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乃命重貴做北京留守。晉主與契丹主諸軍進屯團柏田地，使契丹將高謨翰做先鋒，唐軍迎戰，趙德鈞和趙延壽先逃走了，唐軍不戰自潰，殺死萬餘人。劉延朗走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卽位。楊光遠殺了張敬達，降附契丹。朝臣恟懼，不知所向。唐主召李崧議事。薛文遇不知事由，亦到行朝。唐主大怒。李崧私躡文遇足，令他出去。唐主曰：「我見此等頭口，使咱肉顫，幾欲抽刀刺殺之，亦不足以泄我這憤怒也。他自謂天生賢佐，出奇謀，定天下，誤咱每至此，有何面目來見我耶？」崧跪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陛下親手刺之，轉彰

其醜。」因勸唐主曰：「今日之事，不利進攻，只宜退守。何似整駕南還，別圖興復。」唐主卽擇日起發。懷州居民，競攜老幼，逃竄山林，監門者請嚴刑禁止。雍王重美曰：「國家多事，未能爲百姓做主，又禁他避死求生，徒增百姓之怨，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逃竄。唐主擇定十二月初五日離懷州，命諸將分守了南北城，却說晉主與契丹主統軍到潞州，趙德鈞父子在高河地面，備辦拜見禮數，迎謁契丹主，詣軍前面縛投拜，被契丹喝令鎖着，差人管押歸契丹國去也。德鈞父子到得契丹國，見述律太后，太后問道：「汝旣做唐帥，近者又往太原是怎生？」德鈞跪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了指天曰：「您從吾兒求做天子，何得謊說？」又自指着心曰：「這裏不可欺也！吾兒將行，咱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您旣要做天子，怎不用兵擊退吾兒？就唐主陰圖禪位，亦未爲晚。您爲唐臣，負其主爲不忠，乘時邀利爲不義，不忠不義，何所容身於天地之間？」令左右將去剝取皮來，將付軍中蒙鼓，命其子趙延壽與張礪爲翰林學士，晉主將離上黨，契丹主舉酒與晉主曰：「咱若引兵南下，河南之人，必大擾動。您自引漢兵南下，咱令太相溫帥馬軍五千人，送您到河梁田地，咱且留此，俟您音問。若有急，則下山救您；若洛陽大事已定，則咱自北

去。晉主道：『藉皇帝福蔭，以有今日之功。』約以他時修朝貢以謝。道罷泣下。契丹主曰：『世世子孫，休得相忘。如劉知遠、趙瑩、桑維翰，這三個皆是創業功臣，苟無大故，不得棄絕也。』唐主聞南兵大下，復歸洛陽。晉主至河陽，葛從簡已具舟楫迎降。唐主欲復過河陽，晉主怕唐主西奔，使契丹馬軍千餘人據守澠池。唐主知大勢傾亡，計無從出，唐主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宋審虔等，攜傳國璽同上玄武樓，使軍士縱火將樓焚燒，引皇后併欲將洛陽宮室一齊燒却，有雍王重美勸曰：『新天子且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營繕，死而遺怨，將焉用之。』遂不果焚。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軍皆解甲待罪。晉主謂劉知遠曰：『您部署京城，分漢軍使歸營宿頓，契丹主館待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追廢唐主從珂爲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范延光聚卒繕兵，將謀作亂。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乃資用富饒之所。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去魏不過十驛田地，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天福二年七月，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將三人隸奉進，二人隸符彥饒。奉進將三人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詣彥饒軍謝過，彥饒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禮？』奉進謝曰：『軍士犯法，何』

分彼我。我已謝公，公怒不已，怎個要與范延光同反麼？」拂衣而起。彥饒命甲士擒奉進殺之。那時，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彥饒叛亂，有那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才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彥饒送與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馬萬不得已，執符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麾下軍卒欲推楊光遠為主，光遠呼軍卒責之曰：「天子怎是你等販弄的物？晉陽之降，實出窮迫。今若推戴咱每為主，是教咱做反賊也。相尋去討誅夷之罪何邪？」衆卒遂不復敢言。晉主盡以掌軍事委劉知遠。知遠御下甚嚴，乃設爲利禁，下令後，有軍卒盜人紙錢一撲，被擒。知遠曰：「軍卒犯令，請行軍法。」喝左右將去推轉了來。左右曰：「所犯者輕，請宥其罪。」知遠曰：「吾誅其情，犯令必誅，不計其值，雖一錢亦不恕之也。」竟押出斬之。衆皆畏服。十二月，契丹主還國，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百官皆做中國之制，仍參用中國人，授趙延壽做樞密使。天福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張允上疏駁論：

「右散騎常侍臣張允，切謂帝王遇天災多肆赦宥，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

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願陛下謹之慎之，無輕放赦則下無僥冀之心，適足爲省刑之一端也。」

唐主覽疏大喜，下詔褒之。七月，作受命之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八月，晉主上尊號於契丹主，及述律太后，差左僕射馮道、劉昫兩人做冊禮使，奉表稱臣，表文曰：

「臣大晉石敬瑭，謹奉表朝賀於父皇帝契丹可汗陛下。臣叨辱聖恩，義同父子，曩在上黨，拜別慈光，首末三載，顧瞻闕下，豈勝馳情。切謂聖武英明，太上皇帝尊，太后號徽明柔裕，太上皇后仍輸送金帛三十萬匹兩，隨表以獻。伏取聖旨，天福三年七月初五日，大晉皇帝臣石敬瑭表。」

契丹主覽表大喜，下詔慰答：

「覽您所奏，甚慰老懷。今後遣使，不須上表稱臣，只作書稱兒皇帝致書於父皇帝殿下，如家人禮足矣。善撫中夏臣民，永承天休，予亦與爾有無窮之聞。」

契丹主寫着了詔，專遣報聘使，同使者回大梁。晉主館使者於宣德殿，卽就別殿拜受詔勅。初，契丹

主割得幽州，喚做南京，使唐降將趙思溫做留守。思溫的孩兒趙延照在晉做祁州刺史，思溫知契丹動息，背地令人與延照言，契丹終變，乞以幽州內附。晉主畏契丹不敢受。九月，楊光遠統軍攻廣晉，踰年無功。晉主怕師老民困，遣內職朱憲入城，說誘范延光曰：『若舉兵來附，當以大鎮相處。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范延光見朱憲恁地說，舉手加額曰：『主上重信義，許以不死，則吾不死矣。』乃撤去守備。至是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赦之。降制授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除授防團刺史以下，牙兵升為侍衛親軍。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十月，契丹主加晉主尊號。晉主拜受其詔，待奉使寵賜甚厚。晉主改汴州為開封府，號東京。以其地乃舟車所會去處，漕運尤便，故徙都東京。遣王權充契丹報謝使。權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窮虜屈膝耶？』上表以老疾辭。晉主怒，勒停其官。那時，方鎮有楊光遠最為跋扈難制，晉主召桑維翰分其權。維翰曰：『宜分天雄兵柄，則可制矣。』乃加光遠為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緣此怨望朝廷，背後遣使厚賂契丹主，養部曲千餘人，有反叛異心。晉主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於相州，將澶、衛二州隸之；置永清於貝州，將博、冀二州隸之。澶州舊治在頓丘，晉主恐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



津；以高行周爲鄴都留守；王廷胤做彰德節度使；王周爲永清節度使。欲以陰制契丹也。天福四年三月，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謂重威起自外戚，無大功，耻與同制，杜門不受。晉主大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朕欲落他軍權，使歸私第，怎生是得？」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人，爲唐軍十萬所攻，危如累卵，設非知遠心如金石，怎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怒解，遣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受命。天福五年二月，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晉主曰：「朕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契丹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承，深稱朕意。」彥威對曰：「陛下以生靈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大悅。七月，西京留守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朝廷許之。楊光遠奏道：「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請朝廷除之。」朝廷勅延光居西京，光遠使承貴帥甲士圍延光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咱鐵券，您父子何得如此相逼？」承貴將白刃驅逼延光擠於河，詭奏延光赴水死。朝廷雖知其冤，怕光遠之強，不敢詰問。會楊光遠入朝，授光遠爲平盧節度使。天福六年正月，吐谷渾從晉割鴈門後部屬契丹，不禁契丹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至是以部落千餘帳來歸。

契丹主大怒，遣使責讓晉。晉主遣人逐吐谷渾歸故土。初，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或密地遣人殺之。契丹以此責讓於晉。晉主爲之遜謝。六月，安重榮執契丹奉使拽刺，乃使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道：「今有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等，各率部衆歸附。党項等亦將契丹告牒來納，皆言爲契丹侵暴，願各帥十萬衆，與晉會合共擊契丹。」又爲書遺朝貴，及移文藩鎮，謂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那時，秦寧節度使桑維翰聽得此說，密地使人上疏來諫。晉王疏曰：

「臣維翰竊謂善兵者撫幾而發，不善戰者彼己不量。伏惟皇帝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強，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雕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走，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

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緡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必成矣。况鄴都富強，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冒昧謹言，伏取勅旨。天福六年六月日，泰寧軍節度使臣桑維翰謹疏。」

是時，劉知遠爲鄴都留守，赴闕稟議，正在東京，亦勸晉主不可輕啓兵端。晉主猶豫未決，忽得桑維翰疏，大喜，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桑公所上表疏，如醉夢中忽然醒覺也。」晉主召劉知遠問計，因謂知遠曰：「安重榮跋扈，朝廷思有以制之。北京留守，非卿不可。浼卿一行，爲朕鎮撫其民，陰以制之。」知遠遂行。八月，晉主至鄴都，降詔諭安重榮，詔曰：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尚不敢忘契丹之德，爾乃忘之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拒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毋取後悔。」

重榮得詔愈驕慢，聽得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反謀，密地遣使與之通謀，結爲外援。十月，劉知

遠遣親將郭威賈詔招誘吐谷渾會長白承福，欲使之叛安重榮來歸朝廷。威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賜之，今欲其來朝，必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出府庫金一百兩，縑二百疋，使威賈以賂之。詔曰：

『大晉皇帝詔諭吐谷渾會長白承福等：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

白承福得詔大懼，帥衆來歸。知遠知遠處之於太原嵐石之間，表聞於朝，使白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承福精騎以隸知遠麾下。達韌契苾聞之，亦叛安重榮歸晉。重榮之謀稍沮。初，晉主雖汴州時分，和凝奏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勅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萬一有變，則書填諸將名目遣擊之。』十一月，安從進舉兵反。鄭王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思等伐之。安重榮聽得安從進反叛，召集境內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託言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爲詔討使，在宗城西南與重榮戰，重榮敗走，還城自守。晉兵戰及凍餓死者二萬餘人。天福七年正月，鎮州牙將從西郭

水：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陣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晉主函安重榮首送契丹，卑辭遜謝。契丹因晉主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憤成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道，又令宦者抱重睿納道懷中，欲使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是日，齊王重貴於柩前卽皇帝位。初，晉主有疾，亟召劉知遠入朝，欲托知遠輔政。重貴寢其命，不遣使宣召。由此知遠怨望新主重貴。八月，高行周圍襄州，奉國軍都虞候王清與指揮使劉詞帥衆攻拔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死。且說晉主初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遣使命詣契丹主告哀，景延廣曰：「致書稱孫是矣，奉表稱臣，其禮太過。」李崧力爭之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交戰，悔無及矣。」延廣固爭。馮道持兩可之說，晉主卒從延廣的議，致書不稱臣而稱孫。契丹主大怒，遣使命責讓。景延廣對使者復以不遜語激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請於契丹，欲代晉爲帝，屢勸誘契丹，興兵伐晉。八月，晉主聽得延壽有反謀，亟還東京。然尙與契丹往來，問遺無虛月。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使喬榮做回圖使，往來販易，晉就大梁置邸居之。九月，景延廣說晉主曰：「契丹之使在晉販易者皆殺之，將回圖使喬榮囚之於獄，拘

收其寶貨。一時在朝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赦喬榮，慰諭而使歸契丹。榮臨行入辭景延廣，延廣大言曰：『爾歸告汝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奉表稱臣。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屈身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可也；萬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可以相待。翁若輕舉，萬一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悔何及矣。』喬榮乃詐言：『公之言語頗多，怕有遺忘，願以紙墨書之。』延廣命吏悉寫所說的言語授喬榮。榮以呈契丹，契丹主大怒，決意舉兵。晉使之在契丹者，契丹皆殺之。劉知遠是時鎮河東，知延廣必虛言召禍，但募兵增置十餘軍，爲之守備。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皇后。初，高祖將馬三百疋，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十二月，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遣使命將玉帶御馬金帛賂契丹主，謂契丹曰：『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從與契丹伐晉。契丹主乃揀精兵五萬，使趙延壽統率，與之約曰：『若得中國，立汝爲帝。』延壽信之，聞命卽帥軍就道。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竹木葉皆盡；兼是朝廷搜括民穀，督責嚴急，有坐匿穀抵死者，縣官往往納印自劾去；民之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貝州。在先，朝廷謂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糧，爲大軍數十年之

儲契丹主自攻貝州，權知州事吳繼戰敗赴井死。晉主遣高行周做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帥衆禦之。唐主將兵屯澶州，遣使奉書遺契丹，恰契丹諸軍在鄴都下營，使者不得達而返。晉主宣景延廣爲御營使，晉主方離東京，契丹兵已到黎陽。晉主軍屯澶州，契丹主軍屯元城。契丹又分遣偉王統帥軍馬寇太原，宣授劉知遠與白承福會合兵馬禦之。偉王在秀容田地裏與劉知遠會戰，被劉知遠殺了。偉王契丹聽得偉王已死，一夕遁去。二月，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晉主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周儒引契丹主之弟名麻答的，從馬家口渡河，在東岸下營，攻打鄆州北津，待與楊光遠會合兵馬。晉主差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等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並進。那時高行周、符彥卿、石公霸等統帥大兵，在戚城田地地下營。契丹主進軍，將戚城圍了。晉主自將馬步軍二萬人解圍。契丹遣步軍萬餘人築壘屯河西，諸軍渡河未盡，晉軍迫之，契丹退走。晉軍乘勝追擊，契丹大敗，溺河而死者數千人，俘斬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定難軍節度使李彝殷與諸將佐謀曰：「契丹舉兵伐晉，內必空虛，莫若帥精兵侵契丹之境，彼有內顧之憂，可以少紓晉國之難。」諸將曰：「元帥之言是也。」即日帥騎兵三萬攻掠契丹境內，契丹佯棄元城而去，却就古頓丘城田地。

多設馬軍藏伏，以俟晉軍來追，合兵掩殺。晉軍因霖雨不止，更不追擊。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謂晉主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就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橋，則大事成矣。』三月朔日，契丹主自將十餘萬衆，屯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跳馬出戰，自午至晡，彼此各有勝敗。契丹主自將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自將精兵出陣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責讓楊光遠曰：『您道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自以精騎左右畧陣。晉兵按甲不動，萬弩齊發，飛箭如雨，契丹稍稍退却。昏黃時分，全軍引去。晉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器資一夫，號曰武定軍。四月，晉主命高行周留鎮澶州，遂歸大梁。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使者請曰：『民不從命，則將若何？』晉主曰：『朕封劍授汝，不用命者先斬而後奏。』以此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督趣，急如星火，求死無地，百姓驚擾，皆不聊生。八月，桑維翰再秉朝政，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帥十三節度使，以備契丹。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望契丹田地，稽首拜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楊承勳勸光遠降，冀保全家族。光遠曰：『咱從契丹，尙有全生之理；若降晉主，誰保無族滅之誅乎？』承勳怒，歸怨於判官丘濬



勸光遠之叛，將丘濤斬了，送其首級於李守貞軍前，縱火大譟，劫其父光遠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受守貞軍。閏月，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承勳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乃遣人拉殺楊光遠，詐稱病死，授其子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爲向導，引兵先至邢州。晉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開運二年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兵屯澶州，馬全節還屯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洛州、磁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部兵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岸。皇甫遇共着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動息，至鄴都與契丹數萬相遇，皇甫遇、慕容彥超等，且戰且卻，行至榆林店，契丹大軍猝至，二將私自謀曰：『咱輩今走，死無所矣。』乃止駐，布一個員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殺傷甚衆。皇甫遇馬戰死，步戰數合，其僕杜知敏下馬以所乘之馬與遇騎坐，戰稍定，回顧知敏已爲契丹擒去。遇曰：『知敏義士，救人於急，不可棄也。』與慕容彥超躍馬突入契丹陣，挾取知敏以歸。俄而契丹再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當效死以報國耳。』日已向暮，張從恩、馬全節、安

審琦等，在安陽驚怪皇甫遇等，覘兵不歸。審琦自將所部馬軍一千餘人救援。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輕身而往，徒餒肉虎口耳。」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死王事。」設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咱有何面目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引去，遇與彥超等乃得還。有契丹軍來降者，謂馬全節曰：「契丹兵馬不多，宜乘其散歸部落，大舉徑襲幽州，可以大獲。」晉主徵兵諸道，下詔親征。是日離大梁。契丹遣羸弱之卒，騎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綽馬在陣前招誘沈斌，謂之曰：「契丹大國傾國而來，使君會事之時，早來歸降，萬一不降，城陷食盡，又將安歸？」斌厲聲答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之醜，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反有驕色，何也？」沈斌弓折矢盡，終爲國家效死耳，肯效侍中所爲耶？」明日，城陷，斌自刎死。三月，杜威等帥諸軍會於定州，進攻契丹，復泰州，獲契丹兵二千人。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來夕當至。」杜威憂懼，退至陽城。契丹兵大至，晉軍與之決戰，契丹稍退卻，踰白溝而去。晉軍見契丹已退，旋欲結陣，契丹軍馬如山，四邊圍合。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行至地

名白圍衛村，各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引軍圍之數重，又出奇兵出寨後，斷絕晉軍糧道。晉軍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忽大風從東北起，至曙，風轉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鶴軍下馬拔晉軍鹿角，突入寨，奮短兵與晉軍合鬪。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諸招討使何不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取勝，此風乃天之所以助我也。若俟風止，我軍見契丹之盛，必奪其氣，吾屬爲所虜耳。」卽厲聲大呼曰：「諸軍齊力擊賊。」謂杜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帥中軍死戰，馬軍排陣使張彥澤亦欲俟風回與戰。右廂副使藥元福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乘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苻彥卿曰：「就使束手就擒，莫若捐軀徇國。」乃與彥澤、元福、皇甫遇等，帥精騎出西門迎戰。諸將接踵而至。契丹稍退卻，風勢轉盛，日晝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人橫擊契丹，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守貞下令，喚步軍盡拔去鹿角出關，馬步軍並進，趕散二十余里。契丹部下鐵鶴軍旣已下馬，倉皇不能復上馬，委棄馬疋器械蔽地。契丹主乘着奚車急走十餘里，追兵急奔，得囊駝一疋騎之以走。諸將請乘勝急追，杜威楊言曰：「逢賊幸

不死耳，更窮追之耶？」李守貞曰：「人馬俱渴，暴得水，足弱，難以追賊，不如且退。」於是收軍退保定州。契丹主大敗，奔至幽州，收拾潰軍，以軍失利，杖其會長各數百。諸軍既歸，晉主亦還大梁。六月，晉主將視朝，忽有小殿直奏道：「御榻上有一老狐拱坐於上。」晉主意下不樂，喚殿前宿衛將軍挾弓矢來，喝令射中老狐的賞黃金二十兩。數箭競發，老狐逐一將箭綽了，回射一箭，擲自晉主衣袂。被打捕司牽得獵犬至，狐且徐徐退走，旁若無人。是日，晉主爲之罷朝。次日，有桑維翰執笏跪奏：「狐升御座，不祥之兆。契丹以不得志而去，歸圖再舉，其謀必不可測。莫若卑辭下禮，遣使通和，庶兩國休兵，生靈免塗炭之禍。惟陛下留意！」晉主曰：「朕終夜不寐，亦思及此。聽卿所奏，如喚醒迷塗。您決意與大臣議遣使者，得兩下休和，安邊息民，皆卿之力也。」桑維翰令學士院草表，表文曰：「晉國皇帝孫石重貴謹遣使馮子金賈表一通，上奏契丹大國祖皇帝陛下：晉之得國，實荷大朝福蔭，得至今日。往者，姦臣趙德鈞父子，構結姦謀，瞬間大國，使祖皇帝親帥大軍，問罪小國，連年兵燹，生靈肝膽塗地，祖皇帝知之，必垂哀憫。今遣使奉表大朝，請修先皇帝舊年和好，使兩國休兵息民，誓修姪孫事祖之禮，不敢廢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少渝此盟，先皇帝在天

之靈，必不恕也。伏惟勅旨晉國皇帝表。」

契丹主得表，踞坐怒罵馮子金，謂晉朝負盟，卻得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

契丹主曰：「不可。」太后曰：「您何故欲爲漢主？」契丹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您

今便得漢地，亦不能爲若主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怎得一餉安眠自古

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卑辭下禮，我亦何惜與和？」契丹主宴待馮子金，詔曰：「您傳

示大晉皇帝道：咱可憐見石郎小心，不欲絕他宗祀，通和之請，怎不可從？但得景延廣、桑維翰二公

來面訂盟約，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矣。」使者歸致命，晉主道：「契丹主語有忿怒，料其無和

意。」遂不遣景、桑二公北行。初，高……因遣胡僧名機囉的來與晉高祖敬瑭約曰：「勃海我

婚……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之。」高祖與契丹和好甚……不報。及晉主

卽位，機囉復來言高麗國主之意。晉……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死，其孩兒名武

的復上表告哀。十一月，晉主以武爲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奉使，約高麗共擊契丹。仁遇使回，

具言：「高麗之兵脆弱，機囉之言誇誕，說謊的言語也，不可信從。」開運三年四月，王令溫代替馮暉

守靈州，不存撫羌胡，羌胡怨叛，党項羌酋長拓跋彥超，與石存也厮褒三族，共舉兵攻靈州。由是党項之部族，亦倡亂矣。定州管下西北有狼山，其土人就山上築堡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名孫深意的，在堡上住坐，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甚謹。中山人孫方簡，與其弟孫行友，自稱是深意的姪孫，奉事甚謹。深意既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多。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兄弟因帥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獲其輜重器械，土人多挈家小往依之，遂相聚爲盜。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少不副所求，乃舉寨降附契丹，爲之向導入寇。那時河北大饑，民之饑死者以萬數。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延翰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孫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請晉朝早爲之備。六月，定州言契丹勦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爲都部署，將兵禦之。是時李彥韜方用事，蔑視李守貞，守貞恨之。適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信之，命杜威致書與延壽，許賂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爲期約。契丹主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鬱書，請舉城內附。詔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鬱願爲內應。契丹主已歸

牙帳，奈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王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信，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劉延祚。晉主將北征，議以杜威爲都招討使，以守貞爲副。趙瑩私與馮玉曰：「杜公國戚，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快快，豈可復以兵權假之？若必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晉主不從。十月，下勅榜云：榜曰：

「大晉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燕蘇，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

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出，軍行及饋遺者甚難。契丹主大舉入寇……州。杜威等聞之，自冀、貝而南以禦之。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與杜威會合，言契丹可破。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先鋒，與契丹夾滹沱河下營。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河與恒州合勢，議行兵還。及聽得晉軍築壘爲持久固守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但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於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內外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喜曰：「李刺史之言是也。」獨杜威謂此策不可用。杜威謂李穀曰：「差委您去督辦懷、滑州

軍糧，好生辦事。」穀領命而去。被契丹大軍當晉之前，密地遣其將蕭翰帥百餘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蕭翰捉獲晉民之樵采的及百姓每，皆被他用墨跡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使歸。運糧民丁在路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表，奏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請發守澶州、河陽以備衝突。開封府尹桑維翰見國家危在旦夕，求見面陳守備之策。那時，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得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互爭可否。維翰退謂親眷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帥大軍北征，李彥韜諫曰：「陛下親征，誰與守社稷耶？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自愛者重也。願陛下深居內禁，不可親臨矢石之間。」晉主乃詔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是時有指揮使王清與杜威言曰：「請以步軍二千人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倘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乃許。王清與宋彥筠俱進。清與契丹合戰，勢甚壯銳。契丹佯敗，清與彥筠趕殺。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軍力戰，屢請救於杜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咱每勝敗，咱困急已甚，更無一人救援，想有歹心。咱每但當以死報國耳。」至暮力戰不息。契丹又出新軍繼之。清與麾下皆戰死殆盡。由此諸軍畏懼不敢出戰。契丹遠遠地將諸軍環遶，晉軍營寨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



貞、宋彥筠等商議，待欲降附契丹，議論已定了，威背後使心腹的人，詣契丹牙帳，請事成後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雖得晉國，他每不足爲中原主。汝果降附，當以汝爲帝。』杜威得這言語，心中大喜，密地令書記草降表，伏了甲士，却召諸將議事。諸將聞命，將謂有軍期的文字商議，皆來聽候。威乃出降表示諸將，令各署名。諸將駭愕聽命，令軍士出陳於外，軍士踊躍，道威將令出戰。威親出諭諸軍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尋生路。』因命解甲倒戈，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杜威共李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莫不怒目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穿赭黃袍，至晉降軍營，慰撫士卒。又將赭黃袍令杜威穿着，蓋契丹先給威爲帝，故以此戲弄杜威也。杜威爲向道，引契丹主到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答爲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參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天下，又將失之。』契丹主曰：『南北參用，所以爲長久計也。』契丹主引兵南下，杜威將所部軍以從。遣張彥澤將馬軍二千人爲先鋒，進取大梁。授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契丹主又欲遣皇甫遇先入大梁，遇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晉』

將相兵敗既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行至地名平棘，謂從行者曰：「吾不食數日矣，何面目復根虜主南下？」遂自扼其吭而死。張彥澤受契丹主的分付，倍道疾驅，乘夜度白馬津。晉主聽得彥澤軍至，急忙召李崧、馮玉、李彥韜等入禁中議事，欲詔劉知遠發大兵入援。次早，張彥澤從封丘門斫門闕而入，城中皇皇。晉主在宮中自放火搆劍，驅宮人赴火，偶爲親軍將薛超拖住。少頃，張彥澤傳契丹主與述律太后書，慰撫晉主，晉主乃滅火與后妃相向哭泣，疾忙召范質草降表。表云：

「孫男臣石重貴禍至神感，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臣石延煦、延寶奉傳國寶出迎。」

那時，張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令晉主待罪軍前，自稱望父哀憐，少寬斧鉞之誅。張彥澤引晉主等至契丹主帳前，宣契丹命云：「欽奉大遼皇帝聖旨，令石重貴脫却黃袍，穿着素衫，拜受詔命。」左右皆掩面垂泣。忽有使者宣召張彥澤議事，彥澤微笑不應。宣契丹主命，召桑維翰、景延廣、維翰行至天街，遇着李崧，駐馬相語。忽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曰：「請相公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反令維翰就死何邪？

……曰：『今日事已至此公有何……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爲負恩至此？予有何言？所欠者爲先帝一死耳！』彥澤無以應，喝令鎖着，差兵監守。彥澤縱兵大掠京城二日，都城爲之一空。彥澤自矜誇有功，旗幟上皆寫着赤心爲主四字。彥澤在晉時，素與閣門使高勳不叶，徑殺勳叔父及勳的弟。中書舍人李濤曰：『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彥澤之手。』乃投刺題曰：『上疏請殺太尉仇人李濤謹來請死。』攜刺往謁彥澤。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怕死否？』濤曰：『濤今日之怕死，亦如足下去年之怕也。向使高祖信濤的說，安有今日之禍？』彥澤大笑，酌酒飲濤。濤引滿酌之而去，旁若無人。彥澤將晉主重貴移住開封府，頃刻不得少留。晉主命悉收內庫金珠，彥澤道：『此物乃大遼皇帝所得亡國新俘的物，不得藏匿。』晉主悉歸彥澤，不敢帶行。彥澤遣指揮使李筠將兵監守內外，音問不得通。馮玉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主任用之。晉皇子廷煦之母有姿色，彥澤使人取之以侍寢，殺桑維翰，將帶縛維翰頸上，誑契丹主曰：『維翰怕死自縊而死。』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責之曰：『您記得陽城所殺時事否？』彥卿曰：『臣當時惟知有晉主，不知有大國。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赦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云：

「大遼皇帝道與石重貴孫勿憂煩，須教您有噉飯之所。進入傳國的寶非真，咱何得相誑，可將真的獻來。」

晉主重貴奏云：「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爲，非相誑。」有司議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與觀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用降禮見。」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催督河陽捕景延廣。契丹主到封丘，景延廣馳驛至。契丹主詰責之曰：「致兩國失歡，皆您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與延廣對辨。延廣初不服。榮出片紙書所記語示之，乃服罪請死。契丹以十事詰責延廣，每服一事則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契丹主叱鎖之，將送之歸國。中夜自引手扼吭而死。天福十二年正月初一日，百官送晉主重貴於城北，百官乃易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復撫慰之。晉主重貴與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徑躍馬入城，百姓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旨云：「咱亦人也，汝曹休怕，會當使您每蘇息。咱無心南來，漢軍引咱至此耳。」至明德門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喝令兵鎖着彥澤。百姓爭投牒訟彥澤罪，遂遣人押張

彥澤與傅住兒赴北市斬了。仍命高勳監殺。彥澤所殺士大夫的子孫，皆衰經執杖號哭詬罵，舉杖扑之。高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燻其肉而食。契丹差軍防護景延廣歸契丹。行至陳橋止宿，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主將晉主石重貴及其家人，遷徙封禪寺住坐，以兵圍守甚嚴。下詔封重貴爲負義侯，徙居黃龍府。那時雨雪凍餒，太后使人謂封禪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云：『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密求於守者，乃稍得食。契丹主是日引兵入宮，諸門皆用契丹守衛，殺犬懸羊於門，謂之厭勝術。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繇省役，天下太平矣。』令去胡服，改用中國衣冠。宣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諸藩鎮皆詣契丹降附焉。詩曰：

衣到弊時生蟻蝨；

肉從腐後長虫蛆。

向非叛將爲毆役，

安得強胡敢覬覦？

桀犬吠堯甘負主，

失身事虜作戎奴。

君看彥澤趙延壽，

國破家亡族亦誅。



#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目錄

## 卷之上

劉知遠本沙陀部屬。

母蘇氏告狀改嫁。

劉知遠文身。

劉知遠賭輸錢。

劉知遠借宿李長者莊上。

李敬儒收劉知遠養馬。

李敬儒招劉知遠爲女婿。

劉知遠去太原投軍。

石敬瑭爲河東節度。

劉知遠七歲喪父。

蘇氏帶劉知遠嫁慕容三郎。

慕容三郎使劉知遠納糧。

劉知遠要投軍。

李敬儒得異夢。

見劉知遠有異相。

知遠被兩舅侮恹。

知遠與石敬瑭結爲兄弟。

劉知遠跟石敬瑭往河東。

劉知遠勸石敬瑭據河東。

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劉知遠自到孟石村探妻。

劉知遠見李敬業。

知遠趕回行司。

知遠坐李長者廳上。

知遠責罵兩舅。

洪信兄弟得叔父救免。

知遠令郭威招誘吐谷渾。

知遠按兵不動。

遣郭威圖白承福。

劉知遠出兵迎奪晉主。

敬瑭稱帝，授知遠爲平章。

軍卒報劉承義娘子消息。

知遠粧做打草人。

知遠見三娘子。

知遠統軍到孟石村。

喚三娘子拜受夫人宣命。

要斬兩舅李洪信洪義。

知遠帶取夫人回府。

晉主重貴詔知遠伐契丹。

郭威勸知遠據守河東。

郭威勸知遠乘時進兵。



卷之下

劉知遠卽皇帝位，國號漢。

漢主至洛陽。

漢主入大梁。

漢主親幸澶魏勞軍。

宣授杜重威爲太傅。

宣馮道爲太師。

召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秘不發喪。

皇子承祐卽位。

趙思綰據城叛。

鳳翔王景崇叛。

武行德降劉知遠。

殺許王從益母子。

麻答將兵北遁。

杜重威降漢。

趙匡贊侯益俱入朝。

漢主疾篤。

漢主殂。

郭威殺杜重威。

史弘肇加侍中。

李守貞舉兵叛。

漢主命郭威收三鎮。

郭威築長圍圍河中。

房衍破伏虎陣，守貞大敗。

唐主使李金全救河中。

趙暉詐蜀軍誘王景崇。

趙暉告急於郭都督。

李守貞遣王繼勳襲漢柵。

王繼勳帥衆降漢。

趙思綰奉表降漢。

郭威歸大梁。

王景崇赴火焚死。

郭威入朝自訴。

澶州軍反。

李守貞排伏虎陣。

李守貞求救於唐主。

趙暉將兵攻鳳翔。

蜀遣安思謙救王景崇。

郭都督自統兵救趙暉。

劉詞殺退王繼勳。

李守貞赴火自焚。

郭威使王峻殺趙思綰。

奏請推恩大臣諸藩鎮。

李業謀殺郭威。

漢主爲亂軍所殺。

推戴郭威爲帝。

# 新編五代漢史平話卷上

詩曰：

石郎造晉起兵端，

忍辱甘心父契丹。

纔喜從珂方燼骨，

奈何知遠又彈冠。

戰爭併處恩何有？

猜忌萌時心已寒。

螭蚌相持漁者利，

好將道眼爲傍觀。

話說裏石敬瑭爲後唐國戚，只因爲潞王猜疑，激發石郎借援契丹，舉兵篡唐，自立爲晉。唐之潞王從珂雖赴火自焚，其骨已燼。敬瑭信用劉知遠，君倡臣和，義同一家。至齊王重貴，專任景延廣，好大矜功，失歡北虜，卒使禍生於所恃。劉知遠初欲竭節盡忠，不負晉高祖的恩義；奈齊王猜嫌之心一萌，故知遠觀望之意始決。擁精銳之兵，據形勝之地，聞危急而不援，伺釁隙以自圖，真是齊王與契丹互相吞噬，如螭與蚌相持，知遠傍視伺隙，一舉而取之，如漁者坐收螭蚌之利一般。惜乎天道好

還得國之後，坐席未溫，而郭威睥睨其間，已挈漢鼎而爲周矣。且說知遠姓劉氏，其先世沙陀部綠柳村人氏，後居太原汾州孝義縣。父名光贊，母蘇氏，生知遠。初名成保，爲人嚴重不好言笑，面色紫黑，目多白睛。年方七歲，父光贊早已喪亡，家貧母寡，无以自贍。一日，蘇氏與小叔劉光遠商量：「咱家貧子幼，難以忍飢守志，未免喚取媒人，與他評議，改事他人。所有成保幼小，叔叔若可收留，幸爲養他成丁，看他自去作活如何，望覷您哥哥面皮，特爲收錄。」劉光遠答其嫂曰：「咱每若自有家產，生計贏余，便收養這成保小的，也覷着哥哥的面，有甚要緊？但是咱亦家貧，自有幾個孩兒，待咱日求升合養贍，真個是「一朝无飯喫，父子兩分離」，怎說得這話？既是嫂嫂改適他人，只得教媒人與婚主訂議，挈取成保自隨，乃爲便當。」蘇氏曰：「咱有服制，誰人敢爲做媒？須是叔叔爲我主盟始得。」劉光遠曰：「您怕人說服內成親時，何不具狀告官後，召媒改嫁，幾多穩當。」蘇氏見說，只得依從光遠的言語，具狀往孝義縣告官，乞行改嫁。狀詞云：

「告狀改嫁人劉阿蘇，年壯无病，係本縣人氏。昨嫁事劉光贊爲妻，已經五載，生下男孩劉成保，年方七歲。劉光贊於今年正月十二日因病身亡，且阿蘇家貧兒幼，委是貧難不濟，與小叔

劉光遠商議，若欲持服守志，奈貧寒不能營辦口食，據小叔劉光遠回言，令阿蘇具狀告官，挈帶孩兒劉成保改嫁。未敢擅便，謹狀告乞。孝義縣判縣，乞賜詳狀施行！

長興二年九月初五日，劉阿蘇狀。

孝義縣知縣覽阿蘇詞狀，喚集鄰保，并劉光遠，當廳審問，取各人供指詞，因與阿蘇所告相同，遂判執照付阿蘇，召媒改嫁。阿蘇得判後，召得劉洪爲媒，說那臥龍村慕容三郎姻事，盟約已定，無過是着定了下個追陪財禮，選取良辰吉日，慕容三郎取那阿蘇歸家，與那上下親情眷屬，做個筵會，宴請諸賓，笙歌聒地，鼓樂喧天，筵會罷，衆賓送新郎入帳，正是：

錦帳牙床色色新，

銷金帳幔綴同心。

珊瑚玉枕屏山畔，

交頸鴛鴦浮又沉。

慕容三郎取得渾家歸後，其阿蘇挈帶得劉光贊的孩兒成保自隨，歸他義父慕容家看養，改名做劉知遠。年漸長成，慕容三郎是個有田產的人，未免請先生在書院教導義男劉知遠讀習經書。爭奈知遠頑劣不遵教誨，終日出外閑走，學習武藝，使槍使棒，喫酒賭錢，无所不作，无所不爲。義父慕

容三郎心下不樂。一日，是二月八日，慶佛生辰時分，劉知遠出去將錢雇倩針筆匠文身，左手刺個仙女，右手刺一條搶寶青龍，背脊上刺一個笑天夜叉，歸家去激惱義父。慕容三郎將劉知遠趕出門去。在後阿蘇思憶孩兒，終日恓惶，淚不曾乾，真是：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慕容三郎見它渾家終日價恓惶無奈，未免使人去尋得知遠回歸。那時知遠年登十五了，義父一日將錢三十貫文，令知遠將去汾州城裏納糧。其蘇氏向慕容三郎道：「休教劉知遠去納糧，奈他有三般病，怎生把錢付他去得？」慕容三郎問他有甚底病？蘇氏曰：「第一病是愛賭錢；第二病愛喫酒；第三病是愛貪花。沾惹這三病，身畔怎生着得錢？您將三十貫與他去，便從斷送了他頭皮，使他無歸路也！」慕容三郎道：「不是恁地說。人有常言：『遭一蹶者得一便，經一事者長一智。』他前時不肖，被我趕將出去；今想老成似在先時分了。我且把這錢去令他納糧，試他如何。若能了得這事回來，咱待把三五百貫錢與他開個解庫，撰些清閑飯喫，怎不快活？」蘇氏見其夫恁地說了，不敢阻當，只得教劉知遠交領上件三十貫文去納稅。劉知遠交領那錢後，辭了爺娘，離了家門奔

前去。行到臥龍橋上，少歇片時，只聽得骰盆內擲骰子響聲，仔細去橋亭上觀時，有五個後生在橋上賭錢。劉知遠心裏要去斷合賭錢，未敢開口，只得挨身向前看覷。其間有一個後生，向知遠道：『有錢便將來共賭；无錢時，休得來看。』知遠聽得此語，心下欣然，將那納糧的三十貫錢且把來賭。他心下指望把這錢做本，贏得三五十貫錢將來使用。纔方出注，擲下便是個輸采。貶眼間，三十貫錢一齊輸了，无錢可以出注。知遠向五個後生道：『您每一人將一貫錢借我出注。』那人道：『有錢可將來賭；无錢便且罷休。』知遠心下焦燥，向他說：『我不賭錢，且賭個斷打，打得我贏，便將錢去；若輸與我，我不還錢。』道罷，與五個郎君共鬪。鬪經數合，只見五個郎君騰雲而去。知遠意下思忖：這是五通菩薩濟會他，留下這三十貫錢不會將去。擔取這錢奔前去，纔經半日，又撞見有六個秀才在那灌口二郎廟下賭博。劉知遠又挨身去斷共博錢，不多時間，被那六個秀才一齊贏了。劉知遠輸了三十貫錢，身畔赤條條地正似烏鴉中彈，遊魚失波，思量納稅无錢，歸家不得，无計奈何。驀忽間，聽得路上往來人說道：『太原路有使命賚擎後唐明宗皇帝聖旨到來開讀，要招募強壯人充軍，以備防禦契丹入寇。』知遠見說，人急計生，收拾些果足，待往太原府去投軍。行到西河縣

管下地面孟石村，遇見日晚，桐陰已轉，日影將斜；望遠浦幾片帆歸，聽高樓數聲角響；知遠未免要尋個店安歇。店家爲官司行下緝捉姦細，不許停留无行止單身之人，誰人肯容受劉知遠宿泊。正倉皇无措，行至前面，見一座莊舍，十分齊整。知遠將身奔入那莊門，只見粉牆朱戶，畫閣瓊樓；早上淡煙籠院宇，晚來薄霧罩池塘。知遠思量這個人家是一個富豪的人家，待晚奔他莊門上一宿，纔曉便去。誰知道遠在他莊門上打睡，那莊主李長者——名做李敬儒——夜後得個異夢，古人有詩說這夢：

鹿分鄭相終難下；

蝶化莊周末可知。

縱使如今不是夢，

能於爲夢幾多時？

李敬儒夢見甚底？夢見他門樓上有一條赤蛇，纏遶作一團，被敬儒將棒一駢，那赤蛇奮起頭角，變成一條青龍，在霧露中露出兩爪，謊得李長者大叫一聲，魂夢忽覺。等到雞鳴，李長者起來，疾忙喚門子去門下看有甚麼物事，回來報說。去不多時，門子來報道：「莊門上有個壯大的單身漢，在門臺上打睡。」李長者聽得這說，喚門子叫他入來，問他來歷。門子依命出門下，喝一聲道：「咦！您是



甚人，在此打睡？疾忙起來，去見長者，莫帶累咱每喫受譴責。」知遠只得隨那門子入去。長者坐於廳上；知遠就廳下一跪。長者問知遠道：「您是甚處人氏？要往何處？在這裏打睡。您莫是奸細的人？今官司緝捉无行止目生異色人，可依直向咱說來！」知遠啓覆長者：「小人不是奸細，乃是孝義縣慕容三郎義子，只因父親把那錢分付小人去納糧，在臥龍橋上被五個後生廝合擲骰，一齊輸了；被知遠廝打一頓，奪得這錢回來。又行至灌口二郎廟裏，又撞着六個在那獻臺上賭博，知遠又將這錢去入頭共賭，不數擲又被那六個秀才贏了。既无錢納糧，又不敢回家。打聽得太原府見奉聖旨招軍，遇晚店家不肯容受單身无行止人宿泊，未免投奔使莊，權借門臺上一宿，待曉便去。」長者見說：「您一個人形貌堂堂，怎不別尋個生活？去投軍做甚麼？您不見俗語有云：『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做了軍時，别无活路頭也！何不且在此間，與我家裏打籠使喚，你意下如何？」知遠跪謝，仔細觀時，知遠文身繡體，只得教他去後槽飼馬。知遠將身入馬坊，去逐一交點了馬疋，割草浸谷，及手餵，養得一日，只見羣馬嘶鳴，李長者手攜藤杖，縱步到馬坊看觀。但見知遠在地上睡臥，有一條黃蛇，從知遠鼻孔內自出自入；傍有一人身着紫袍，撐着一柄黃涼傘，將知遠蓋却。李長

者歸向他的渾家道：『劉知遠在馬坊地上打睡，有這般物事在邊，委是差異！况昨來所夢的事，似與這事符合。向後這斷必有大大發迹分也！』他渾家道：『既是有此等異事，休教他去養馬，何不將女孩兒三娘子招他做女婿？向後改換我家門風，也是一場好事。』次日，喚他家老院子王大去與知遠說媒，知遠向王大道：『你休來弄我！我一窮到骨，副能討得個喫飯處，您說這般話，莫帶累咱着了飯碗。』王大曰：『咱是得個太君的言語，怎生是來耍您？您若信從，便教您享用快活；若還不肯，您可將身出去。』知遠心中大喜，李長者擇取良辰吉日，招知遠登門，做個入贅女婿。正是：

門闌多喜色，

女婿近乘龍。

屏開金孔雀，

褥隱繡芙蓉。

李長者會着內外衆賓，排着大大筵會，爲女孩兒三娘子招個劉知遠入贅，即日成親。劉知遠與三娘子兩個是夙生有緣，結成夫婦：

鴛幃同寢，共諧今日恩情；鳳枕交權，說盡當時密愛。天上深盟厚誓，難比今時；世間痛惜深憐，怎如今夜。雖然一夕夫妻，但見百年喜美。

當日劉知遠與三娘子成親之後，怎知他三娘子兩個哥哥名做李洪信、李洪義的，終日肚悶，背後道：「咱爺娘得恁地无見識，將個妹妹嫁與一個事馬的駝口，教咱弟兄好不羞了面皮。」只管憎嫌他妹夫劉知遠，轉眼間過了半年，李長者夫妻一兩月間相繼喪亡，便是那李敬儒的長孩兒李洪信管着家計，和那弟弟李洪義兩個，一向僻慙劉知遠，要趕將他出去。三娘子爲見恁地生受，一日向知遠道：「咱兩位哥哥心下不喜您在這裏，咱將些錢本與您出去經商，周年半載却歸來覷咱一番也好。」知遠聽得他妻兒言語，便就房下併疊得百十貫錢，將身出去。奈知遠是個辣浪心性人，有錢便愛使，有酒便愛喫，怎生留得錢住？一日，使盡盤纏，一直奔去太原府李橫衝帳下投軍，號做橫衝都。自投軍後，時通運秦，武藝過人，走馬似逐電追風，放箭若流星趕月，臨陣時勇如子路，決勝後謀似張良；不兩月間，多立了奇功。李橫衝補授知遠做着偏將，與那銀槍効節都軍下石敬瑭兩個廝合結義，做個兄弟。却說那三娘子自知遠出去經商，半年後生下一個孩兒，李洪信、洪義兩個，要教那妹妹將水淹殺了。『您一身自也依傍咱每衣飯，如何更養得那窮漢的孩兒？』只管在家罵詈。三娘子不能禁受，與那叔父李敬業商量，雇覓一人，寫着一封書，將這孩兒送去太

原府還劉知遠，知遠接了書看，將那孩兒命名做承義，雇覓個乳母看養。在後劉知遠根着石敬瑭軍下立功，做着石敬瑭部下部將，是後唐長興三年事也。那時契丹欲舉兵入寇，朝廷選帥臣出鎮河東，有樞密院直學士李崧去皇帝根前奏過：『今朝廷議選河東帥，非石太尉不可。』即日宣授石敬瑭做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跟隨敬瑭一處，去到晉陽田地裏，將軍下事務一切委重劉知遠。勾當。至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朝廷不欲石敬瑭久在河東，徙潞王從珂做河東節度使，却宣授石敬瑭做成德節度使。會潞王稱兵反叛，捉着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了；閔帝倉皇无措，下詔召石敬瑭將兵入朝，拒敵潞王。三月，潞王兵馬到陝關鄉，閔帝憂駭不知所向，只帶得馬軍五十人，一同奔出懷州。至東數里頭，遇着石敬瑭統兵入衛。閔帝心中大喜，召敬瑭問興復之策。敬瑭曰：『臣聽得康義誠已行反叛，事勢危急，容臣與二三大將謀之，却得聞奏。』敬瑭出外見懷州刺史王弘贇，共謀興復大計。弘贇曰：『前代天子播遷，皆有卿相侍衛府庫法物。今主上此來，僅有五十騎自隨，莫是被潞王即位後，廢了主上，驅迫此來，亦未可知。』敬瑭回軍中，將王弘贇的話說與沙守榮，奔洪進兩個。忽洪進向前責罵敬瑭曰：『令公爲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遷，委計令

公，冀圖興復，公乃以此致疑，怎不是附賊要賣天子否？洪進抽佩刀待刺石敬瑭，當有敬瑭親將陳暉力救得免。守榮格鬪，被陳暉殺死。洪進亦自刎死。劉知遠做牙內指揮使，直引兵入閔帝行宮，將左右從行的騎士，一齊殺盡，祇留閔帝一人，得不加害。石敬瑭更不謁見唐主，引兵徑趣洛陽。至清泰三年，唐主宣授石敬瑭做天平節度使，敬瑭欲不拜命，朝旨差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迫脅敬瑭赴鄆州。敬瑭疑懼，與劉知遠共謀去就。劉知遠道：「哥哥久在兵間，素得士卒心，今據形勝地面，士馬又十分精強，若稱兵反叛，帝業可成。奈何聽命於一紙制書，自投身於虎口乎？」敬瑭聽得知遠這說，心下欣然，應道：「賢弟說的話，使我心下豁然。」便喚請掌書記桑維翰寫着表，稱臣於契丹主，請以父禮事之。契丹主回書，許俟八月，傾國赴援。八月，唐主使張敬達築長圍攻打晉陽。石敬瑭差劉知遠做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契丹主立石敬瑭做大晉皇帝，改年號做天福元年。宣授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福四年，晉主加授劉知遠做同平章事，與那杜重威同制。知遠心下不悅道：「咱有佐命的大功，重威起自外戚，无甚功勞，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肯拜受。晉王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他歸家閑坐。」趙瑩奏道：「陛下昔在晉陽時，兵不

滿五千人，受虜兵十萬余所攻，危在旦夕，倘非劉知遠心如金石，拚死拒守，大業何由可成？今以小過失，棄絕功臣，天下之人將謂陛下賞輕罰重，无以制伏臣民。晉主怒少解，遣和凝親到知遠居第，宣諭聖旨，促令受命。知遠惶恐就職。天福六年，晉王伯安重榮跋扈，宣授劉知遠爲北京留守。那時知遠的孩兒承義，年至十二歲，因出外走馬，被軍卒戲笑曰：「宣贊跨馬躍毬快活，怎知恁的娘娘在那孟石村，日夕在河頭擔水，多少苦辛麼？」承義未聽得時，萬事都休；才聽得後，一日也忍過不下。歸家泣告父親道：「孩兒每出外閑走，被軍人笑罵，道咱在此快活，怎知娘娘見在孟石村河頭擔水辛苦。孩兒告着爹爹，待親身去尋咱娘娘，探問消息。」知遠聞言，只見眼淚汪汪，向承義道：「您不須去；您若去時，兩個舅舅必用計謀陷害您。待老爺明日結束行囊，帶領百十人一同走去，探您娘娘消息，兩日便回。」那元帥經行，但見鞞聲振野，騎氣驚人；旌旗飄九陌紅霞，戈甲浸滿皆秋水。離了北京，離不得飢殍渴飲，夜宿曉行。不數日到得孟石村二十里頭，將一行人從並潛伏一處；知遠自打扮做個討草人夫，擔着一對草籃，回那孟石村李長者莊上去。那兩個舅舅李洪信、李洪義全不秋采着知遠，只有那叔叔李敬業，認得知遠，帶他去廳上坐定，喝令屋裏點茶出來。

古人有詩說茶，道是：

玉葉旗槍真絕品，

僧家造化極工夫。

兔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前細浪腴。

斷送睡魔離几席；

增添清炁入肌膚。

幽叢自好巖溪畔，

不許移根傍上都。

茶罷，盞托歸臺。敬業問知遠道：「探聽得賢親在太原大大發迹，今將謂衣錦還鄉，怎生衣服得：

……您的妻房在這裏喫哥哥萬千磨難，日夕監他去河頭挑水，受盡苦辛，也指望您功名成遂，

夫榮妻貴也；您下梢只恁地狼狽，怎不叫他失望！」將出兩件衣服，使知遠穿了，引他去上親下情

處，厮叫一聲，因歸去見取三娘子，夫妻厮見，不覺珠泪垂垂。知遠道：「咱討草去爲北京留守司行，

應副餵馬用度，改日却來相探。」道罷，挑起草籃便去。第二日，只見一陣軍馬在莊門外囉喏；少刻，

北京留守頭踏過了，人從喝道：「低聲看看留守馬來，直至李長者廳前下馬，行上廳上坐了，看那留

守坐廳時如何？」

無限朱衣當砌畔，幾多衛士立塔前；  
厖眉獄子執黃荆，努目杖家持法物；  
左邊排列，無非客將；  
孔目通引官；右侍森嚴，盡是獄級前行推款吏；  
法司檢條定法，獄子訊問釘枷，說不盡許多威嚴，  
塑畫着一堂神道。

那廳上坐的，却是李長者贅婿劉知遠，受了北京留守，衣錦還鄉也。使左右請將三娘子出來，令排備香案，戴冠穿帔，拜受夫人宣命拜罷，就知遠左邊列坐。喝令當日排軍，捉將李洪信、洪義兩兄弟，跪於塔下，罵之曰：『您舊時欺負自家，趕將出去投軍；又要將水淹殺了咱的孩兒，咱這三娘子是您同胞的兄弟，不把半眼覷他，迫令他受盡了萬萬千千磨難，日夕爲你做駝口去河頭挑水。您是，不顧恩義的賊！』喝令左右：『將第一等重枷來，將李洪信、李洪義枷着。待歇子親眷厮見了，押赴門首斬首來軍前獻酒，洩了咱一肚憤氣！』當得妻叔李敬業進前跪告，知遠疾忙起身，走下塔來，將叔叔扶起，請上廳，歸主位坐定，敬業道：『人居寒微時，誰不喫人欺負？且如蘇秦未遇時，嫂皆笑之，不爲下機；及佩六國相印時，位高金多，親屬皆來根隨蘇秦，干求富貴，秦皆周之，使滿其欲而去。又如朱買臣，家貧刈薪糊口，常將書冊掛擔上，行且讀書。其妻羞見買臣恁地，日夕求去。買臣道：



「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七矣，待我富貴，厚報您恩，休要辭去。」妻罵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堅要改嫁。買臣不能留，姑聽其去。不三年，拜潁川郡太守。買臣到任，其妻根後夫同治橋道，買臣見之，使載後車以歸。咱哥哥夫妻兩個，自有眼孔識得好人，招賢親入贅。是洪信、洪義兩個凡夫肉眼，怎識好人？望留守覷着咱哥哥面皮，姑存留兩個承續香火，亦是賢親一場陰德事。」知遠跪謝了敬業道：「小人聽得叔叔教誨，敢不遵從。」喝令塔下排軍，將洪信、洪義兩個踈了枷，引上塔來，爲他把一個盞，與他退驚則個。又記得舊日在李家未贅時，曾出外牧馬，馬喫着報恩寺田禾稼，被寺僧拿去，答了二十下。知遠回孟石村後，此僧不勝恐懼。知遠乃遣人喚這僧來，命之坐，以好語慰安之，道是：「大丈夫以德報怨，小人以怨報怨，您可安心。咱前日的事如風休冰解，休要疑懼。」衆心服知遠之器量過人。知遠在孟石村住得半月十日，帶取李夫人一同回北京留守衙去也。十月，知遠遣親將郭威，賚詔旨誘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他舍棄安重榮，來歸朝廷。『您好生小心勾當，事濟有賞。』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當來，祇將袍袴賜之，得他歸服。今若捐重賂以誘之，可立致其來耳。」知遠令郭威將帶黃金玉帶等自隨，往吐谷渾白承福處諭指云：「朝廷

已割您這田地隸屬契丹，您合自安部落。今者何故南來助安重榮反叛耶？祇恐重榮喪亡，您部屬無所歸附，悔無及矣！」承福惶懼，帥衆同郭威來歸降劉知遠。知遠表白承福做大同節度使。六月，晉主石敬瑭疾亟，宣召劉知遠入朝，欲使輔政，策立嗣君。是時，齊王重貴自立爲帝，竟寢其命不遺。知遠在後得知，由是心懷怨望。天福八年九月，景延廣執契丹回圖使喬瑩，因放瑩歸國，乃大言曰：「爾歸語其主，孫有十萬橫磨劍，翁怒則來戰，萬一蹉跌，取笑天下。」知遠那時做河東節度使，聽得這言語，遂知延廣以大言召寇，但不敢聲言之；一面增募軍馬，置十余軍以備契丹衝突耳。開運元年二月，契丹渡河，晉主自將親征，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兵屯樂平不進。八月，宣授劉知遠爲行營都統，知遠受命。晉主再遣使命督促知遠會兵山東，知遠但按兵不動。晉主疑之，謂所親曰：「知遠據守太原，殊无援朕之急，想有異圖。」雖受都統之命，實无臨制之權，凡朝廷大事皆不得預聞。知遠亦自知爲主上見疎，但謹慎自守以度日。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小人見令公每日憂形於色，但以淺陋之見覘之，河東之山河險固，風俗好鬪，地多良馬，无事則勸民勤於耕桑，有事則募民習於弓矢，此真霸王之資也。願令公堅守，不必移鎮，進退在我，又何憂乎？」知遠曰：「咱有

此意久矣。顧高祖之恩不可負耳。開運三年八月，晉王數召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其部落入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无所輕貸，必以法誅之。部落往往知朝廷微弱，又怕知遠嚴明，私謀遁歸故地。劉知遠與郭威商議，今天下多事，置白承福等部落在太原，乃異日腹心之疾，不如因事圖之。密遣人進表奏朝廷，謂白承福等爲謀反覆，將有歹心，乞朝廷遷移其部落，使居內地。晉王乃遣使命賈詔將吐谷渾部落分隸諸州。知遠乘其未行，遣郭威招誘白承福入居太原城中，以謀叛坐之，併其部屬四百余口盡殺之，不留一人。吐谷渾之黨遂弱。初，晉主忌知遠位望已隆，乃進爵爲北平王，使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愈增募軍馬，兼得吐谷渾財畜，愈覺富強。馬步軍各有五萬余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心知晉室危亡，忌景延廣用事，更无一言論諫。契丹舉大兵深入，知遠心知晉主顛沛，嫌晉主忌刻，不遣一兵救援。至晉主重貴被契丹執以北歸，乃分兵據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於契丹。表云：

「河東節度使、北面行營都統、進封北平王、臣劉知遠，謹頓首上表於大遼皇帝陛下。臣備位晉朝，位兼卿相，主有昏德，而不能進弼違之諫；國有兵難，而不敢遣勤王之師。實以皇帝

陛下自天生德，无地不臣。今以亡國之俘臣，願存前晉之宗社，冒死謹言，席藁待罪，伏候聖旨！」  
契丹主覽知遠所進表了，道是：「劉知遠觀望不至，既不屬南朝，又不事北朝，意將何所屬耶？」乃手詔褒美，詔云：

「覽卿所奏，備見忠忱。今賜劉知遠木拐，優禮先朝元老，昭示朕尊賢之意。此後進表宜加「兒」字於劉知遠姓名之上，勉守太原，朕將畀爾之嘉命！」

王峻捧詔回歸，具道契丹主的意思。孔目官郭威向知遠道：「虜之恨公深矣。但王峻言契丹貪殘，大失人心，雖得天下，豈能久有茲土中國？須索中國人爲主，且待時而動可也。」知遠曰：「公之謀，與吾意暗合，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也！」或有勸知遠乘時進兵，以興復晉室爲辭，必可得志。知遠應之曰：「用兵當審時度宜，今契丹新據三邑，未有他變，怎可輕動？况契丹之志，惟在於得貨財，若剽掠已滿所欲，必將北歸。况春寒已過，勢難久留，直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收萬全之功也。」河東將佐勸劉知遠稱尊號，然後號召四方忠義之士，以取中國。知遠厲聲曰：「晉主北遷，怎得使爾叛國？如高祖恩義何？」那時知遠聽得契丹主北還，聲言欲出兵并陘，迎奪晉主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

肇告報諸將佐出師期限。軍士皆驩言：「中國无主，今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推戴北平王先正位號，然後出師未晚。」爭呼萬歲。知遠疾聲叱之曰：「虜勢尙且披猖，吾之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然後俟天所命。士卒何知，妄有所請！」命左右禁止之。孔目官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此殆天意，非止人謀。王不乘此時應天順人，則人心一去，怎不反受其殃？請大王熟思之！」知遠爲衆迫脅，乃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之號，又嫌開運年號不佳，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有爲契丹括率民間錢帛者，截日革罷。晉主知遠自將精兵東迎出帝，至壽陽，聽得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詩曰：

晉君借援犬羊羣，  
誰料犬羊更吞噬，

迫脅唐君赴火焚，  
周還圖漢不堪聞！



#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目錄

## 卷之上

郭威家世業農。

郭威生下有肉珠。

郭威彈死顧驢兒。

郭威殺死賣劍人。

相士謂郭威他日大貴。

郭威辭柴氏往潞州探親。

郭威射死裴約救董璋。

郭威殺死賣酒人。

郭威在汴京遇劉知遠。

常氏爲巨蛇纏繞有娠。

常氏喪夫後投常武安。

潞州刺郭威雀兒處斷。

郭威逃歸邢州。

柴長者招郭威爲女婿。

郭威往澤州應募。

被董璋爭了功賞。

李繼韜放走郭威。

劉知遠做招討使。

郭威詐降契丹偉王。

辟郭威爲參謀官。

漢主宣郭威爲樞密使。

郭威入受顧命。

郭威出征三鎮。

郭威歸大梁。

契丹入寇邊郡。

郭榮做貴州刺史。

差孟業贖詔殺郭威。

漢主爲亂兵所殺。

劉贇發徐州。

郭威請奉漢宗廟。

郭威夜劫偉王寨。

郭威誅族白承福。

漢主疾篤。

郭威殺杜重威。

郭威收復三叛鎮。

隱帝降詔大赦。

詔郭侍中出鎮河北。

李業殺史弘肇。

郭威帥兵入朝。

遣馮道迎立劉贇。

澶州軍逼郭威爲帝。

太后廢劉贇爲湘陰公。



郭威稱帝，改國號曰周。  
 劉晏遣劉承鈞使契丹。  
 王峻帥兵禦北漢。  
 唐主遣燕敬權救北漢。  
 周主放燕敬權歸唐。  
 慕容彥超投井死。  
 皇子郭榮入朝。  
 封皇子爲晉王。  
 周主召晉王入宮侍疾。  
 晉王卽皇帝位。

卷之下

世宗下詔親征。

劉晏卽位晉陽稱北漢。  
 契丹睡王舉兵助北漢伐周。  
 藥元福殺退劉晏。  
 藥元福生禽燕敬權。  
 慕容彥超叛周。  
 周主幸曲阜謁孔廟。  
 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周主祀南郊。  
 周主殂。  
 北漢舉兵伐喪。

宋太祖殺退北漢軍。

世宗斬樊愛能何徽。

北漢主大敗走歸晉陽。

北漢劉晏歿，子承鈞立。

張藏英請浚胡盧河。

詔毀天下寺院。

詔毀銅佛像鑄錢。

蜀主遣使請和。

趙太祖擒皇甫暉。

世宗召陳搏入對。

劉仁贍病，爲軍將擁降。

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

皇子宗訓卽位。

趙太祖爲殿前都虞候。

世宗簡練軍實。

世宗下詔求言。

王朴獻策論備守。

造僧帳計六萬人。

世宗舉兵伐蜀。

世宗舉兵伐唐。

唐主遣使請和。

唐帥劉仁贍堅守。

唐主遣使請和。

世宗歿。

命趙太祖統兵北伐。

苗訓知天文。

軍次陳橋驛。

趙太祖受恭帝禪。

日下有一日黑光相盪。

軍士推戴趙太祖。

趙太祖改國號為宋。





#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卷上

詩曰：

漢祚相傳僅四春，

區區篡位謾勞神。

浮榮易若草頭露；

大位歸之花頂人。

五代幾年爭霸業；

千村萬落漲氛塵。

誰知天意歸真主，

夾馬營中王氣新。

話說郭威事漢高祖劉知遠，凡軍府之事，無問大小，悉以咨問於威。高祖升遐，將太子承祐分付着郭威輔佐。奈承祐——諡做隱帝的——聽信外戚李業讒言，一朝無故輕殺大臣。郭威舉兵反叛，挈享國四年之漢鼎而遷之周廟，是為周太祖也。且說周太祖姓郭名威，乃山東路邢州唐山縣地名堯山人氏。其父郭和以農耕為業；其母常氏乃河東路潞州黎城縣常武安的妹妹，自嫁事郭和後，丈夫日勤耕稼，婦女夜事績織，斷共生活，應當官司繇役。一日，郭和出田頭耕耨禾苗，常氏將飯

食送往田間，在中路忽被大風將常氏吹過隔岸龍歸村，爲一巨蛇將常氏纏住。不多時雷電頓息，天日開明。常氏喫這一諛，疾忙奔歸堯山，便覺有娠。懷孕一十二個月，生下一個男孩，誕時滿屋祥光燦爛，香氣氤氳。郭和抱那兒孩一覷，見左邊頸上生一個肉珠，大如錢樣，珠上有禾穗紋，十分明朗。郭和向常氏道：『這個肉珠作怪，珠內有禾，莫是田禾之寶？』夫妻私相告語，怕生這男孩後，每歲田禾倍熟，因命名喚做郭成寶。豈料得這孩兒後，家中生計蕭條，田禾耗損，不兩年間，郭和身死。那常氏帶取這個孩兒，年幼無依，未免併疊了家財，將郭和營葬了畢，母子兩個奔去河東路潞州尋着黎陽縣，投奔着常武安家裏收留，同共作活。年至七八歲，他舅舅常武安使令郭成寶去看牧牛畜。有那大蟲要來傷殘牛隻，被成寶將大柴棒趕去，奪取牛回來。成寶歸家，說與舅舅得知。常武安道：『您年紀雖小，却有膽智，我爲你改了名喚做郭威。您小年有這膽氣，他日可無負「威」之名也。』年至十一歲，武安令郭威去看守晒穀，怕有飛禽來喫穀粟時，驅逐使去。無奈那雀兒成羣結隊，價來偷喫穀粟，纔趕得東邊的去，又向西邊來喫。無計奈何，郭威做成竹彈弓一張，拾取小石塊子做彈子，待那飛禽來偷喫時分，便彎起這弓，放取彈子，打這禽雀。却不曾彈得雀兒，不當不對把。

那鄰家顧瑞的孩兒顧驢兒太陽穴上打了一彈。彈到處，只見顧驢兒瞥倒在地，氣絕。被那地分捉將郭威去，解赴黎陽縣裏打着官司。雖不得委官親到地頭集鄰驗視顧驢兒屍首，除太陽穴一痕致命外，餘無痕傷。取了郭威招伏，解赴潞州府衙去聽候結斷。那潞州刺史坐廳，將郭威管押立於廳下。刺史一覷，却是孩兒每打殺了孩兒，把筆就解狀上判送法司擬呈。那法司檢擬郭威彈雀誤中顧驢兒額上，係是誤傷殺人，情理可恕；况兼年未成丁，難以加刑。擬將郭威量情決臀杖二十，配五百里，貸死。呈奉刺史台判，准擬照斷，免配外州，將頰上刺個雀兒，教記取所犯事頭也。司吏讀示案卷，杖直等人將郭威依條斷決。決訖，喚針筆匠就面頰左邊刺個雀兒。刺訖，當廳踈放。郭威被刺污了歛兒，思量白淨面皮今被刺得青了，只得索性做個麤漢，學取使槍使棒，彎弓走馬；每夜讀誦閻外春秋，太公兵法。年至十五六歲，勇力過人。喫酒時，喫得數斗不醉；喫肉時，喫得數斤不飽。一日出市上閑走，有一漢將着一條寶劍要賣。那劍光閃爍，殺氣崢嶸，正是：

手持三尺龍泉劍，

定取皇家四百州。

那漢將這寶劍出賣，郭威便問那漢道：『劍要賣多少錢？』那漢索要賣五百貫錢。郭威道：『好！只

直得五百錢。咱討五百錢還你，問你買得。」那漢道：「俗語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我這劍要賣與烈士，大則安邦定國，小則禦侮扞身。您孩兒每識個甚麼？您也不是個買劍人。咱這劍也不賣歸您。」郭威道：「却不叵耐這廝欺負咱每！」走去他手中奪將劍來，白干地把那廝殺了，將身逃歸邢州路去。郭威到得邢州，尋問唐山縣地名堯山，到得鄉里，那有一個人廝認得他？他跟着那娘娘常氏回潞州時節，郭威且得二三歲；今雖長成，奈緣刺壞了斂，誰人肯認他。行了兩日，却有他親叔父郭科認得他頸上肉珠兒，便喚道：「郭成寶！您今恁地長成了！又怎生刺了斂兒？」郭威向郭科把別後的事一一說了一遍。郭科道：「您雖是殺了那人，却是州縣隔遠，那裏有討您處？您且在此閑耍幾時，却討個生活歸您做。」一日行從柴仁翁門首過，——那柴家是個世代豪富，好布施，濟貧寒，積陰德的人。他門下常有諸色百工技藝的人，在彼仰給衣飯。——他門下一個相士見了郭威，向柴仁翁道：「適來行過的後生，是何處人氏？這廝將來貴不可言。頸上一顆肉珠，乃是禾寶；頰上一個雀兒；將來雀兒口啄着禾粟時分，這人做天子也！」柴長者見那相士恁地說了，急忙使人喚郭威進來，問他來歷。郭威逐一說與柴長者聽了一遍。長者問郭威曰：「您而今在這裏做



個甚的生活？」郭威道：「咱待去爲人雇傭，挑擔東西，胡亂糊口度日。」柴長者道：「不消恁地。咱有個親生女兒，喚做柴一娘，招您做贅居女婿，不知您意下如何？」郭威見說：「謝長者看覷，但是小人身畔沒個遼丁，怎生敢說婚姻的話？」柴長者道：「大丈夫富貴貧賤，各有時命；且忍耐在家裏，俟時通運泰，必有發跡的分也。」柴長者便喚鄰舍范文二做媒，與郭威的叔父郭科說知，擇取良辰吉日，招郭威入舍，與柴一娘結百年夫婦之好。奈郭威既入贅柴家後，柴長者是個豪富的人，他貪圖相士道郭威他日做天子，別作一眼覷他。那柴仁翁有兩個孩兒——長的名做柴守禮，次的名做柴守智——每日與郭威厮趕閑耍。郭威是個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使，有酒便要喫，時常出外，好使性氣與人厮打。柴氏向郭威道：「咱父親累代積善，不喜您恃勇使性打人，怕有失手時，自投刑憲，怎不生受？」郭威一日向柴一娘道：「您且安心在這裏，咱娘在潞州舅舅常武安家裏，自前年買劍殺了那厮，走從這裏來，一向不知他音耗是怎生。近來該遇赦恩，從前罪過官裏都赦了，咱便欲過潞州，探我娘娘一番，有盤纏可得三五十貫文與我，歸來却得厚謝。」柴氏見他有這孝心，便向爺爺柴仁翁說知，津發郭威離了家門，投潞州去。是時後唐天祐二十年正月的事也。行經月餘，

已到潞州常武安，見了舅舅，問着娘娘信息，且知母氏已自喪亡。是他常舅帶郭威去墳頭拜墓了，慟哭一頓，覺得常武安嫌郭威在前生事連累，亦不甚眷顧着他。恰遇三月時分，有潞州節度使李繼韜將澤州叛唐歸梁，出榜召募敢死勇士備禦。榜曰：

『潞州節度使司欽奉 詔敕，差當職備禦本鎮，收勦裴約，拔取澤州。今備勝召募敢死義士，充軍前勾當。如有英雄豪傑勇力之士，願當一面，願保一城，自出奇謀，共立異績者，許赴軍前應募。待斟酌官賞，奏換真命，斷不食言。故茲榜示，諸人通知。天祐二十年三月日榜。』

李繼韜出了這榜，無人應募。郭威讀罷，心中大喜，自思忖道：『咱有些武藝，識得兵書，若不去充軍，要作何用？』即日去州前揭了榜應募。繼韜一見大喜，便署他做裨將，統率五百人。五月，繼韜要統兵攻取澤州，遣董璋做着先鋒。董璋到澤州城下，與裴約會戰。二將交關，裴約佯敗，董璋乘勝追殺，被裴約伏兵四起，將董璋活捉了。那時郭威躍馬，手輪雙刀，突入裴約陣上格鬪，殺傷三十餘人，將董璋搶歸。那裴約一直趕來，被郭威勒回馬射了一箭，裴約中箭墜馬而死。董璋遂取了那澤州，却把取城的功勞報着李繼韜，做自己功請賞。郭威喫董璋爭了這功，又隸屬他部下，思量與他廝爭。

不出，嘔了一肚價怒氣，沒奈何，他是粗漢，只得多喫了幾碗酒，消遣愁悶，連泛了二三斗酒，該酒錢一貫有餘，身下沒錢，未免解個佩刀問店家權當酒錢，候有錢却來取贖。店家不肯當與，被郭威抽所執佩刀將酒保及店主兩人殺死了。地分捉將郭威解赴節度使司去。李繼韜大怒道：「您是軍將，怎得妄殺平民？」郭威將救董璋殺裴約取澤州的事，向繼韜詳細說了。『只爲喫董璋爭了功賞，肚悶，將佩刀當些酒喫，醉後將他殺了。』繼韜見說，且喝令長枷送獄收問。終是惜他勇力，不忍壞了他，密地喚人放威走了。郭威直奔入汴梁，單獨一身，沒個歸着。一日，在御街上閑行，有陰陽官費博古設肆賣卦，郭威去個卦肆裏買一個卦，專占此身去就。費博古排下了卦子，問：『丈人要作何用？要謀甚事？』郭威道：『咱到此間，待要去充軍；又待要奔歸邢州鄉里。這卦吉凶怎生？願先生明告！』費博古且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那四句詩道個甚的？

百個雀兒天上飛，

九十九個過山西。

內有一個踏破脚，

大梁城裏賃驢騎。

郭威一見費博古寫了這詩，心中道是：『咱名喚做郭雀兒，他卦影上分明提出咱姓名，極是靈驗！』

博古道：『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象，不可戀舊回鄉，只好在汴梁住坐，將來有富貴之分也。看詳此卦，乾象爲龍，亦君象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不爲君，他日亦是近君；德之人，只可謁見大貴人，自此發跡非細。老夫自從在這裏設肆賣卦，前後不曾占得一課如此。賢丈功名來逼，千萬保重！他日無忘老夫之言也。』道罷，郭威心中欣喜，去街上買些酒喫，恰遇平章劉知遠朝回，那郭威醉倒路傍，被喝道軍卒將藤棒子打起來，擁至知遠馬前。知遠見郭威是個健漢，喚郭威根着馬來，引歸私第，詢問郭威是何處人氏，怎生醉倒路傍。郭威從那應募李繼韜軍下攻取澤州，被董璋占了功賞，殺人逃走，來到此間，逐一細說與知遠聽了。向郭威道：『您有這般智力，當此亂離之世，不從事弓刀間，立着功名，取那富貴，怎不枉了一生？虛擲光陰，真是可惜！』喚左右將一卮酒賜與壯士飲喫。郭威告覆：『相公！一卮酒怎能醉我？若蒙頒賜，告覓一斗見賜！』知遠見郭威是慷慨丈夫，喚將二斗酒，仍將熟豚蹄一隻，與他按酒。郭威就廳下接了酒并豚蹄，向廳前跪謝；將到廊下，把大大碗傾酒，滿滿泛了三五碗；抽腰間所佩的刀，將豚蹄割取大瓣喫了。劉知遠喚入宅堂裏去問：『郭威！您只在咱帳前做親將，統帥七百人，您爲頭目！』即時出了劄付，將一部軍馬交郭威管領，開運元

年，晉主自將兵親征，駕次澶州，檄劉知遠做招討使，與杜威、張彥澤兩個各統所部兵馬，備禦契丹。是時，劉知遠帥軍從太原路去，契丹遣偉王將兵寇太原路。偉王帥精兵五萬，在忻州秀容縣北下寨，旌旗蔽野，馬畜彌山。劉知遠令寫書約會白承福合兵防禦。郭威道：「告樞密招討相公！小人請將精兵三千，明日決定破賊。請相公憑城看小人用計，却取賊營！」知遠謂郭威曰：「虜兵方來，其氣甚銳，未可與戰，您不可輕敵。」郭威曰：「彼跋涉風沙，兼程疾驅而來，士馬疲困；若不乘此攻擊，待營壘已成，我軍見其士馬之盛，必奪其氣，不敢與敵，則勝負未可知也。何似乘其疲困而擊之，可以得志？」知遠曰：「您道得是也！」日未晡，郭威下令令軍士備辦糧食，人持火炬一枚，向忻州秀容縣南藏伏了；約以夜後火舉，則各焚炬鼓譟而進。恁地分付了，郭威脫了衣服，令軍人將他背脊上打了三十下背花，星夜走過秀容縣北契丹寨上詐降，被巡卒拿去，擁見偉王。偉王道：「這人莫是奸細？交軍下斬了頭來！」郭威垂泣道：「小人遠遠來投大王，要爲大王白手取了太原，少報仇怨，怎生疑我是細作，枉把小人殺了！」偉王見說，喚且留人，問：「您是何人？可說因依仔細！」郭威道：「咱是劉招討帳前親兵郭威，因喫酒得罪，被主帥將小人打了三十背花，禁受不過，特地投奔

大王。大王不信，可驗背瘡，便見的實。」偉王看了郭威背上杖瘡，便不疑他。問：「郭威！您有甚計可取太原？」郭威道：「知遠軍下有一個使妖兵的人，喚做馬般，會藏形匿影，喝茅成劍，撒豆成兵。今馬般已在大王軍營中了。合先爲除了這人，則知遠如失左右手，太原可以垂手拿來。小人請一張劍，併大王帳下親兵一人爲伴，咱有術可以拿得他。」偉王將劍一口付郭威，令阿里罕做伴當，一同搜捕。郭威待至二更後，被郭威將阿里罕殺了；併帳前親軍，盡行砍殺，舉火大譟，一軍擾亂。那三千伏兵，四面掩殺，偉王僅以身免，俘斬一萬七千餘人。偉王卽日引兵逃遁，郭威大得勝捷，表奏朝廷，辟郭威做節度司參謀兼推官，凡有軍馬文字，必使郭威共議。八月，晉主遣劉知遠做行營都統，令將所部兵馬約會山東田地，共禦契丹。那時知遠堅守太原，無赴援之意，晉主疑之，每有國家大事，皆不使知遠謀議。劉知遠自見位高勢偏，頗以爲憂。一日，問郭威曰：「朝廷徵兵甚急，咱每是怎生去就？」郭威謂知遠曰：「河東得山河之險固，有士馬之精強，無事則民勤於耕稼，以廣軍儲；有事則民習於弓矢，以洩武事。此真霸王之資也！閉關自守，又何憂乎？」晉開運三年八月，白承福部落在太原多務剽掠，居民不安生理。劉知遠憂之，一日，與郭威謀曰：「方今天下多事，若使吐谷渾

白承福等久居太原，此乃腹心之疾，不如早除之。」威曰：「密表於朝，乞遷之內地，分其種落，置諸州，則可無患。」晉主得表，遣使送其部落分隸諸州。知遠使郭威等誘承福等入城，以謀叛誣承福等，合其族四百人，殺之無遺。開運四年七月，劉知遠卽皇帝位，國號曰「漢」。詔授郭威做樞密使，樞密院吏魏仁浦奉使契丹還，郭威訪問仁浦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逐一疏陳，郭威專信任之。是時，朝廷庶事草創，漢主知遠悉以軍府事委郭威提督。乾祐元年正月，漢主疾大漸，召史弘肇、郭威等入內，漢主泣謂威等曰：「吾披荆棘，共卿等取天下，從事鞍馬三十餘年，行與卿等訣別。嗣子承祐幼弱，（承祐卽隱帝）後事託在卿等，善護之！」道罷，漢主殂於內寢。郭威與史弘肇謀，祕不發喪，下詔稱杜重威謗議朝政，頗懷舊心，將重威并其黨押赴市曹斬之。市人爭割重威之肉以啖之。河東節度使劉崇，當漢高祖知遠鎮河東時分，與郭威爭權有隙。至是見威方總兵柄，劉崇憂懼，恐郭威報怨，與判官鄭珙謀曰：「主上幼冲，政在權臣，咱與郭侍中不叶，他日必有變，將如之何？」珙曰：「晉陽之兵，天下無比，况又山川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大老，不向此時善自爲計，他日受制於人，悔之何及？」崇曰：「您說得是也！」卽日罷了上供征賦，收募豪傑，籍民丁爲兵，朝

郭威  
好中兵  
三道

廷詔令多不稟承，而反叛之意將萌矣。會河中李守貞永興王景崇鳳翔趙思三鎮反叛，漢隱帝詔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樞密使如故，將兵趨河中，督三道軍馬，收捕三鎮，諸軍皆受郭威節度。郭威受命，至河中，分兵爲三道，攻打河中。白文珂、劉詞兩個，就同州進兵；常思自潼關進兵；郭威自陝州進攻。蓋郭威撫養士卒，與之同甘共苦，小有功的，厚賞之；微有傷的，親視之；軍士無問賢不肖，凡有開陳，皆溫辭色接之；微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此得將士心，所守必固，所攻必克。乾祐二年正月，郭威聽得蜀兵來救鳳翔，趙暉戰敗，求救於郭威。威自將精騎五千人赴援，未到大散關，蜀兵聞風逃遁；郭威再還河中。李守貞果覘郭威之出，使王繼勳引精騎千餘人夜襲漢柵，縱火大譟。劉詞使裨將李韜禦之，繼勳戰敗，殺獲七百餘人，繼勳中矢而逃。四月，李守貞再出兵攻漢長圍。郭威謂都監吳虔裕曰：『聽得河中非久食盡，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不旬月間，三鎮之叛盡授首矣。』魏延朗統兵來劫長圍，吳虔裕躍馬迎戰，戰纔數合，魏延朗已被吳虔裕活捉過來。王繼勳帥其衆三千人，詣郭威軍前投降。七月，李守貞見趙思綰、王景崇兩鎮已降，郭威將兵攻拔了河中府外城了，李守貞與妻子赴火自焚。郭威入城，獲守貞孩兒崇玉與其僞相國師摠倫等，解送大梁，磔尸於市。八月，郭威自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第五十五

河中歸，道經洛陽，見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聚斂，剝削百姓，徑出樞密院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做西京留守。九月，郭威歸至汴梁，前軍人唱凱歌，後陣馬敲金鑼，回到禁城了。漢隱帝登寶殿，集文武官分班立於金塔之下。羣臣進表，稱賀三鎮已平。郭威至殿下，朝見隱帝。帝勞之曰：「卿跋涉山川之險，衝冒風沙之中，運籌決勝，使元兇授首，三卿悉平，非卿之力不及此！」龍顏大悅，便支給了金銀絹帛各五千疋兩，犒賞諸軍。宣郭威加侍中樞密大使。威奏漢主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饋兵食，皆宰相大臣居中者之力。臣安敢獨當此賜？」隱帝徧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至殿下，帝命內府出金帶一條賜郭威，玉帶九條賜宰相以下九人。加授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史弘肇又奏曰：「臣以郭威削平三鎮，推功於臣等，濫蒙恩賞，在外藩鎮，未沾恩賜，怎不失望？欲望聖慈，允臣所奏，以削平三鎮，大赦天下，普賜恩爵，使中外之人，共沐維新之澤，不亦美歟？」漢主允奏，令學士院草詔大赦。赦文曰：

「朕以幼冲，入繼大統，宵旰以思，未臻善治。何物強藩，誘致鄰寇，蕩搖我邊疆，俘殺我人民，願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賴爾二三股肱，實左右朕。元樞出督，諸郡豪傑響應，未及期年，羣兇授首，

三鎮底寧。除征行軍馬，別行犒賞外，加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部下屬官將士，各轉兩官。所有三鎮百姓，久遭干戈圍守，今年合徵田租，並行蠲免外，余三年免徵一半。自九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弟、殺兄、奴婢殺主，大逆不道，不在赦原外；其余已結正未結正，已覺發未覺發，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於戲！否往秦來，共覩維新之化；上作下應，永臻丕乂之風。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廷宣讀赦文了，遣奉使星夜趕到各路開讀，遵依詔旨施行。中外之民大悅。十月，邊郡奏報契丹引兵入寇河北，乞朝廷差兵防禦。朝廷公議差委侍中郭威都督諸路軍馬出河北拒守。乾祐三年四月，漢主謂史弘肇曰：「契丹寇河北，昨差郭侍中出督諸將防禦，朕欲使郭威鎮守鄴都，使諸將一聽郭威號召，其備禦契丹事務，專委郭威便宜處置。」弘肇奏曰：「宣授郭威做鄴都留守，仍領樞密大使如故。」蘇逢吉力爭，以為無留守帶行樞密使的故事。弘肇曰：「領樞密則可以攝伏諸將，便宜行事，號令行矣。不然，事權不一，動有牽制掣肘之患，何以責其成功？」漢主從弘肇之請，令學士院降制：郭威鄴都留守，樞密大使依舊。仍詔河北諸路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郭威

漢亡後  
因抄出

妻柴夫人無子，有妻兄柴守禮的孩兒名榮的，郭威養以爲子。至是，朝廷署授郭榮做貴州刺史。五月初三日，郭威陛辭赴鄴。至鄴，召集諸將佐就留守衙裏排着筵會，酒至三行，郭威謂諸將曰：『威叨承天眷，留守鄴都，將旨此來，專以備禦契丹，撫安邊境，爲第一義體。知河北諸郡，頻年兵革，凋弊已甚，一意撫摩，尙恐民不聊生。今視事之初，與諸將約：謹斥堠，守封疆，廣軍儲，繕兵甲，諸公責也；毋得縱軍卒抄掠平民，無得放頭口蹂踐禾稼。契丹猝至，則內堅壁而外清野，量敵後進，庶收萬全之功。今後成功有賞，違令者誅，與諸公共守八字，斷不渝也。』諸將聽得郭威言語，私相謂曰：『郭爺爺敕令不可違犯！』自是契丹畏服，不敢犯邊。隱帝自卽位以來，三鎮旣平，中外無事，除喪聽樂，靡所不爲。十一月，有太后的弟弟李業，因求做宣徽使不得，却與嬖倖閹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三四個，日夕在漢主根前譖毀大臣楊邠、史弘肇、郭威等。一日，同謀激漢主忿怒，將大臣楊邠、王章、史弘肇、王殷等四人盡行誅殺。遣供奉官孟業齎詔，令行營都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兩個。郭崇威將孟業囚在獄中，將詔示郭威。威曰：『吾與諸公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事勢至此，怎敢偷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

等皆垂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訴，邊滌鼠輩，以安朝廷。』威乃留養子郭榮鎮守鄴都，令郭崇威做先鋒，自帥大軍陸續以進。漢主恐外有變，急詔慕容彥超、侯益等入衛。彥超方食，得使者賈詔來到，捨匕筯，即日帥兵就道。至汴梁，漢主謂彥超曰：『聽得郭威自鄴都舉兵反叛，禁中之事，煩卿衛護。功成之日，當以郭威官爵相處。』彥超愧謝而退。侯益亦入朝奏曰：『臣有一得之愚，切謂鄴都戍兵家屬盡在京師，不若閉城自守，出其軍人妻屬登城以招之，人人思家，可不戰而勝也。』彥超聽得這話，笑曰：『侯益衰老爲儒夫計耳，怎能挫郭公遠來銳鋒？』郭威軍行至澶州，漢主遣侯益統帥閻晉卿、吳虔裕、張彥超等諸翼軍馬趨澶州。郭威乃過滑州，又成節度使宋延渥開城迎降，威入滑州，取庫藏財帛支勞將士，且舉酒屬從行諸將曰：『聞侯令公已督諸翼軍馬自南來，吾欲保全爾曹功名，怎不奉行前詔？吾死且无所恨。』諸將流涕言曰：『公不負國家，國家却負公，所以吾黨爭欲効死，如報私仇。願公前進，彼侯益何能爲哉？』監軍王峻徇於軍中曰：『咱得郭爺爺處分，俟克京城日，聽諸軍旬日剽掠。』諸軍皆踴躍思奮，却說漢主聽得郭威軍至河上，頗自悔懼，私謂竇貞固曰：『昨來舉事太匆匆，如今奈何？』威至封丘，人情恟懼，慕容彥超

於漢主根前大言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退問郭威兵數及將校姓名，始憂懼不知所爲，拊髀長嘆曰：「此亦勍敵，未易破也！」會郭威頸上患疽，且駐軍封丘治療，三日而愈。頸邊所刺雀兒，果與珠上禾黍相及。柴夫人令郭威覽鏡道：「您會記得咱爺爺見相士說，您雀兒啄着菽時分，必爲天子？今雀兒嘶近了，富貴來迫，公千萬自愛，毋辜咱父親的期望也！」漢主探聽得郭威兵至七里店，漢主與慕容彥超帥大軍屯七里店，與郭威軍對營下寨；又使劉重進帥禁軍與侯益會合，屯赤岡。時扈從軍容甚盛，至暮皆不戰而須來日。慕容彥超引輕騎直衝郭威陣上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敗走，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往往逃走潰散，降於北軍。侯益等密地走見威投拜，威各遣之還營。慕容彥超與十餘騎奔歸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十餘人宿於七里寨，回視諸軍，皆在郭威麾下矣。旦日，漢主還宮，行至玄化門，有劉銖在門上射箭，幾中漢主。漢主回轡，北至趙村，追兵已及，疾忙下馬，走入百姓家，忽爲亂軍所殺。郭威帥兵自迎春門入，歸私第。初，郭威在魏時，漢主命劉銖往郭威居第，將威家屬盡行屠殺。劉銖性殘忍慘酷，雖嬰孺无得免的；惟柴夫人與郭榮侍威在鎮，无恙。諸軍入京城，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於獄。次早，命諸將分部禁遏剽掠。

者，至日晡乃定。郭威素服入哭隱帝，遷其梓宮於西宮。王峻請曰：「隱帝不君，傾覆社稷，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郭威不許，謂峻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使之遇害，罪亦大矣！柰何貶君之位，以快私憤乎？此吾之所不忍也。」郭威帥百官往太后宮起居，奏太后曰：「先帝晏駕，請早立儲君，以主社稷。」太后誥曰：

「河東節度使劉崇，忠武節度使劉信，皆高祖弟也。武寧節度使劉贊，崇之子，高祖養以爲子。開封府尹劉勳，高祖的兒子也。其令百官議擇所立。」

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立開封尹劉勳爲嗣。太后曰：「劉勳久患羸疾，不能起，何以臨朝？」令左右以臥榻昇劉勳，以示諸將。諸將信之，乃別議所立。郭威與峻議欲立劉贊爲嗣，百官表請太后下誥，遣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劉贊。初，威在河中討三叛時分，得朝廷詔書，見其處分軍國之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草詔對。威曰：「此人宰相器也。」直學士當草制誥，威獨令范質草誥，令具儀注於倉卒之中，討論撰定，皆合事宜。威稱賞不已。翌日，郭威帥百官請太后臨朝，垂簾聽政。郭威奏曰：「臣合門老幼，被劉銖屠殺已盡，告太后殿下，將劉銖早正典刑。」太后曰：「付與卿自行處。」

斷，便族滅其家，不足以雪公之恥也。」郭威奏曰：「劉銖屠絕我家，我又屠滅其族，怨仇反覆，無有窮極。乞將劉銖押赴市曹處斬，梟首於市，全宥其家，免行族滅。」聞者皆謂郭威用心忠厚。劉銖尸棄於市，軍士憤怒，有碎磔其肉以餒犬者。不兩日間，有河北路進奏告急文字，報道契丹入寇，屠戮內丘，陷殺饒陽。太后急遣郭威將所部兵馬迎擊，除范質做樞密副使。且說劉贊接得太后誥命，留右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鎮守徐州，與馮道等趨汴梁。在路儀仗，皆如王者儀制。左右山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時分，相顧不肯下拜。私相告語曰：「咱輩破京城之日，屠陷京都，連日剽掠，今復立劉氏爲天子，設若問罪我輩，則全軍被戮，吾黨無遺類矣！計將安出？不早自爲謀，毋待臨期及禍，悔無及也！」郭威軍行至澶州，將欲起離，將士拜伏馬前不起。郭威曰：「您起來！有話得說，遮攔馬首欲何爲耶？」諸將士卒大噪曰：「今中國無主，咱每從侍中征戰，便立得功勞，有誰憐我？譬如在河中時血戰幾番，末梢頭和侍中幾乎性命不保，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若立劉氏，則我將士屠陷京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使劉氏爲之，咱每但有反叛而已！侍中能自保富貴乎？」將士急忙將馬前黃旗裂斷，被郭威身上，共擁威立馬，山呼萬歲。即日向南行，趨歸

汴梁郭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汴梁士民，具道爲軍士迫脅的意，仰官民安心生理，一如舊制，毋得妄生驚疑。軍至七里店，竇貞固報告百官道：「新天子已到七里店。」百官以下，盡出郊迎拜謁。貞固等到七里店，上書勸郭威卽皇帝位。那時劉贇已到宋州。王峻、王殷兩個探聽得澶州軍變，遣着郭崇威將馬軍七百人前往宋州，拒住劉贇，休教他入朝。崇威到得宋州城下，竇見他帶得人馬來，疑必有變，閉了城門，登樓詰問崇威曰：「公提兵此來，有何話說？」崇威對曰：「澶州軍變，郭侍中遣小人來此宿衛大王，非有他事也。」劉贇召崇威登樓，執崇威手垂泣曰：「不幸國家多變，先皇聽信讒邪，致宗社傾亡。今日事已至此，爲之柰何？」崇威曰：「郭侍中不負高祖皇帝委託，保無他虞，請大王安心。」是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許州判官董裔幾個，皆來侍衛，密地向劉贇曰：「覘着崇威視瞻舉措，敢有反心，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稱尊御極，而殿下深入不知回轅，將及禍矣！爲今之計，宜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乘夜將兵劫取崇威的馬軍，掠睢陽金帛，募士卒，投北走歸晉陽。彼新定京邑，朝廷人事倥傯，未暇調兵追我。待彼來追，則我之巢穴成矣。殿下宜早圖之。」贇曰：「郭侍中一心徇國，縱肯負我，詎肯負高祖之恩哉？」猶豫未決。去就是晚，



崇威密說張令超歸朝。平明，張令超帥衆歸崇威營。贊倉皇大懼。郭威又遣人趨馮道先歸。馮道辭贊先行。贊泣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太師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急，太師何以教寡人？」道嘿然不對。客將賈貞數瞬目示贊，欲令劉贊殺了馮道。贊謂賈貞曰：「汝輩不得草草，無預馮公事，豈得妄生疑忌！」馮道既行，郭崇威將劉贊遷移外館居住。將贊的腹心人董裔、賈貞等數人，密地殺了。不兩日間，朝廷差使臣黃仙芝傳太后誥命，廢劉贊做湘陰公；令侍中郭威監軍國事。馬鐸統兵入許州，劉信惶懼自飲藥而死。內而百官，外而諸鎮……威卽真稱帝，威却而不受。威軍營步軍將校章京，因醉揚言曰：「向者澶州馬軍扶立，今步軍亦欲扶立矣！」威立命斬之以徇。周廣順元年正月，漢太后下誥授監國郭威符寶，就南郊築登極壇——壇分三級，按天地人每級十二梯，按十二月；壇側建大旗二十四面，按二十四氣——百官詣郭監國居第，扶擁郭威登壇——身上穿着赭黃袍，上加袞服，頭戴冕旒，旒皆十二旒——告於皇天后土，拜受冊命，卽皇帝位。百官三舞蹈，山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定國號曰周。制曰：

「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爲廣順元年。大赦天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

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決遣。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戶十。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宣赦已畢，遍行天下。周太祖（即郭威）追念史弘肇無後，乃召弘肇親吏李崇矩入內，訪問弘肇親族。崇矩奏言：「有史弘福的，是弘肇弟弟，今尙存在。弘肇的家財，舊是崇矩掌其簿籍，皆知其數。」因使人宣召史弘福，盡撥史弘肇拋下財產付與史弘福，令其隸皇子郭榮帳下做屬官。請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那處置已定，漢之國祚遂爲周太祖郭威取了也。後有人詠道：

憶昔澶州推戴時，

欺人寡婦與癡兒。

周朝纔得九年後，

寡婦孤兒又被欺。

却說那北漢主劉晏，（初名崇）漢高祖同母弟也。舊爲太原府尹，北京留守。周太祖（郭威）討三叛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分，立大功，與晏有怨隙。及聞隱帝被弑，晏卽謀舉兵向闕。周太祖自河中

入，陽立旻孩兒劉贇爲漢嗣。旻喜曰：『吾兒爲帝矣！』乃罷兵。遣判官鄭琪奉使至京師。周太祖見鄭琪，具道所以立贇之意。且自指其頸以示鄭琪曰：『郭雀兒待做天子時，做已多時。傳示劉節使，自古怎有雕青花項天子耶？幸公無疑！』厚待鄭琪以歸。旻見鄭琪回話，大喜曰：『吾知郭公信義人，必不負高祖也。』太原少尹李驥謂旻曰：『郭公犯順，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怎不爲之所賣？』旻罵曰：『李驥腐儒，離間咱的父子！』命左右將出推斬了。驥大呼曰：『吾負經濟之才，爲庸人謀事，一死固自甘心。但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旻并其妻斬之。及聞贇廢爲湘陰公，旻乃遣人請湘陰公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遣使迎歸，必令得所。幸明公勿以爲憂！』不旬日間，周主遣人往宋州將湘陰公劉贇弒了。劉旻聽得湘陰公已死，乃卽位於晉陽，號曰「東漢」。用乾祐年號。據有十二州，便是并州、汾州、忻州、代州、嵐州、憲州、隆州、蔚州、沁州、遼州、石州、麟州，這十二個州府。劉旻旣稱皇帝，除判官鄭琪、趙華同平章事；次子劉承鈞做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審爲代州防禦使。處置已定，鄭琪等帥衆山呼萬歲稱賀。旻謂之曰：『朕以高祖皇帝之業，一旦墜地，今日稱尊，皆出於不得已。咱是

漢  
何等天子爾曹是何等將相！鄭珙因請立宗廟，晏曰：『不須立廟，只如家人祭祀禮可矣。』宰相俸錢每月止有一百緡，節度使止有二十緡，其餘薄有資給，所立朝廷特小朝廷耳。在後聞湘陰公被弑，周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乃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却說周太祖且處置朝廷新政，聽東漢自立，未暇攻伐。一日，謂王峻曰：『朕起自寒微，艱難險阻，身備嘗之，遭時喪亂，一旦爲帝，怎敢厚自奉養，以病小民乎？』凡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不須進貢。又下詔求言，凡利民條陳的，許其封章來上。詔曰：

「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所以治天下之道。凡文武官僚，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二月，周太祖將漢宮寶玉器皿陳列殿庭，命武士將斧碎之，謂大臣曰：『凡爲帝王，怎用此物？聽得漢隱帝每日與嬖倖在禁中嬉戲，珍玩之物，不離於手，茲事不遠，宜以爲戒，怎可效之？』謂左右曰：『今後珍異悅目之物，休得進入宮禁。』宣授郭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之有德者爲僚佐，近臣舉王敏、崔頌、王朴等，周太祖除王敏、崔頌做判官，王朴做掌書記。且說契丹主初攻內丘時分，死傷

頗多；又有月食，軍中屢有鬼魅之妖；契丹主憂懼，遣使與漢通和會。漢室喪亂，劉詞送契丹奉使至大梁。周太祖遣將軍朱憲往契丹國報聘，且敍革命之由。未幾，契丹復遣使來周，賀新即位。周太祖厚待其使而報之。及契丹主聞北漢劉旻自立爲帝，使招討使潘聿撚遣劉承鈞書。北漢主劉旻使孩兒劉承鈞回書，言：「本朝淪喪，欲效晉石敬瑭的故事，求援北朝，興復漢室。」契丹主得書大喜，旻復遣謝彥光奉使契丹國借兵。契丹主亦遣使至北漢，謂劉旻曰：「周主遣使命田敏來，約以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爲報聘使，將金銀正段各一千兩，厚賂契丹主，致書稱「姪」，請契丹行册命禮。契丹復遣潘聿撚到北漢，册命北漢主劉旻爲皇帝。是時周太祖遣將軍姚漢英使契丹，契丹主欲與北漢結援，故拘留姚漢英，不使還國。是年，北漢劉旻待舉兵伐周，契丹主名兀欲的約引兵會之。與會長議，諸部會長連年出征不得志，皆不喜南征。兀欲曰：「吾已許北漢主矣。」驅迫諸部使行軍至新州，有燕王述軋的反叛，將兀欲殺了，自立爲帝。那齊王述律聽得述軋自立，乃逃入南山。諸部奉齊王述律攻伐述軋，又將述軋殺了，立齊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事述律，請兵擊周。奈述律年少，專好遊戲，每夜酣飲至天明方且眠睡，至日中方起，國人號爲「睡王」。十

月，「睡王」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人與北漢軍同舉伐周。北漢主劉晏自將兵二萬，與契丹共攻晉州，三面置着營寨，晝夜攻城。周巡檢使王萬敢與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分兵堅壁拒守。十一月，周太祖遣王峻將兵救援晉州，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度，聽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不必表聞於朝。十二月，王峻帥軍至陝州，逗留旬日不進。周主聽得北漢攻伐晉州甚急，乃遣使至陝，與王峻議，欲自將兵馬取道澤州路，與王峻會合，救援晉州。乃下詔約以三日離大梁。王峻見使命這說，急忙遣使爲周太祖言曰：「晉州城壘堅固，契丹二國卒攻不下。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須老其師以待其衰耳。陛下卽位方新，藩鎮未能心服，切不宜輕易一動。萬一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乘虛引兵入汴，則大事去矣！」周太祖聽得使者傳示王峻這話，豁然省悟，將手自提其耳，言曰：「嗚！幾敗乃事！」卽日下詔罷親征。王峻引兵趨晉州，聽得晉州之南有個蒙坑田地，極是險峻可畏。王峻未到晉州之先，心下常怕此處田地或爲北漢據守，則難於進攻。及到蒙坑地面，見前鋒已過，私自喜曰：「吾事濟矣！」王峻大軍到晉州，且就……兵秣馬，堅壁不戰。北漢主劉晏軍食已乏，契丹軍已思歸；聽得王峻大軍已到，夜後燒了營壘，一夕遁去。王峻兵入晉州，諸將請王峻乘契丹

之遁，急急追趕殺之。峻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兩個，將馬軍追殺。北漢兵馬，墜崖谷而死者，十分着了四分。康延沼畏懦，追趕不上，故北漢兵得以度河。藥元福疾聲謂延沼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遁歸，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皆不欲進軍。王峻又遣使令諸將收軍，不可深入。元福等遂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十喪五六。北漢主因這一番挫沮，無意進取；兼是十二州之土瘠民貧，內供軍國調遣，外奉契丹歲幣，賦役煩重，民不聊生，諸將解體，百姓離心，往往逃歸周境矣。廣順二年正月，周主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築大梁城壘，旬日而工役俱畢。是時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起發民丁爲鄉兵，入城爲戰守之備；又多遣羣盜，分頭出鄰境恣行剽掠。周太祖曰：『此賊果叛，吾擒之易易耳！』敕都虞侯藥元福統帥都部署曹英、都監向訓，共合兵討慕容彥超。臨行，周太祖謂曹英、向訓曰：『元福宿將，有重望，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請以父執事之。唐主遣其將燕敬權帥兵軍於下邳，待爲慕容彥超救援。藥元福出軍迎戰，就陣生擒了唐將燕敬權。進軍到兗州，慕容彥超專意指望唐軍救援，聽得燕敬權遭擒，其謀大沮，集屬官會議，有判官崔周度上書諫曰：『周度竊謂魯、詩書之國，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

憾，况主上開諭諄勤，苟撤備歸忱，則坐享太山之安矣。」

彥超得書大怒，謂崔周度曰：「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怎可以詩書禮義言之？您爲周郭威作遊說耶？」決意反叛。奈府庫空竭，無財帛可賞募將士，乃大括民財，應副軍前用度。有匿財坐罪而死者，不可勝數。二月，周太祖將已擒獲唐將燕敬權，放令歸唐，使敬權歸告唐主曰：「叛臣天下之所共疾也。唐主助其攻中國，得非助桀爲虐乎？非計之得也！」唐主聞這言語，大慙，即日將所得中國人厚贈皆遣還。四月，周主謂馮道曰：「慕容彥超之叛，曹英等出師收捕，已及三月餘日，竟無成功。朕欲自將親征，何如？」道曰：「彥超小醜，如魚遊釜中，今陛下天戈所指，泰山壓卵，行將授首也。」即日下詔親征。王師行至兗州，周太祖遣人開陳禍福招諭之，彥超不伏，乃檄召諸將，分道進兵。慕容彥超倉皇失措，召術者曰：「您昨來與我說，鎮星行至角亢分野，正是兗州之地，其下有福人應世，咱乃立祠而禱之。今官軍四面夾攻，鎮星何不出氣力以相救？您爲我禱告鎮星，求神兵相援，事捷之後，當厚有賞賜。」術者依命懇告，謂：「有必勝之兆，明公但出戰，管有神助也。」超彥以爲信，佩取弓箭，躍馬奮擊。被曹英向訓兩個前來迎戰，鬪經數合，彥超力不能敵，回顧陣上將卒，有一半許不



戰自潰。彥超就馬上號泣道：『鎮星怎不出氣力相助？』疾呼數聲，拽轉馬便走。曹英趕上，被彥超  
棄馬奔入城去，兩下鳴鑼收軍。彥超點視軍馬，逃降殺死的十分也無三分了。不勝忿怒，拽將術士  
剛了；乃放火將鎮星祠焚燒。彥超帶一門老幼，盡投井而死。以下將士開門出降，官軍大掠。民間累  
經彥超搜括財帛之後，無甚儲蓄。軍卒憤怒，俘殺居民以萬計。周太祖欲盡屠其城，有翰林學士竇  
儀疾忙去與范質謀曰：『主上新得天下，方收降附，若盡行屠戮，殊失中外來蘇之望。明公胡不出  
一語諫之，全活一城生靈，便是活佛出世也！』范質與儀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首惡者慕容彥  
超一人耳，今既投死，兖州百姓皆陛下赤子，一時迫於脅從，豈所得已？聞陛下欲屠其城，臣以爲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也。昔高祖圍魯城，怒其不降，欲舉兵屠城，聞弦歌之聲，以爲聖人鄒魯之地，不  
忍加害。陛下不能爲漢高之所爲耶？』周太祖感悟，遂赦之。且說那漢高祖五年十二月，與項羽廝  
殺，圍項羽在垓下田地。項羽聞四面皆楚歌，乃自嘆曰：『吾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  
人，此非戰之罪，乃天亡我也！』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城不下。漢王引兵圍之，欲盡屠魯城。至城  
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羽頭以示之。魯城乃降。范質舉這事諫周主，

亦道是堯州是魯地，陶詩書禮義之化，不可肆屠戮之酷刑。是他范質、竇儀兩個說這幾句話，全活了堯州一城百姓，積了多少陰騭也！六月初一日，周太祖親幸曲阜，謁孔子祠，拈香下拜。左右止之曰：『孔夫子乃陪臣，怎可受天子之拜？』周太祖曰：『您說甚話？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有國家者敢不敬乎？』遂拜。又幸孔子墓，設拜。仍下敕禁百姓毋得入孔林樵採。使從臣訪求孔子、顏淵的、二家子孫，署曲阜縣令及主簿。九月，周太祖下令敕沿邊守臣，禁止邊民不得入契丹界，剽掠俘殺。契丹寇冀州，周之守臣與之拒敵。契丹宵遁。十月，契丹界分瀛州、莫州、幽州三州大水，三州之流民入周塞者，計四千餘口。周太祖下詔，令所在官司賑給存恤之。中國之民先被俘虜而得歸者，亦不下十餘萬。平章軍國事李穀以病臂辭位，周太祖遣中使詣李穀私第，俞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得其人代卿任事。卿但強起就職，若使事功得就，怎以朝禮爲拘？』穀不得已起視事，臂痛尙未能執筆。周太祖詔謂三司士務繁劇，許令刻名及押字印用之。自五季以來，俗尙勇鬪，訴訟無法。太祖乃立訴訟之法，敕民間凡有訴訟，必先經由縣州及觀察使司。如其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訴訟人自不能書牒，倩人書的，併書所倩姓名住處，防有虛妄誣訴之弊。若無人可倩，聽執白紙投告有司，吏

爲依口書寫。所訴必須切己的事，休得挾私妄訴；違者以反坐斷之。舊制：禁民間私買賣牛皮，凡有牛皮的，悉令輸官償直。唐明宗時分，支鹽償之。晉天福年間，并鹽亦不支給。至漢立法禁斷，有犯牛皮一寸的，死罪；民間日用，無得將牛皮用度。李穀向周太祖曰：『民間所輸牛皮，欲從三分中減免二分，計田十頃，稅止取皮一張，餘聽賣買，惟不許賣與外國。』此令一行，公私俱以爲便。十月，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殘，野雞族多產羊馬孳畜，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遺。野雞族不禁彥欽誅求，舉兵反。亂事聞於朝，乃授折從阮做靜難軍節度使討之。明年，野雞族歸降。十二月，鄭滑二州河決，淹了十餘萬家。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靜難鎮節度使侯章入朝，獻買宴絹一千匹，銀五百兩。周太祖却之，不受。侯章道：『藩鎮朝覲，無以見慙懃，些小銀絹，聊表孝順小心也。望皇帝休怪！』太祖慰諭之曰：『諸侯朝覲天子，宜有宴犒之禮，此在國家經常費內支破，豈待買耶？如此，殊失君臣交際之體。』敕有司今後有似此比例，皆不許受。廣順三年，劉言上疏乞移武平節度……治就朗州置立設法賣茶，以備貢獻。朝廷從其請。且說前世屯田，皆在邊塞上，田地使屯戍軍耕佃。唐末中原屯駐軍馬去處，皆置營田。其後又召募資產高大人戶，輸苗課佃耕，戶部別置一司總領，不屬州縣。或丁多無役，

或容庇奸盜，州縣不得詰治。梁太祖朱溫擊淮南時分，擄掠得牛萬餘頭，悉給農民，使每歲輸納牛租。在後牛已死，而租額不除，民間甚以爲苦。周太祖生長田間，素知其弊。李穀建議請朝廷將戶部營田務租牛課一項革罷了，撥營田的民戶屬州縣管領。田廬牛具並賜與現佃的爲永業，各各修葺屋廬，栽植桑柘，獲地利數倍。是年戶部增戶口三萬餘戶。葉載采獻言：「營田多有肥饒田土，不若鬻賣與民戶，可得錢數十萬緡，資助國家用度。」太祖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取此錢何用得無奪民間生理乎？子以利規我，是權萬紀故智也。」那權萬紀在太宗時分，奏宣堯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太宗責萬紀道：「天子所少者，嘉謀善政，有益於百姓者。公不能進賢推善，乃以利規我，欲比方我做漢之靈帝、威帝耶？」斥使遠第。周太祖却葉載采之請，太宗之意也。有葉仁魯者，周太祖舊時親吏也。做着萊州刺史，坐受枉法賊事，法當賜死。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謂曰：「汝自抵國法，吾亦無如之何。汝之死，吾當存撫汝母及爾妻孥，休以爲憂。」仁魯感泣就刑。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屢請入朝。王峻忌榮英烈，每沮止之。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郭榮再以爲請，周主許之。及入朝，見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太祖指全義謂左右曰：「全義忠。」

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挫吾軍，汝輩宜效全義所爲也。」補馬全義爲殿前指揮使。王峻聽得皇子郭榮入朝，疾忙奔歸大梁，表請出鎮。宣授王峻做平盧節度使。峻晚節處事狂躁，一日奏薦顏衍、陳觀兩個爲相。周太祖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公所薦二人，德望何如？」峻罵曰：「陛下以花頂文身爲君，又何德望之有？」語頗不遜。峻退，周太祖使人幽峻於別所，召馮道等入見，泣謂之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柄用新進，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峻百端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處？」乃貶王峻做商州司馬。峻憤恚而死。三月，宣授郭榮做開封府尹，封晉王。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注九經，刻板印賣；至今年六月，板方成，獻之。周太祖令本監印造，頒賜諸路州縣學。是時蜀中有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造學館，刻板印九經授學者讀誦。雖干戈倥偬之餘，尙不廢文明之治，可謂知本者矣。七月，唐大旱，井泉枯涸，淮水可涉而渡，餓民過淮者，絡繹於道。濠、壽等州發兵拒之。周太祖聞之，勅謂使臣曰：「彼我之民一也。」遣使宣諭詔旨，有糴米過淮者，休得禁遏。八月，周太祖自入秋以來，得風痺疾。術者呂宗一奏言：「陛下聖躬萬福，忽得此疾，乃箕星臨分，宜散財作福以禳之。」周太祖欲祀南郊，築圓丘社稷壇於大梁之南隅，

又作太廟於城西，將擇日親饗焉。會鄴都留守王殷入朝，殷在鎮恃功專恣，肆行不法，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不請於朝，即以帖行之；又不時科歛民財，以自豐殖。周太祖心頗惡之。一日，因其入朝，留王殷充京城內外巡檢，乃勉強扶病御殿，殷入起居，遂使左右執之，誣殷欲以郊祀日作亂，送大理司誅之。有司奏以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太祖力疾祭享，纔及一室，不能跪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於南郊，疾大作，幾至不救，中夜乃愈。顯德元年正月初一日，周主祀圓丘，使晉王榮代拜行禮，周太祖僅能瞻仰致祭而已。郊祀畢，百官朝賀，周太祖宣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時周太祖患疾，羣臣少得進見，中外恐懼，聽得晉王典掌兵柄，人心稍安。軍士有怨郊賞薄者，周太祖召諸將至寢殿，詰責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爾輩怎不知之？今乃縱凶徒怨謗，惟知怨望朝廷，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肆無忌憚，恐於爾輩不便！」諸將皆皇恐謝罪，窮究其不逞者戮一二人，流言乃息。在先，周太祖在鄴都日，每期望小吏曹翰有才幹可委任，及即位，使曹翰事晉王榮。榮鎮澶州時，分使翰做牙將，榮入尹開封府，翰從容謂榮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在侍傍，躬嘗藥之職，奈何猶決事於外耶？」榮感悟，即日入侍禁中。周太祖疾篤，將

諸司細務停止勿奏；若有大事，則晉王稟進止，宣旨行之。周太祖喚晉王榮謂之曰：『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無不被人發掘的，此無他事，祇是多藏金寶故也。我死，爾當以紙衣被我體，以瓦棺斂我形，壙中休得用石，惟用甕代之。工人役徒，皆依例支給雇傭錢物，毋得煩擾小民。葬畢，籍定近陵三十戶蠲免絲役，使三十戶守視，勿營繕下宮置宮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物。此等虛文，宜一切革罷。惟立一石碑，上刻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將此碑置陵前，吾之告汝止於此矣。爲天下君，不是易事，您可在意着！』言訖而殂。晉王榮就柩前卽皇帝位。軍馬大事，雖世宗臨決，（世宗卽晉王榮）然猶稟命於太后柴氏而後行。且說北漢主劉晏聽得周太祖已殂，就內殿舉酒相慶。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契丹主遣政事令楊衮將帶萬餘騎往晉陽，與北漢會合。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人，宣白從暉做都部署，張元徽做先鋒使，與契丹趨潞州攻打。有潞州節度使李筠（卽李榮避世宗諱，改名筠）遣部下將穆令均的統軍迎敵，在上黨縣東下營。兩處陣員，一箭砲石打不到處，一員將軍出陣，却是張元徽。與周將穆令均兩個廝戰，經三十餘合，元徽佯敗北走。穆令均不知元徽已設伏兵，一力追趕，被伏軍四處掩擊，令均爲亂。

軍殺死。惟李筠單騎遁歸上黨，收拾潰卒，嬰城自守。具表奏聞：

『昭義節度使臣李筠，謹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謹言：我朝不幸，先皇太祖仁明

英武皇帝宮車晏駕，有北漢叛賊劉旻，幸禍伐喪，結連契丹入寇，軍逼潞州。臣已遣部將穆令均前途迎戰，在上黨地面屯駐，被賊將張元徽、陽敗誘殺穆令均。我師敗績，皆臣授受乖方，自取喪師之罪。謹奉表以聞。且臣嬰城自守，効死勿去。所有潞州備禦事宜，乞天朝命將出師，以圖防禦萬全之勝。臣喪師之罪，乞付司敗定斷，席藁以待斧鉞之誅。昧死奏聞，伏候聖旨！

顯德元年二月 日，宣授中奉大夫昭義軍節度使臣李筠頓首百拜上。』

三月初二日，世宗得表大怒，欲自將拒北漢兵。在朝羣臣皆曰：『劉崇向來在平陽戰敗，逃遁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况陛下即位方新，山陵大事未畢，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足矣。』

世宗曰：『劉崇幸我大喪，欺負朕年少新立，此賊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

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自親征。太宗英武尚如見，朕怎敢偷安，不以身先士卒乎？』道曰：

『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劉崇以十二州之地，事力單弱，不過借契丹勢援以陵我。



以吾國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又何難哉？道曰：『未審陛下能做山否？』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優禮答之。惟王溥從與世宗親征，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下詔親征，即日起離汴梁，軍馬已至懷州，世宗欲兼程速進，有指揮使趙晁密地與通事舍人鄭好謙道：『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未可勇往。』好謙以其語奏聞世宗，怒曰：『何物豎子，爲此浮言，以沮我師！行當戮之以徇。』卽令左右將趙晁枷了，以警軍之衆。有人詠一首詩道：

北漢劉崇敢伐喪，

蚍蜉撼樹不知量。

天戈一指士爭奮，

鼠竄狼奔返晉陽。



# 新編五代周史平話卷下

詩曰：

五代都來十二君，

世宗英特更仁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

立法均田非徇名。

木刻農夫崇本業；

銅銷佛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

坐使中原見太平。

且說梁、唐、晉、漢、周的五代，共得五十六年，大都有十二代人君。其間賢君之可稱者幾何？先儒曾說道：『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其餘無足稱者。』且說周世宗纔登大位之後，便遭那北漢主劉崇舉兵伐喪，倘如馮道的說，則退然自怯，保守一方，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銳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爲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係，不區區爲兒女曹苟効目前計爾。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不旬月間已到澤州，就州之東北隅下了營壘。那

北漢主劉崇的軍馬在高平南田地裏下寨。明日，周將樊愛能擊漢軍，北漢軍退屯陽城。世宗怕北漢主遁去，下詔趣諸軍休分明夜，兼程趕上。北漢主劉崇在巴公原排陣，張元徽排陣在巴公原投東一壁；楊衰帥契丹兵馬排陣於巴公原投西一壁；衆軍行伍極是嚴整。世宗志氣精銳，軍行太速。那河陽節度使劉詞將着後軍，尙未來到，衆心頗懷憂懼。世宗命白重賞將左軍排陣於營之西角；樊愛能、何徽將右軍於營之東角；向訓史彥超將馬軍居中；張永德將禁軍扈衛世宗車駕。世宗身披甲冑，跨馬入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寡少，意下自悔，不合借援契丹，大言於軍中曰：「諸將且看我今日不特只是殺贏了周軍，亦可使契丹見我用兵，便自心服也！」楊衰策馬前望周世宗軍馬，退謂北漢主道：「周亦勍敵，怎生輕進？」北漢主奮顛怒曰：「諸公勿言！恐沮我軍氣勢。試觀我決勝，拿取周主過來爲咱的孩兒報仇也！」那時東北方大風，少頃轉作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乂向北漢主曰：「時可戰矣！當乘風力助我軍勢。」北漢主深信其言。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而諫曰：「風勢如此，怎生……我勢有言可戰者，又可斬也！」北漢主叱之曰：「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吾當斬汝以徇軍。」北漢主出陣，急麾張元徽軍先進，與周將樊愛能、何徽合

戰。纔經數合，只見樊愛能、何徽兩個引取馬軍先走，右軍潰散，只留步軍千餘人，盡解甲走詣北漢。主軍前投降。世宗見右軍逃潰，只得自引親兵，冒犯矢石督戰。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宗宿衛將，厲聲謂同列曰：『主上處此危急，正是吾輩拚死力戰之時。』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您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咱爲右翼，左右夾攻賊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曰：『公之謀是也。』道罷，各帥二千人進戰。趙太祖身先士卒，馳犯賊鋒，衆軍力戰，無不以一當百。北漢軍大敗，內殿直馬瑀躍馬引弓，連射死數十人，士氣益振。馬全義引數百馬軍直陷漢陣，北漢主趙匡胤趨張元徽出戰，元徽前路陣，馬倒，爲趙太祖射殺。楊衮見周兵強盛勇鬪，且恨北漢主說他心服的言語，全軍退遁。且說樊愛能、何徽兩個引騎南走，剽掠輜重，且揚言契丹軍大至，官軍已輸，餘衆盡爲降虜。世宗遣近臣爲使諭止之，不聽，反將使者殺了。前路與劉詞相遇，諛使劉詞不得前進，詞不從，引兵赴援。那時北漢主尙有萬餘人，阻澗而陣。薄暮，劉詞軍至，與趙太祖等合擊北漢，追至高平，劉崇下營處，僵尸遍野，委棄輜重器械牛畜等物，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軍營，捕得步軍之降漢的，盡斬之。樊愛能、何徽等，聽得周師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在高平休兵秣馬，宴犒諸車，選北漢之來降者得數千。

人，刺做効順指揮，遣淮上屯戍，餘有二千餘人，賜資裝，遣之還北漢。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兼行北遁，高平一敗，驚破心膽，所至得食未及舉筋，傳說周軍來至，輒棄筋倉皇而走。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吾僅得走人晉陽，救死且不贍矣。世宗欲誅樊愛能、何徽等，猶豫未決，晝臥帳中，時張永德侍側，世宗因以此事謀之。永德對曰：『樊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遁，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號，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曰：『吾必誅此賊。』即令軍士收捕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至帳前，責之曰：『您曹非不能征戰，正欲將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命盡斬之於軍前，又給樵車，使擗尸首歸葬。由是驕將惰卒，知有所懼，朝廷號令方新，毋復如舊時行姑息之政也。張永德爲世宗曰：『趙匡胤智勇過人，當待以不次之賞。高平之戰，使非趙公用命當先，苟皆如樊、何之徒，則陛下之大事去矣！』世宗嘆賞其勇，超擢做殿前都虞候。余將校之遷除者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爲主軍廂者，仍釋放趙晁囚繫，且說北漢主一敗竄歸晉陽，收召散卒，繕治甲兵，修完城塹，以備周師之來。遣王得中護送契丹政事令楊衮歸國，因求救於契丹主，契丹許之。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到晉陽城下耀兵，未議攻取大計，既

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其州縣亦多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諸將皆謂糧乏，請班師。世宗不聽。軍士亦往往有剽掠者，北漢民大失望，稍稍逃歸山谷，自爲保聚之計。世宗聽得居民恁地逃徙，急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有入粟者，使得拜官。又發近縣民夫運糧，以給軍食。遣李穀詣太原計度糧料。北漢憲州、嵐州、石州、沁州、忻州、五州來降，附於周。五月，世宗自潞州趨晉陽，至晉陽城下，旗幟環晉陽城，連亘四十餘里。楊衮與王得中奔回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了楊衮，使數千騎屯忻州、代州界上。世宗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之，來則與戰。史彥超將馬軍二十人爲先鋒，殺退契丹兵二千人，恃勇深入，爲契丹所殺。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辰帥州兵來朝謁世宗，仍置永安軍，以折德辰爲節度使。是時發兵攻晉陽城，會天時久雨，士卒疲病，乃令引還。初，王得中自契丹回，中路爲邏卒捉獲，囚送世宗軍前。世宗釋其囚繫，賜以帶馬，問得中曰：「虜軍幾時當到？」得中但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人謂王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能自全乎？」得中長嘆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

契丹如此，則家國俱亡，吾獨生何益？寧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自縊而死。世宗將離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後，使前軍先行，以防後來追蹤者。北漢果出兵追躡於後，藥元福擊退北漢軍，軍行匆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自以違衆議親征，破北漢，却契丹，自此以後，政無大小，皆以身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之，書曰：

「臣聞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顯德元年五月日，宣授朝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臣高勳百拜上獻。」

書上，世宗不報。北漢主歸晉陽，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劉承鈞臨決。七月，周世宗加吳越王弘



傲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宣魏仁浦爲樞密使。先是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行簡閱，故臨陣之際，類皆驕蹇，不肯用命。若非走潰，則是投降，無一足恃。世宗因高平之戰，見樊愛能、何徽等一軍不戰而潰，察知軍中弊倖。一日，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農夫之力，僅足供一甲卒之需，奈何糜吾民之膏血，以蓄養無用之兵乎？且好歹不分，衆何所勸？」乃命趙太祖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升之，其羸弱者去之。仍詔募天下壯士，許令詣闕，撥付趙太祖簡閱，選其出衆者爲殿前諸班。凡禁軍、馬軍、步軍皆各令所轄將帥選之。故士卒精強，所攻必取，所戰必勝也。十一月，李穀按視河隄，舊時河自楊劉至博州一百二十里，東潰分爲兩派，匯爲大澤，彌漫浸及數百里，如齊州、棣州、淄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口食，久不能塞。沿河之民，居不遑安，自李穀按視之後，發役徒六萬人塞決河，三十日而工畢隄固。且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奔歸晉陽，憂憤抱病，至是方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册命劉崇的孩兒承鈞爲帝，更名劉鈞，上契丹的表稱「男北漢皇帝劉鈞」。契丹賜詔則稱「兒皇帝劉鈞」。忍恥事虜，效尤石敬瑭故智也。怎不詒笑後人哉？且說世宗立符氏爲皇后。初，符氏乃符彥卿的女孩兒，嫁與李守貞的孩兒崇訓爲妻，曾有相

士言符氏他日貴爲天下母，守貞聽得此語，決意反叛。及爲周太祖收捕，崇訓先自殺了弟妹，次將殺符氏，被符氏藏匿幃下，崇訓求之不得，爲亂軍所迫，崇訓自刎而死。及亂兵入至堂下，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我的爺爺與郭侍中結爲兄弟，爾曹休得無理！』周太祖旣得符氏，遣使送符氏歸之彥卿，後爲周世宗娶之。至是立爲皇后，后爲人性和惠而明決，世宗重之。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往往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漕運每斛給耗一斗。夏州李彝興見折德辰且爲節度使，恥不及德辰，梗塞道路，使周使者不得通音問。世宗與李穀謀之，李穀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容，府州褊狹，不關係輕重，且宜以理撫諭彝興等，庶全大體。』世宗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拒北漢，奈何一旦爲彝興間阻，遂置之度外乎？』夏州祇產羊馬，貿易百貨皆仰給於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胡權齎詔書詰責之，彝興皇恐謝罪，道路復通如故。自兵興以後，朝廷銓選之法久廢，故官不得人，以此之故，世宗制定舉令錄的法度，令翰林學士兩省舉縣令錄事，除官之日，仍署舉的姓名。若貪污枉法贓濫，並連坐舉主。由是令錄得官，州縣之事無不治矣。二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詔令羣臣極言得失，詔曰：

「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卿大夫其空臆畢言，朕將覽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下之明日，封章沓至，世宗采其可用者，皆見之施行。初，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略無藩籬之限，所以居民不遑安處，纔有哨騎到來，先被剽掠。邊將張藏英奏請於朝，謂深、冀等州有個河，喚做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掘使深，疏水壅令滿溢，若胡馬之來，亦可限其奔突，庶百姓有逃生之路。世宗下詔遣王彥超、韓通兩個將帶軍馬，起發民夫，前去浚河。仍就地名李晏口田地裏築一座城壁，留兵馬屯戍，衛護沿邊居民。張藏英自陳備邊之策：

「臣張藏英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伏讀聖詔求言，仰見陛下有志……謙沖無我，廣山海之度，恢天地之心，此而不言，臣則有負。臣備員邊瑣，自恨不能盡犬馬之報，苟有所見，用敢上陳。竊謂地形要害去處，若以精兵控守，則契丹無長驅之患，強藩絕借援之謀，一舉而兩得。此臣所以拳拳於胡盧河之請也。此河既浚，李晏口之城已築，請列置戍兵，募邊人之驍勇者

厚其廩給，使春作之時，勤力於農，以事耕稼；農隙之際，講求弓馬，以習戰伐。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人自爲守，胡虜雖披猖，亦無所騁其技矣。臣倘蒙公朝采覽，允臣所請，募兵之責，臣自任之。緩急之際，隨宜討擊，庶可少寬北顧之憂也。冒死謹言，伏取進止。顯德二年二月日，臣張藏英表。

世宗覽奏大喜曰：『藏英有此智謀，必能爲朕扞守，賢於長城遠矣！』降詔褒答。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勇士五千餘人。會王彥超視役築城，忽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部兵馳擊，契丹大敗，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契丹將屈突惠。自此邊郡之民，得免抄掠之禍，漸漸休息生聚也。四月，世宗謂大臣曰：『大梁城中迫隘，欲展外城，先立個標幟，候今冬農隙之時，興工板築，纔東作農忙，則罷其役，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百姓葬埋，仰出所標七里之外營地安葬，其標內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百姓從便蓋造房屋住坐。凡標內舊有墳墓去處，仰先期遷葬。』羣臣皆謂城築固善，小民不免怨言。世宗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居人之利。盤庚五遷，小民胥動浮言，盤庚不顧浮言，作誥勸勉，使民無沈溺之患，亦此類也。』卽日下詔議廣大梁城築便宜事理。世宗謂宰相曰：『朕自

踐祚以來，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并等處，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一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是時有廷臣王朴獻策一篇，策曰：

「臣王朴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謂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因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而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非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以致大，積微以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心，以結其志；賞功罰罪，以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向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怯懦，聞有小敵，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而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

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劉崇自高平既敗之後，氣沮力竭，必未能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銳利，羣下畏法，而無向時驕蹇之習；諸將効命，而有臨陣死戰之忠。先自夏秋邊郡蓄積芻糧，期年之後，然後出師。顧何攻而不克，何向而不取哉？臣冒昧上聞，惟陛下留意。顯德二年四月日，比部郎中臣王朴表上。」

王朴詣闕獻上這備邊策一道了，世宗欣然納之。世宗謂朴曰：「覽卿所陳，甚愜朕意。非卿憂深慮遠，何以及此？朕恨見卿之晚也！」即日宣授王朴做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五月，世宗下詔敕天下寺院無敕額者悉廢之，毀爲民居。禁約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仍禁僧俗舍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殘害肌體抄化之類，誑惑流俗者；有犯的，皆刺面撥付極邊充軍。仍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時廢了寺院三萬餘所，止存有敕額二千六百九十四寺，見管僧尼六萬餘人。世宗知其數，嘆曰：「此六萬人閑僧，每歲妨幾農夫供給之矣。緩急何益於國家哉？」又詔天下有銅鑄的佛像，並發付坑冶司鑄錢所銷毀鑄錢用度。廷臣有請曰：「銷

佛像鑄錢，非福田利益也。」世宗曰：「佛以寂滅爲事，以有身爲幻，苟利衆生，雖割捨身命有所不恤，况區區之銅像哉？」竟下詔收毀銅像。六月，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戶馬遇的父親，共那弟爲吏枉斷冤死，屢經覆按，無以伸訴。世宗臨問，盡得其實，時人皆以爲神。自此以後，諸州縣長吏無不留意獄訟也。且說世宗與廷臣議伐蜀，謀可將的，王溥薦宣徽使向訓，遣向訓賫詔令鳳翔節度使王景共議伐蜀。向訓與王景同趨秦州，王景取蜀，黃牛寨等八寨：

黃牛寨

馬嶺寨

木門寨

仙厓寨

白澗寨

紫金寨

鐵峽寨

東河寨

八寨盡歸附於周。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妓妾等遣歸，祇單騎馳歸成都府去。蜀主以爲季札軍敗走回，蜀人莫不震恐。蜀主喚左右押趙季札斬了，便商量遣着使命往北漢劉鈞處，及唐主處，約二國一齊出兵，以禦周師。二國皆許赴援。七月，宰相謂王景等伐蜀無功，糧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命趙太祖往視之，歸言秦鳳有可取之勢。世宗除王景爲招討使，向訓爲都監。九月，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兩個統軍來拒周師。李廷珪亟遣李進據守馬嶺寨，又遣馬軍屯守白澗，又分兵趨鳳州城北隅。

屯守，絕周師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統軍二千人守黃花；又分遣一千軍趨唐倉，控扼蜀兵歸路。且說張建雄到那黃花地面上，恰遇着蜀將王巒兩個接了便戰。王巒力不敵，敗走唐倉，恰撞着周軍，戰了兩合，巒又敗走馬嶺。李進與白澗軍馬一齊來救王巒，被張建雄乘勝追殺，俘虜三千餘人。蜀兵大敗，李廷珪退保青泥嶺。那時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歸成都，有判官趙玘將秦州詣王景軍前投降。那時更有一項援兵，從斜谷一路來，遇王景部將韓烈殺退，一齊潰散。成、階二州見蜀兵大敗，亦各舉城降附於周。蜀人震恐，世宗得蜀捷大喜，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命王溥曰：『蜀師之捷，卿擇帥之力也。』世宗欲署趙玘爲節度使，范質固爭，祇授郢州刺史。一日，世宗與諸將相會食於萬歲殿，因說：『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旣不能躬耕以食其力，但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稍可自安也。』蜀將李廷珪、伊審徵奔還蜀，素服請罪，蜀主赦之。遣使致書於周，請修和好。世宗怒蜀主抗禮不答，但諭使者曰：『您歸告汝主，貪殘以虐民，昏迷以廢政，吾不過奉行天討耳。爾若會事之時，奉表稱臣，則和好可成。不然，帥兵來戰，待活捉獻俘於廟社，爲百姓每除殘去暴也。』蜀主見使者回，致世宗之語，大爲之懼，聚兵運糧於劍門、白帝城兩處。



爲守備之計。王景進圍鳳州，命韓通統兵向固鎮田地築城，絕蜀援兵。遂取鳳州，擒鳳州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計五千餘人。崇溥不食而死。世宗詔已獲蜀之將士，其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以資裝。秦、鳳、成、階四州，除常稅外，其餘科繇悉行革罷，以寬民力。十一月，世宗議舉兵伐唐。唐主好文華，喜人諛己，故上下相諛悅，政事日亂。自取唐州，破湖南後，志氣愈驕，有併吞天下之心。舊時李守貞與慕容彥超兩個反叛之時，唐主皆爲他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原。每冬淮水淺涸，發軍戍守，喚做把淺。世宗遣李穀做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爲副使，督侍衛諸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各率所部軍馬伐唐。汴水自唐末潰決，埽橋東南，盡爲污澤；世宗謀伐唐，先發民夫因舊堤疏導，東至泗上，欲通漕運故也。唐主聽得周之王師已至，君臣皆有懼色，惟劉仁贍詞氣無異平時，部分諸將守禦。唐主差劉彥貞做部署，將軍馬二萬趨壽州；皇甫暉、姚鳳帥軍馬三萬，在定遠田地下營；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圖國難。李穀等到淮南造浮橋，自正陽田地一直渡淮。王彥超到壽州城下屯駐。劉彥貞部將宋遠等輕軍挑戰，被王彥超設伏掩擊，斬首二千餘級。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世宗下詔慰諭，且命出兵助周擊唐。顯德三年正月，世宗授蜀節度使王

環做驍衛大將，賞其不降也。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帥兵先赴正陽，世宗車駕離汴梁。李穀攻壽州不下，唐將遣數百艘戰艦待攻浮梁，已到正陽江中。李穀與諸將商量：『我軍不能水戰，若賊兵斷我浮梁，則腹背受敵，無可生之路矣。不如退守浮梁，待車駕到來，却謀進攻。』世宗聽得李穀此謀，急使人止李穀休退兵。及使者至，則已焚芻糧，我軍皆退正陽。世宗急遣李重進統兵直趨淮上。李穀奏曰：『賊之戰艦日進，淮之水勢日漲，萬一糧道阻絕，不無生受。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二州之間，俟重進大勢軍馬來到，臣與之共渡，相視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萬毋躁進。不然，厲兵秣馬，春去冬來，使賊兵疲於奔命，俟其勢衰，收之未晚。』世宗不報。唐將劉彥貞素來驕貴，初無才略，所歷諸藩，恣爲貪暴，賂權要以固祿位。聽得李穀退保浮梁，私切自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其行，謂彥貞曰：『公軍未至，而敵已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何苦求戰恁地之速？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聽。旣行，仁贍曰：『劉公此行，必敗無疑。我軍且乘城爲備可也。』李重進渡淮逆戰，彥貞軍於安豐，連營數十里。李重進登高望其軍，喜曰：『甚易破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馬軍二千，自上流出其不意攻之，破之必矣。』重進乃被重鎧，先諸

軍躍馬突賊陣，交鬪數合，彥貞力不敵退走；爲李穀部將王成帥兵繼攻，彥貞後軍不得進；彥貞單騎倉皇敗走，遇重進發一矢，殪其將張萬進；彥貞馬跌，爲亂軍所殺。李重進斬彥貞的首級，俘斬萬餘級，唐軍大敗。張全約數拾潰軍，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做左騎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世宗授李重進做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世宗大軍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城，發民丁數十萬，日夜攻城。命趙太祖統軍出擊。趙太祖帥兵在塗山田地裏下了營；平明遣羸弱百餘騎進迫賊營，未及交戰，詐爲逃遁，賊將何延錫等果悉衆來追，伏兵一鼓出荻林間，賊衆大敗，追至渦口田地，斬唐都監何延錫，俘獲二萬餘級，奪戰艦一百五十餘艘。周兵聲勢大振。詔王逵帥兵攻唐鄂州。二月，下蔡浮橋成，世宗自往視之，命趙太祖將兵倍道攻襲清流關。那時皇甫暉驚走入滁州城，斷橋爲自守計。趙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皇甫暉曰：「人各爲其主耳，願容我成列而戰，休迫人太甚。」趙太祖笑曰：「姑寬汝須臾之死耳，又何害於事？」暉整衆而出，太祖身被重鎧，躍馬突陣奮擊，纔得數合，已擒皇甫暉并姚鳳二將，遂拔滁州。時趙玄朗（卽宋宣祖，太祖之父也）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趙太祖曰：「父子雖是至親，城門乃是王事，不敢用私恩廢王

事決難奉命。』明日乃許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記滁州帑藏的財帛。太祖遣親吏取帑中絹數疋。儀謂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盡取去，亦無礙事。今小生抄籍以後藏中的物皆官物也。非有詔書不可得矣。』太祖以儀爲忠。前時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臨沒，上遺表以其幕屬官薊人趙普爲薦，乞朝廷錄用。范質至滁，署趙普爲滁州判官。趙太祖與之語，甚悅。克滁州日，獲盜百餘人，皆該死。趙普請於太祖曰：『何不先訊鞠，然後決斷？』由是得全活者十之七八。太祖益以普爲賢。趙太祖屢獲勝捷，威名日盛，每臨戰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謂太祖曰：『恁地爲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我耳。』唐主遣泗州牙將賈書至徐州請和，書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世宗不答。世宗偵探得揚州無備，令韓令坤將兵襲揚州。且戒令坤毋得殘民。凡李氏之陵寢在揚州的，遣人與其元守的共守護之。令坤受命，倍道疾趨，奄至揚州，帶數騎馳入城，城中全不知覺。唐副留守馮延魯倉皇無計，髡髮爲僧，被僧衣服逃竄。被軍士執赴令坤軍前，令坤慰諭揚州百姓，令各披塔如平時，軍士一無所掠，士民大悅。以次進取泰州。且說唐主爲見兵出屢敗，大懼覆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詣周奉表稱臣，獻御服、茶藥及金、銀。

器皿、繒、錦、牛、酒等，至周世宗軍前。鍾謨、李德明素有口舌，世宗知其必來遊說，盛陳甲兵而後出見之，謂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衣帶水耳，未嘗遣一介修好，祇能泛海通契丹，借援強胡，抗衡中夏。所謂禮義，又安在哉？今遣爾來，欲說我能兵耶？咱非六國愚主，怎被您口舌所能搖撼？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壁，借府庫以勞軍。恁時，爾之君臣能無悔乎？」鍾謨、李德明二人股栗，不能對一辭，皇恐而退。吳越營田使陳滿爲丞相，吳程言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一鼓可下也。」程以滿之謀告吳越王弘俶，弘俶遣吳程督兵趨常州。三月，吳程攻常州，先攻破外城，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且責吳越王負約。弘俶怒，抉其口至耳。元德昭憐仁澤之忠，以良藥傅之，故得不死。唐主怕吳越侵迫潤州，使柴克宏爲右武衛將軍，帥兵救常州。克宏蒙船以幕，匿甲士於船中，徑襲吳越營，大破吳越軍，斬首萬餘級。吳程遁歸。克宏自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克宏死。二月，周世宗至淝水，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的人，各持一石。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賊將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翼蔽太祖，矢中瓊髀，死而再甦，鏃著骨不可拔。瓊飲酒一大

后，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唐主授孫晟爲司空，遣晟與禮部尙書王崇質奉表於周，願奉周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道：「當左相爲此行，晟若辭之，則爲負先帝矣。」旣行，自知不免於禍，中夜歎息，謂王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義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也。」旣至，世宗遣中使將孫晟等詣壽州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誘之。仁贍見孫晟，戎服拜於城上。孫晟謂仁贍曰：「公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聽得孫晟言語，大怒，欲斬之。晟曰：「臣爲唐宰相，怎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釋其罪。周師又取唐光州、舒州、蘄州。唐主復遣李德明、孫晟奉使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求江北之地，不許。李德明請歸白唐主，令獻之。世宗許其歸。晟因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唐世宗賜唐主詔曰：

「諸郡悉來，大兵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逼人於險。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周國甲兵之強，勸唐割江北之地。唐主意猶豫未決。宋齊丘不欲唐主割地，謂李德明輕佻，言多失實。會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等，素惡孫晟及德明，

使王崇質、譖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孫晟及李德明，以弟齊王李景達爲諸道兵馬元帥，陳覺爲監軍使，將兵拒周。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爲哉？」唐主不聽。四月，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趨泰州，周軍遁去。進攻揚州，韓令坤亦將遁。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援揚州，令坤復還。世宗又遣趙太祖將兵屯六合，太祖下令曰：「揚州軍有過六合一步者，折其足。」令坤固守揚州，不敢動。世宗攻取壽州久不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糧運不繼，與近臣商量，待欲班師。近臣謂不如且東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倘未集事而歸，彼得以躡吾之後，怎無損失？世宗從之，駕幸濠州。是月，韓令坤寫着戰書，索與陸孟俊廝殺。孟俊約日會戰。陸孟俊謂令坤曰：「您周軍退遁，獨守揚州孤城，何耶？會事之時，舉城歸還；如或不然，擒汝來，取爾頭獻唐皇帝，博取節度使也。莫說咱不會道來。」令坤曰：「中國百萬之師，您不量力，敢爾求鬪。今日授首陣前，鑿爾心肝，薦取一盃酒爲百姓伸冤也。」道罷，兩將便鬪。令坤躍馬馳突，孟俊敗走。趙太祖自六合帥兵擊其後，擒陸孟俊於馬上，餘軍散走，僵尸遍野，獲衣甲器械無數。舊來陸孟俊廢馬希萼時分，滅却舒州刺史楊昭輝之家，以昭輝的女孩兒生得美貌無雙，獻與馬希崇做小妻。令坤攻破揚州，馬希

崇將楊氏獻與令坤做偏房；及獲陸孟俊，將長枷枷了，待解赴世宗行在所獻俘，楊氏在簾下見之，忽撫膺慟哭，謂令坤曰：『這厮昔時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恨不斬之！萬段告元帥休解赴行在，怎不就軍前殺之，爲賤妾報前日之仇也？』令坤命左右押在軍前責之曰：『您今日怎不取我頭獻唐主博節度使耶？咱今日要您心肝薦一杯酒，您且休怪！』孟俊答曰：『死則死矣，願速行刑！』令坤笑曰：『剛汝萬段爲生靈泄憤，何用速爲？』喚左右綁放木椿上剛之。趙太祖又聽得齊王景達將兵欲渡江，疾忙奔歸六合。唐軍已距六合二十里頭設柵不進，諸將謂太祖曰：『好乘其方來擊之！』趙太祖曰：『我衆不滿二千，若往攻之，彼見我軍寡少，得以易我，不如待其來則應之，兵法所謂兵應者勝，破之必矣。』居數日，周軍持重不與戰。景達出兵趨六合，趙太祖奮擊，大破唐軍，殺獲七千餘級，溺死於江者不計其數；景達單騎逃遁。是時，將士有不致力的，太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的數十人，押赴軍前斬之。自是部將無敢不盡死力爲戰者。渦口作浮橋成，世宗駕幸渦口行視，欲入揚州，范質等謂兵疲食少，諫之而止。五月，世宗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七月，唐將朱元等取舒州、和州、蘄州，并兵攻壽州。在先爲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喚做



博徵；又與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軍至，爭奉牛酒迎勞。將帥專事俘掠，不加存恤，民皆失望，逃入山谷，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喚做「白甲軍」。周軍討之，屢爲所敗，所得州縣往往爲唐所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於世宗，請以廣陵之軍併力攻壽州，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感悅居民，負糧糗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趨壽州。唐諸將請據險以邀之，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使敵人懷德，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自出軍。那時壽州之圍益急，唐齊王景達駐軍濠州，遙爲聲援，軍中政令皆陳覺主之，擁軍五萬，無意出戰，將吏畏之，無敢言的。八月，周王朴爲司天監，王處訥撰欽天曆成，頒行天下。九月，除王朴做樞密使。十月，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廷徵斂穀帛，多不俟收斂紡績之畢，非時督辦，教百姓每生受！」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起催，秋稅以十月起催，民間甚以爲便。山南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乃入朝，世宗授審琦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朝廷近來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無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世宗念趙太祖揚州六合勝捷，宣授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太祖表趙普爲節度推官。十一月，李重進

與張永德有嫌隙不相下，永德密表奏李重進有歹心，世宗不以爲信。是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懼。重進一日單騎詣張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之親，俱爲周朝元帥，同心王事，何事相疑？若是其深？昔藺相如與廉頗後私仇而先國難，今日幸侍笑談，敢不效廉、藺交歡耶？」話說裏說：廉頗、藺相如的事，乃是六國時，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藺相如侍宴，叱使秦王擊缶，以雪趙王鼓瑟之恥；及歸趙，趙王以相如做上卿，位在廉頗的上。廉頗道：「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乃因侍宴，以口舌之卜，位居咱上；咱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聽得廉頗有這言語，不肯與廉頗相會，每出纔望見廉頗，輒引車回避。相如之舍人請曰：「子視廉將軍，怎及秦王子能廷叱秦王，顧畏一廉將軍哉？」相如謂舍人曰：「夫以秦王之威，相如尙當朝會處叱之，咱雖驚怯，怎畏廉將軍耶？顧念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有咱兩人存也。今兩虎共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回避廉將軍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耳。」頗聽得相如的言語，悔悟前非，露袒負荆，過相如之門謝罪。二人置酒交歡，遂爲刎頸之交。李重進自到張永德營，道這般言語，亦要同心輔周，解釋張永德之私憾也。由是二人之疑心永釋，百姓衆軍亦各安心。唐主探問得二將交怨，却密地將蠟書招誘

重進反叛，無非是謗毀反間的言語。重進將蠟書奏於朝。在先唐使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遇甚厚，時或召見，以醇酒賜飲，問唐國的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周無有二心。及得重進所奏蠟書，出示孫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唐事虛實，默然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孫晟到右軍巡院，與晟飲酒，從容訪問，晟終不言。翰乃謂晟道：『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不動，乃索討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去衣冠就戮。曹翰叱左右將孫晟下去，并從行者百餘人盡殺之。貶鍾謨做耀州司馬。兩日，世宗又憐孫晟忠節，悔殺之，復召鍾謨為衛尉少卿。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欲拜陳搏為諫議大夫，搏不受，力辭還山，曾吟一首詩，道是：

十年踪跡走紅塵，

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見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

野花啼鳥一般春。

那時陳搏陛辭還山，世宗問搏飛升黃白之術，搏奏曰：『陛下貴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

爲？世宗曰：『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對曰：『堯舜在上，巢由各得自遂其志。』乃詔許還山，令州縣以時遣人存問。顯德四年正月，唐壽州城中被圍已是兩年，糧食空竭，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馬在紫金山下寨，列十餘柵，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發兵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之遠，將抵壽州城下。李重進纔及駐營了當，便出奇兵邀擊，唐兵接戰，大敗而走，殺死八千餘人，奪取二寨，遣人據守。唐劉仁贍在壽州，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與李重進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怒成疾。劉仁贍的幼子名崇諫的，夜泛舟度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左右將去腰斬。有監軍使周廷構爲之營救，仁贍不許。廷構復使人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非不愛崇諫，奈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失，若徇私貸崇諫之罪，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劉公何面目見將士乎？』急命殺之。將士皆感泣。周諸將皆云：『唐援兵尙多，壽州未易下，奏請班師。』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是時，李穀寢疾，世宗遣范質、王溥就其第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鸞輿親征，則將士爭奮，此行必可下矣。』在先，唐水軍善戰，周兵無以敵之。世宗自壽州歸，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使唐之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遠勝唐軍。三月，世宗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水軍自閩河沿潁

入淮，唐軍大驚。世宗渡淮，直抵壽州城下，躬擐甲冑，屯軍在紫金山南壁，命趙太祖襲擊唐寨，斷其甬道。唐兵首尾不相應援。朱元恃功驕恣，唐主將楊守忠代之，元憤怒，舉寨萬餘人降周。世宗命趙晁將水軍數千人沿淮而下，命諸將會合，襲擊唐紫金山，大破唐軍，殺獲萬餘人，生擒許文榘、邊鎬、楊守忠等。餘衆果沿流東潰，世宗自將馬軍數百，與諸將夾岸追擊。又水軍從中流而下，唐兵戰死的、溺死的、及降的，着了四萬餘人。獲船艦糧食器仗以十萬計。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齊王景逵、陳覺奔歸金陵。世宗耀兵至壽州城下。唐帥劉仁贍病甚，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於周。仁贍臥不能起，世宗慰勞錫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州治在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囚。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的，悉令復業。政令有未便於民者，聽本州條奏。又下制存恤劉仁贍，制曰：

「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其以劉仁贍爲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

劉仁贍是日卒，追賜爵爲「彭城郡王」。唐主聞仁贍之死，亦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

以旌仁贍之節。世宗詔開壽州倉廩，出米以賑饑民。四月，世宗車駕還大梁。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爲樞密使。李穀臥病二年，九次上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十月，世宗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取士。北漢麟州舉城降附，世宗授本州刺史楊重訓爲防禦使。十一月，世宗自將伐唐，攻破濠州關城，拔其水寨，焚戰舡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遣將攻拔羊馬城，城中震恐。唐之戰艦數百艘在渙水東，欲策應濠州。世宗命將乘夜襲破之，鼓行而東，直至泗州。趙太祖先攻泗州之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御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約軍中芻蕘者毋得入城，民皆感悅，爭獻芻粟以給軍。唐戰船數百艘，保守清口田地，世宗追至楚州西北擊破之。趙太祖擒唐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將郭廷謂知唐不能自立，命參軍李延鄒草表，延鄒以忠義責廷謂，廷謂以兵脅之。延鄒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殺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郭廷謂自外來朝謁，世宗慰勞廷謂曰：「江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橋，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使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行至高郵，唐軍悉焚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軍方至。世

宗聽得泰州無備，遣兵襲取之。顯德五年正月，周師克唐海州。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爲北神堰阻限，不得度。欲就楚州西北隅鑿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臣前去相視，使還，且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世宗乃自往視，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工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周帥拔唐靜海軍，（卽通州）吳越之路始通直。先，世宗遣使至吳越，謂使者曰：『卿去雖泛海，還當陸歸。』今通州旣入版圖，吳越之使，可遵海而歸汴矣。周師攻唐楚州，踰四十日不降。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張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與刃俱盡，彥卿尙舉繩床以拒周兵，不勝而死。所部一千餘人，轉鬪死於鋒刃，終無一人降者。高保融將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世宗軍至揚州。三月，世宗幸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怕世宗渡江，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弘冀臣事中國。那時淮南田地祇有四州未下，是廬州、舒州、蘄州、黃州也。陳覺見周國甲兵之盛，告世宗乞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界，懇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只取江北，今爾主更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朕之興師，非敢貪求土地，殘虐人民，實以天下一家，怎可自分胡越？今

國主已輸誠款，歸附本朝，南北一家，各守封域，以撫治人民，豈但國主享安靜和平之福，將子子孫孫實嘉賴之！通好方新，書指更不贅及。顯德五年三月日，周國皇帝書問。」

唐主拜受世宗書，乃奉表來謝，表曰：

「唐國主謹頓首頓首百拜表上皇帝陛下：比遣臣陳覺奉表天朝，欽奉詔書，休兵息民，允許通和，特容小國臣附，仰見陛下天涵地育之恩，謹獻江北四州，每歲輸納貢賦一百萬緡，以助上國供億用度，昧死謹言，伏候勅旨。顯德五年三月日，唐國主臣李昇表上。」

世宗得表，百官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唐之土地十四州六十縣。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須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赴世宗軍前犒軍。世宗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世宗命發民夫浚汴渠，自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江，淮舟楫皆得以通於汴矣。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殺；除去帝號，奉周正朔。在先唐平章事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嘗笑烈祖齷齪，謂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



翁識量耳；怎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時，真英主也！君臣相諛，偷安度日。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妄誕不足信。唐主謂：『延巳忠純，朕未見其爲妄誕也。』夢錫曰：『大姦似忠，陛下不悟，國其危矣！』及已降附周朝，延巳輩每謂周爲大朝，夢錫笑謂之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謂中原爲囊中物，何意今日事周大朝，而自處以小朝廷耶？』延巳等慚愧不敢答。世宗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御衣、玉帶、欽天曆，及犒軍錢十萬緡，絹帛五萬疋。唐主常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詔每歲賜給鹽三十萬斛，應副唐民之食。俘獲唐之士卒，悉命歸之。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年十月，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將鄉村率以百戶爲圖，圖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幙職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之屬，毋得多取於民。顯德六年，淮南大饑，世宗命州縣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如何？』世宗曰：『民，吾子也。怎有子倒懸而爲父者不救解之哉？安在責其必償也？』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已。世宗謂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

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在乾寧軍列柵開游口三十  
六所，遂通瀛州、莫州。車駕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非尋常行道所由之徑，民間皆  
不覺知。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來降。詔授韓通做陸路都部署，趙太祖做水路都部署。世宗自御  
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沿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耀舉城歸降。以水  
路漸溢，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五百人，從官皆恐懼。胡馬連羣出車駕左右，不敢進  
逼。趙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附。五月初一日，侍衛都指揮  
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關南之地，悉已平定。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  
州，諸將山呼萬歲稱賀，皆曰：『陛下離京纔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北舉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今虜  
騎皆聚幽州，未宜深入。』世宗曰：『乘勝長驅，如破竹之勢，怎可中輟？』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  
重進先發，據固安。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世宗不豫，遂還軍。是時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  
欽獻於行宮，押赴軍市斬之。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韓令  
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車駕至大梁，往返纔六十日耳。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

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世宗降詔不受其貢，詔曰：

『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唐主遣鍾謨入貢於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

曰：『怎恁地說？向日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

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且道世宗的言語，

唐主感之，遂修葺金陵城壁，凡城之不堅者葺之，戍兵之少者益之。初，宰相屢請封諸皇子爲王，世

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世宗不豫，乃封皇子宗訓爲梁王。是時，梁

王生已七歲矣。世宗欲除魏仁浦爲相，議者謂仁浦不由科第。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爲輔佐

者，怎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吳廷祚爲樞

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兵部尙書張昭曰：『朕欲擇

相卿於朝行，問誰可相者？』昭以李濤爲薦。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耶？』昭對曰：

『陛下所責者細行，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彥澤，他日必爲國家

患漢隱帝之世，李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柄，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李濤終不可置之中書。』又翰林學士王著，乃世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著嗜酒無行檢，遂不果用。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質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

（下缺）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話，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漢史皆缺下卷，雖上卷尙存回目，而梁史已斃去數葉，不能補矣。元忠於光緒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張大令敦伯家，以壓歸裝。顧各家書目，皆未著錄；博訪通人，亦驚以爲罕見祕籍。偶憶夢梁錄小說講經史門有云：『講史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疑此平話或出南渡小說家所爲，而書賈刻之，故目錄及每卷首尾輒大書新編五代某史平話也。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證」、「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是書近爲吾友武進董大理授經景刊行世，寫刻之精，無異宋槧。他日藏書家或與士禮居本宣和遺事並傳乎？宣統辛亥七月，吳曹元忠跋於京邸之凌波榭。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國難後第一版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標點宋新編五代史平話一冊

(81250.2)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標點者

黎 烈 文

發行者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2875607

